



# 三十六棚

——哈尔滨車輛工厂六十年

哈尔滨車輛工厂厂史編輯組 編

石璞 李敏插图

---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8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82公厘 $\frac{1}{16}$ •印张5 $\frac{1}{2}$ •字数114,000•插页9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哈尔滨第1次印刷

印数：1-7,800

书号：0029

## 序 言

這本“工厂史”，經過工厂职工的努力，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最后总算拿出來了。雖然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高，有些方面表現不够充分，但我們还很看重它。因为收到這個集子里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工厂六十年來四个历史时期中的较大事件，和發生事件当时的社会狀況。同时，較可貴的是：写作者多是实际斗争的参加者，是偉大历史变化的見証人。

1958年是我厂六十周年。六十年來，隨着社会的發展变革，工厂經歷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1898年建厂開始到1924年，是中東铁路时期。当时我厂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为了反抗沙皇統治者的压迫和剝削，曾發起數次斗争。特別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厂中俄工人爆發了轟动全市的1919年東清铁路大罢工。這次罢工斗争經過了一个月的時間，终于取得了胜利。工人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革命鍛煉。1924年到1935年是新的中東铁路时期，由苏維埃政权和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工厂。当时廢除了帝俄統治时的管理制度，建立了保护工人劳动福利等待遇的一些新的制度。工人的政治、經濟生活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工人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提高了階級覺悟。在工人中的先進分子組織领导下，向当时的黄色工会——“工業維持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推翻了它，成立了自己的工会。1935年到1945年日寇強行接管工厂后，工厂广大职工和全東北人民一樣，受到了日本帝国主義者的殘酷統治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工人始終堅韌不拔地進行了各种巧妙的怠工和破

坏活动。尤其在三棵樹鐵路工厂地下党的领导下進行了有組織的斗争。1945年解放后，工人当了家，作了主人。在自己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奸诉苦斗争、思想站队等政治运动，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了经济建设恢复工作，有力的支援了解放战争。在二年零八个月的中长铁路期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立了一套企业管理制度。工厂职工在历次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经济建设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使六十年來修修配配的老厂轉入貨車制造，揭开了工厂历史新的一頁。总之，六十年來，勤勞勇敢、富于革命斗争精神的工人羣众，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写下了光輝燦爛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诗篇。这些史实是工人自我教育和对新工人教育的活生生的共产主义教材。

工人羣众在编写厂史时，回忆过去，对比现在，展望将来，上了生动的一課，特别是帮助老工人写回忆录的青年工人和新到厂的徒工，受益尤深；通过工厂史的写作，也进一步培养了工人的文学兴趣，锻炼和提高了写作能力，并为写哈爾濱工人运动史积累了一些参考资料。

据我們的体会，编写工厂史必須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羣众，依靠老工人和文艺积极分子，只單純靠少数人去搜集材料整理编写是不够的。同时，还要特別強調密切配合中心运动，为生产建设、为羣众服务。

目前，工厂全体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礎上，正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沿着历史前进的车輪軌迹，以无窮的智慧和双手，創造新的厂史篇章。

哈爾濱車輛工厂厂史編輯組

1959年8月

# 目 录

## 序 言

- 三十六棚 ..... 姚 平 ( 1 )
- “五一”万岁! ..... 工人 刘 洪 涛 ( 3 )
- 参加联盟会 ..... 退休老工人 柴 好 ( 7 )
- 战友的信 ..... 原車輛工厂工人 И·Е·布爾巴 ( 10 )
- 一九一九年的风暴 ..... 老工人 孔 繁 兴 ( 12 )
- 跟黄色工会的一場斗爭 ..... 鍋爐車間老工人 张 登 之 ( 21 )
- 在中俄工人兄弟之間 ..... 設備組組长 傅 善 德 ( 23 )
- 失业团的复工 ..... 钳工 崔 鳳 山 ( 26 )
- 推倒維持会 ..... 钳工 崔 鳳 山 ( 31 )
- 在富拉尔基別墅 ..... 老工人 孔 繁 兴 ( 35 )
- 一九三二年的大水 ..... 动力車間副主任 于 澤 芝 ( 37 )
- “仇恨”的第一課 ..... 动力車間副主任 于 澤 芝 ( 39 )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退休老工人 柴 好 ( 41 )
- 不仅为了演剧 ..... 动力車間副主任 于 澤 芝 ( 44 )
- “挤出去!” ..... 老工人 王 延 芝 ( 47 )
- 回忆董立全同志 ..... 女工 赵 桂 兰 ( 50 )
- 往事 ..... 机械車間副主任 苏 广 銘 ( 54 )
- 穿上父亲的工作服 ..... 李 春 来 ( 57 )
- 第六个儿子 ..... 女工 朱 宝 云 ( 60 )
- 压延工人的斗爭 ..... 老工人 孙福 胡有昌 王益昆 ( 67 )
- 装甲車 ..... 會計員 高 兆 貴 ( 71 )

|                   |         |             |         |
|-------------------|---------|-------------|---------|
| 机器是我们的命根子 .....   | 退休老工人   | 张 墨 林       | ( 75 )  |
| 鬼子投降了 .....       | 老工人     | 赵 文 祥       | ( 77 )  |
| 护厂 .....          | 老工人     | 吕 俊 昌       | ( 80 )  |
| 斗争恶霸 .....        | 厂史編輯組   |             | ( 83 )  |
| 也有我们一分力量 .....    | 工人      | 晋惠德 郭有全 祁玉发 | ( 85 )  |
| 初战大捷 .....        | 技术員     | 孟 猷 昌       | ( 89 )  |
| 为了运输綫 .....       | 翻砂車間副主任 | 郎 益 增       | ( 93 )  |
| 幸福的日子 .....       |         |             | ( 96 )  |
| 力量的源泉 .....       | 鍛冶車間主任  | 鮑 洪 雁       | ( 96 )  |
| 难忘的时刻 .....       | 建筑車間主任  | 王 崇 武       | ( 97 )  |
| 当毛主席的临时警卫 .....   | 机械車間工程師 | 林 祥 云       | ( 98 )  |
| 专家“治鉄牛” .....     |         | 张金海         | ( 100 ) |
| 1195号机車重返前綫 ..... | 工人      | 刘 存 久       | ( 103 ) |
| 四百輛平板車 .....      | 工人      | 崔 希 祿       | ( 107 ) |
| 在另一条战綫上 .....     |         | 乔殿起         | ( 111 ) |
| 走向生活 .....        | 工人      | 李 文 径       | ( 115 ) |
| 竞赛 .....          |         | 楊 貴 有 刘国生   | ( 119 ) |
| 老钳工爱厂如家 .....     | 厂史編輯組   |             | ( 122 ) |
| 紅旗飘飘的李明順小組 .....  | 工人      | 李 翼 东       | ( 125 ) |
| 制造中国第一列儿童列車 ..... |         | 刘 令 燃       | ( 132 ) |
| 搶救 .....          |         | 賈 士 祥       | ( 134 ) |
| 松花江上的荣誉 .....     |         | 吳 殿 元       | ( 137 ) |
| 他在勇猛地飞翔 .....     |         | 刘 白 羽       | ( 140 ) |
| 市委書記当徒工 .....     | 工人      | 刘 洪 涛       | ( 148 ) |
| 师徒比武 .....        | 工人      | 崔 希 祿       | ( 153 ) |
| 常青树 .....         | 工人      | 崔 希 祿       | ( 155 ) |
| 新的里程 .....        | 商       | 平           | ( 161 ) |

## 三十六棚

姚 平

窗上的雪花融化了，松花江的浮冰随着激流滚滚东去，春天来到了哈尔滨。

傍晚，彩丽的红霞，象丝带一样悬挂在西半天的地平线上，把三十六棚一排排整齐的工人住宅染的通红。工人家属白手建立起来的“三八”化肥厂的烟柱，缭绕上升。“三八”被服厂里的缝纫机，象一组高奏乐曲的提琴，声音是那么轻快。民办托儿所的孩子，摆着小手，跟阿姨翩翩起舞。……

看到了今天的三十六棚，不禁想起五十多年前建棚时的情景。

那是1903年的七、八月间。雨季来到了哈尔滨。荒草甸子上，到处是水坑，散落在甸子上的一个个布棚，象海濤里的白帆，被风吹的东摇西摆。一群群在工厂里劳动了一天的工人，踏着自己踩出来的泥濘小路，冒着寒风秋雨，回到了住处——布棚子里。棚子里什么也没有，迎接他们的只是阴暗、潮湿和寒冷。工人们睡着了又被冻醒，他们愤愤的站起来，活动活动，点着烟，暖暖嘴，也暖暖心。他们回忆起工厂里的工头到自己家乡招工时说的话，说什么有白面吃，有房子住，有大洋拿，……现在可什么都明白了，那仅不过是骗人的话。

气温不断下降，树叶黄了，落了，小北风象无数把尖

刀，刮在布棚上沙沙作响。甚或把布撕裂开来，使棚内的被褥坦露在凄风寒雨下。工人们不能再忍受了，他们抱成团，向“白毛”（对旧俄派来的工厂总管霍尔瓦特及其走狗的称呼）总管展开斗争。“我们要享受人的待遇！”“我们要房子住！”

在总管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工人；这伙没走，那伙又来了。“白毛”总管惊惶失措了，他怕工人闹罢工，被迫答应给木材搭房子。

“白毛”总管可狡猾呢，给了木材就不管了。于是工人自己出钱找木匠，自己做小工。房子盖的异常简单：在荒草地上挖几个坑，把木杆埋进去，搭成人字架，顶上铺上茅草盖上土就算完了。每个马架只有一扇门，没有窗，屋里除了一个很小的砖炕以外，什么也没有，要睡觉还得现搭铺。不过比起原先的布帐棚子，总要好一些。

荒草甸上出现了第一批房子。每排六个马架，共六排。工人们为了通信找人方便，给房子编了号，正好三十六个马架子，于是就管这块地方叫三十六棚。

三十六棚，是工人的住宅区，许多人把哈尔滨铁路工厂简称为“三十六棚大厂”。

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翻了身，生产和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旧日三十六棚的马架子，已经被一排排整齐的砖房代替，三十六棚大厂已变成社会主义祖国制造新式货车的工厂。但是，三十六棚这个称呼，还深深地印在我们工厂工人的心里，还深深地印在哈尔滨人的心里，因为我们的父兄在反动统治时期，在这里和敌人作过英勇的斗争，而今天，我们又继承了他们的革命斗争传统，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英勇地劳动！

## “五一”万岁！

工人 劉洪濤

每当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車輛厂的文化館內总聚起一帮須发斑白的老人。他們有的拿着手杖，有的手捻着“干胆”，穿着节日的新装，胸前佩帶着金光閃閃的退休紀念章和奖章，兴高彩烈地說笑着。

当这些人相互見面的时候，往往都用俄語开头說：“別列維馬·烏啦！”这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弄不清楚，所以总想打听一下。这一天，我問了七十二岁的退休老工人张經書。他眨着两只有神的眼睛，笑咪咪地說。

“小伙子，你沒有学俄文吧？”

我羞怯地点了点头。

张經書点了一支烟，开始了一段深沉的叙述：

“我1912年刚到工厂的时候，就听人家說‘別列維馬·烏啦’，那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想問还没处問呢！以后我才知道，这可不是句普通的話，它給了我們工人階級以无限的力量和希望，我們为它进行过多少艰苦的斗争！”

“我就說說1912年那年吧，正当四月三十号这天，工厂的大总管就向各厂房发布了命令：明天都得上班，誰也不許請假。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过去每到五月一日，工人是不愿意上班的，可是这又为什么，我还是不理解。

“单說这天大总管发布了命令以后，那个管事的‘白毛’刚一轉身，就見我們車間里的好多俄国工人都朝他吐唾沫，出怪声，之后就丢下工具，到一起合計什么。那个管事的‘白毛’还在外面探头探腦，我心里挺納悶。

“第二天一早，事情就大变了，我上班来一看，噲，工厂的重要地方，象电灯分厂的鍋爐房、工厂水源地等等，都被一些‘白毛’士兵看守起来了。这时工人也都来了，可是他們沒有一个干活的，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也有三三两两的私語着。这究竟要干什么，我还是不明白。不多时候，忽然听到鍋爐房里响起了汽笛，这时工人馬上呼喊起来：‘別列維馬·烏啦！’然后就成群結队地冲到工厂門口，要出去游行。这时工厂的大总管着慌了，叫他們的士兵阻拦工人，可是他們势力孤单，拦挡不住，最后就調来一批馬队，好歹算把工人截住了。之后，厂子还开除二百多鬧事的人。这就是1912年“五一”的故事，是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一道，配合俄国国内工人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

“这回你該明白了吧！‘別列維馬·烏啦’，就是‘五一’万岁！”

张經書講到这里，站在他身边的一位七十五岁的退休老工人傅占升又接过了他的話岔。

“說句‘別列維馬·烏啦’，表达我們多少心情啊！咱們中国工人是从俄国工人那里学来的。你还記得1917年4月30日那天么？咱們机車車間有一个俄国工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可是他的模样我一直沒有忘。那天早晨，刚一上班，他站在火車头上喊：‘同志們！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工人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了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請問咱

們現在一天做多少個小時？十一、二個。國內也一樣，可是國內的工人、農民、士兵都聯合起來了，反對沙皇的統治，咱們還能例外么？我提議明天我們也不要上班，慶祝咱們的節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鬥爭。

“工人听了都异口同音地說：‘对！大伙抱成团……’这样一来，可把大总管气坏了。等到五月二日上班以后，他就象疯了似的，把昨天沒上班的人調查清楚，每人都給扣了两天的工錢。

“他覺得扣工錢就治住咱們了，其不知，这样咱們也就更劲儿上了，看誰能治过誰？以后每到‘五一’前，工人就偷偷地把机器弄坏或者砸坏工具，叫他又不扣錢，又得停工过‘五一’节。”

談“五一”故事的老工人愈來愈多，又一位坐在后面椅子上的吳伯順老工人接着說：

“資本家想治咱們，那是妄想。記得有一年，也是跟‘五一’有关系，头天晚上客車厂房起了大火，把好多日子修出来的十五輛客車和厂房都烧了个淨光。消防队来救火，开不开厂房外的水門，原来水門不知被誰用化好了的鉛水給堵死了。大总管急的乱蹦，滿工厂跑也是干瞅着。他明知这都是咱們工人干的，可是他就是找不出是誰，后来沒办法，就把客車厂长撤了职，听說連大总管也受了处分。从那时客車厂房就停止了生产，一連停了八个月，这时工人們洋溢着胜利的傲笑。

“当时俄国國內革命势力很大，哈尔滨鐵路也常出事故，一来二去，大总管也就老实下来。到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虽然东三省还是帝俄势力，可是工人就可以公开的庆祝‘五一’

节了。到了1924年，苏联派了以伊万諾夫为首的一些人，接管了东清鐵路，每到四月三十日下午就放假。工厂俱乐部，裝飾的紅紅綠綠，五顏六色的彩灯挂得滿屋。等‘五一’的早晨，大伙都換上新衣服，打着旗子，吹着洋号，到馬路上游行。咱們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一起高喊：‘別列維馬·烏啦！’

“那时市内有一些零工，听說‘五一’是全世界工人过节的日子，也都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我們的队伍就愈来愈大，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在一天一天的提高，以后为了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多少个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都是在‘五一’这一天进行的。”

我听完这位老师傅講完“五一”的故事，心里想到好多問題，不禁也脫口說出：“別列維馬·烏啦！”

## 参加联盟会

退休老工人 柴 好

1918年9月2日早晨，上班不久，突然工厂的汽笛嗚嗚地叫起来。只見俄国工人嘩啦一声都丢下了工具，跑出了車間。这时，我想准又是鬧什么革命的事了吧。我立刻去找我的好朋友、俄国工人斯巴金，我問他：“发生什么事啦？我能不能和你們一块去？”斯巴金气愤地說：“霍尔瓦特逮捕了我們全路总执行委员会的人員，还要解散这个組織，我們大家去游行示威，反对解散这个組織，并且要他放回被捕的人。你愿参加，我們欢迎！”于是我随着他們冲出工厂，来到工厂的俱乐部門前。这儿已經聚集了許多人，有俄国工人，也有中国工人。不一会，有个三十多岁的高个儿、四方脸的俄国工人站到台阶上，揮了揮手，讓大家靜下来，然后高声地說：“咱們团结起来，坚决罢工，一直到……”正講到这里，一队白俄士兵，用馬車拉着机枪，一直冲到文化宮門前，强迫我們散会。我們誰也不理，还是站着不动。于是白俄軍官下令抓講話的那个人。这时，俄国工人呼啦一声包围了卫队，趁他們不备，把枪都繳了过来。白俄士兵象兔子似的逃跑了。

我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激动，对斯巴金說：“你們真行，大伙的心太齐了！”斯巴金笑着說：“你們也一样，只要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团结一条心，什么都不怕！”

赶走了白俄士兵，我們便开始游行了。长长的队伍，喊

着口号，浩浩蕩蕩地向南崗奔去。

过了几天，我和斯巴金又湊在一起了。我問他：“你們的聯盟會是個什麼樣的會？”斯巴金想了想，用手拿起一盤麵包對我說：“你看，一個人有麵包吃好呢，還是大家都有麵包吃好？”這個問題太簡單了，我斬釘截鐵地說：“當然是大家都有麵包吃好唄！”斯巴金接着說：“簡單說來，聯盟會就是為大伙都有麵包吃而奮鬥的組織。你看好不好？”

“這太好了，我參加你們這個會行不行？”我把過去想了很久的心事一口氣說了出來。這時，他嚴肅地追問我：“你不怕掉腦袋嗎？”

“不怕！為了大伙，死了也值得。”我說。

斯巴金緊緊握住我的雙手說：“好樣的！”然後他一個接一個問題問我：“今年多大歲數？老家是哪？家中還有哪些人？……”我全答了，完了他嚴肅地對我說：“柴好，我可以介紹你入會，不過還要辦手續。今後你要保守秘密，忠於大家，愛護我們的組織……”

將近一個月後的一天，下班時，斯巴金領我到了道里經緯八道街一個地下室里，里边已經有許多人了。會上，一個俄國同志發給我一張有列寧象和鐮刀斧頭的證書。當時在場的俄國人都擁上來和我握手。這個說：“祝賀您，中國同志！”那個說：“歡迎柴好同志光榮參加了我們的會！”我心里感動極了，想說什麼都說不出來。

從此，我經常到那個地方去開會。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團結中國工人，啟發他們的覺悟，積極擁護紅黨，反對白匪霍爾瓦特。記得當時機械車間有個姓桑的翻譯，為人直爽，對“白毛”總管欺壓工人有反感，常常露出憤恨的情緒。有一

次，他对我說：“这叫什么年月，还有头沒有？”我看到他有可以爭取的地方，便說：“快啦！你看俄国不是革命成功了嗎，咱中国也快了。”

“是嗎？咱們中国怎么个革法？”他湊到我跟前，挺誠懇地問我。

“你要不怕死，要革命，就去找斯巴金商量商量吧。”我直截了当地說。

果然，这个姓桑的翻譯，在斯巴金的帮助下，也参加了联盟会，后来在进行革命工作时被捕了。

当时，联盟会很关心中国工人的生活。为了把工人組織起来，摆脱各种压迫，斯巴金要我把中国工会組織起来。我很担心，自己是个粗汉子，沒有办过这种事情。斯巴金了解我的困难以后，便叫一个技术很强、为人热心的車工王学福来帮助我。

在联盟会的帮助下，工会組織起来了，起名叫“工业維持会”。

工业維持会的任务是維持工人利益，帮助工人解决生活困难。一开始，工业維持会确实給工人办了不少好事，但后来被工賊、坏蛋操縱了，变成欺压工人的小集团。

（工人 刘洪涛 記）

## 战友的信

原車輛工厂工人 H·E·布爾巴

1917年至1926年間，我在中长鉄路的哈尔滨中心修配厂作鉗工。并在該厂工会做过三年書記。那时我們和中国工人并肩工作，团結得紧密，生活得友誼和諧。这一段时期的共同工作，給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記憶。我还清楚的記得，有这么一件事：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在三月中旬，中心修配厂的一群中国工人到我們的俱乐部来了，在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的群众集会上致了祝詞，这显示了中俄工人階級的兄弟团結。

那时，我們欣喜若狂，会場上的人們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工人代表团，我們把他們当成中国无产階級向我們伸出的一只友誼的手。中国工人对俄国工人充滿了多么深切的同情，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說明：他們在工厂里的工薪收入比我們少得多，但是代表团却當場把在各車間募集的数百元錢交給工人和士兵代表會議主席团作为对俄国革命的支援。

我在車間当鉗工时，有几个很要好的中国朋友，一个是鉗工助手，一个是鑲工。1923—1926年，我还在机械車間当了三年記号員，也認識了几个中国朋友，其中一个叫米沙，中国名字大概叫王廟。

我們俄国工人也对中国工人同志怀着同样的同志式的感情。1917年七、八月間在哈尔滨爆发了爭取同工同酬的罢工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俄国工人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支持了中国

工人的正义斗争。中国工人的这次罢工，在我们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的支持下，胜利的结束了。它显示了中俄无产阶级紧密团结和争取改善自己的地位的共同斗争的力量，在同各国资本家的斗争中，促进了两国工人阶级的团结。

在1919年七、八月间爆发的中长路大罢工中，中俄工人的友谊和共同斗争达到了最高的阶段，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中俄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在反对白匪高尔察克和他的忠实的奴仆——中长铁路管理局长霍尔瓦特的斗争中，他们结成最亲密的友谊。1919年的这次罢工，从七月十九日起持续到八月十八日。说明这已经不是一次普通的罢工，它在中俄当局和上流社会引起了震动和不安，他们曾联合起来镇压这次罢工斗争。

这次罢工把中俄工人进一步联合起来，锻炼了他们。使他们成为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的兄弟。在哈尔滨，在齐齐哈尔，特别是在横道河子，中俄罢工工人象亲兄弟和斗争中的同志一样，有的为共同的事业壮烈牺牲了。

为什么现在写这些事情呢？1959年7月将是这次罢工的四十年，在莫斯科找到了几位曾积极参加这次联合罢工的同志，我们决定写一些关于1919年联合罢工的回忆资料，我们现在有一部分资料，但是这些资料中没有那些参加过罢工委员会的中国同志的姓名，例如我还清楚的记得，哈尔滨联合罢工委员会有两个中国同志，他们的姓名，我们没找到。

后来，1919年8月二、三日，敌人在哈尔滨逮捕了五名到哈尔滨交换情报和联系工作的横道河子罢工委员会的同志，现在只知道其中的俄国人的姓名，两名中国同志姓名却不知道了，我们很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在中国度过了半生的我，每当回忆起过去的斗争生活，就想念起中国朋友来。

## 一九一九年的风暴

老工人 孔繁兴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了。哈尔滨社会当局和工厂当局严密地封锁了这个消息。中国工人不知道伟大的苏联劳动人民的胜利。当时我们只看见一些俄国工人有说有笑，欢天喜地地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见到“白毛”将军手下的管事，就举起拳头向他们比画，朝他们狠狠的吐唾沫。这些管事的每见到这种情形，连声屁也不敢放，象夹尾巴狗一样偷偷地溜掉了。

为什么俄国工头这样怕工人呢？这个谜弄的我们怪闷的慌，我就去打听平日和我们很要好的俄国工人。他们高兴地说：“俄国劳动人民闹革命成功了，工农当了家，在中国的‘白毛’将军也快完蛋了。”他说的这些话，我除了懂得“白毛”快完蛋以外，其他一句也不懂。他们你一句，他一句争着向我解释说：“革命，就是把过去压迫咱们的人打倒了，象咱厂的大总管，把他们打倒，咱说了算，就是革命。”听他一讲，我明白了，可我又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好事情不告诉我们呢，难道我们不是朋友？”他们笑着说：“我们也只是听到消息，可靠的根据还没有，联盟会告诉我们先别往外讲，等证实了还要请中国工人参加庆祝大会呢。”我们心里乐滋滋的，觉得这到不错，要是我们真能有当家作主的那一天，可真有奔头了。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市面上乱极了，物价飞涨，

吃的比前几个月涨了两倍半，穿的涨了五、六倍。拿旧俄发的纸币“羌贴”去买东西，谁也不要，有的人把它贴在墙上，当画看，弄得满屋红红绿绿，象画店一样。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外号叫“白毛”将军的霍尔瓦特，一面向中国军阀韩广弟请兵镇压集会的俄国工人；一面又出了一种哈尔滨及中东铁路通用的地方纸币——霍尔瓦特票，我们都叫它“花拉就完”。霍尔瓦特除了用武力防止俄国工人闹事以外，又拿经济来诱引，给俄国工人增加工资，想借此缓和俄国工人的斗争情绪。

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的工资差额原来已经很大，这次再给俄国工人涨工资，两下差的更悬殊了。更叫人生气的是，拿“花拉就完”票子到铺子里买东西，商人都不愿意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总想出一些办法来难为工人，票子旧了不行，掉点边角不行，有的商人更刁，把票子放在灯光底下照着看，见有绣花针那么大的眼也不要。工人辛辛苦苦干一月活挣的工资，弄得什么也买不到。有的单身工人更为难，往家汇款非得换成银元，于是银元的价值又涨了，一百多元“花拉就完”票子，只能换一块现洋。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1919年夏天，苏联红军逼近西伯利亚，包围了残匪高尔察克部队，霍尔瓦特垮台的消息传开了。市场极乱，人心惶惶，物价一天三变，商人公开不要霍尔瓦特纸币。工厂工人拿着大把大把纸币，啥也买不到，有的吃的也没有了，我们怠起工来。

一天早晨，车轴分厂的俄国工人格林桥夫凑到我们跟前说：“没吃的，不干活还是没有！”“您说怎么办？”我插问了一句，因为格林桥夫是联盟会会员，俺俩不见外。他压着嗓子

說：“找大总管，他不解决，你們咬着沒吃的不能工作的理由，就停止工作。”对啊，找总管去。我們到別的分厂一串連，晚間在三十六棚开了个会，推选工人王瑞当代表，刘錫田当翻释，到总管那里去請愿，要求把票子換成現洋，如果他們不答应，我們就停工。

誰知沒等王瑞說完，大总管就火了。他說：“俄国人不花銀元，你們中国人为什么要花銀元，回去告訴你們工人好好干活，再不干活按怠工的法律处罚你們。”这可把我們气炸了，大伙紛紛說：“不換銀元就停工，明天不上班啦。”“对！明天不上班啦！”在旁边探听消息的几个“白毛”工头見大家吼天吼地地一嚷，吓的溜掉了。

第二天早晨，各分厂工具室都站滿了人，大家挤着交工具。分厂的总管一看工人要交工具便熊了，赶紧給大总管打电话。大总管开头也蒙了，但是他冷靜了一下，立即下命令各分厂一律不收工具，并把工厂警护队調到厂部，保护总事务所。

工人一見不收工具，知道要耍鬼。大家一串通，都涌到了大賬房，挤着要进去找大总管。警护队在門口把着門，說什么也不讓进去。站在士兵后面的小队长，拿着指揮刀連比画帶嚷：“再不后退就开枪了。”这时候，有个三十多岁的車工李树林，在人群里喊起来：“往里挤呵，兄弟們，誰也不敢咋的！”“对！往里冲呵！”随着人們的吼叫声，人群象决了堤口的洪水一样，直冲进大賬房的門口，把門的卫兵吓的抱着枪順着墙根溜掉了。我們一直涌到大总管办公室，一推門，門鎖的很紧。只听见李树林喊：“砸开它。”沒等他說完，我一連三脚，只見两扇黃漆木門，嘩啦的一声向两边张开了。大总管象

綿羊見了出山猛虎一樣，吓的躺在轉椅上，瞪着兩個深藍眼珠，一動也不敢動。我一個箭步躡上去，坐在他的桌子上，指着鼻子問他：“換銀元，你給不給換？”只見他抖的象篩糠一樣，連“毛神毛神”（行的意思）都說不清楚啦。我接着說：“行了，快給錢！”他抖着手，把錢包拿出來，遞給我。我一巴掌就給打掉了，“不要這個，要銀元！”

他被逼的沒法了，拿起話筒給鐵路局打電話。一剎時，他象遇救一樣，說話清楚多了：“你們選代表到路局去談判，其餘的回分廠干活！”

“不換給銀元決不上工！”我們說。

他兩手一伸，裝着不在乎的樣子說：“沒關係。”

我們沒別的法子，就出來了。大伙一商量，還是叫王瑞去路局跑一趟。

路局的一位中國處長接見了王瑞。他裝的很象，苦着臉，向王瑞說：“金庫現在沒錢，”并推着說，“霍將軍正在辦理這件事，你回去和弟兄們講一講，先上工干活，等金庫有錢，換銀元的事包在我兄弟身上。”

王瑞知道他們又用“拖”的詭計，但眼前也沒有什麼辦法，只好又回來了。

我們正在為這件事傷腦筋的時候，聯盟會派了一個代表，悄悄地向王瑞他們說：“現在不給銀元不要緊，要緊的是要把中東鐵路工人聯合起來，舉行總罷工，那時路局就會找你們來了。”我們一聽，覺得很對，就決定這麼辦。

我們分頭到機務段、列車段聯繫，各站段由機車司機、列車員和各站段調度員負責。工廠罷工的消息，很快傳遍了中東路，他們并選派了代表到哈爾濱三十六棚開會。

七月中旬，各地二十八名代表，在秘密罷工委員會領導下，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上，大家決定：七月十九日上午十點鐘，以工廠汽笛為號，舉行全路總罷工。

十九日清晨，工人一早都來到了工廠。只見機床打着空轉，天車在廠房空中來回的跑着，什麼部件也不吊，盡最大力量消耗電力。唯有電燈廠燒鍋爐的人特別賣力氣，為的是把氣燒足了，到十點鐘可以叫的更響。

九點鐘，從電燈廠傳來了消息，說方才開來一隊俄國衛兵，把汽笛看住了。這時，王瑞和各分廠代表一商量，決定以火車頭的笛聲為信號，並把這個辦法迅速地傳給各分廠。

十點正，火車頭的吼聲響遍了各分廠，各分廠的工人象潮水一樣涌出了車間。開始，管事的“白毛”還上前攔阻，後來一見工人都急了眼了，吓的也隨之溜出來，找地方藏起來。這時，順风能傳六十里遠的電燈分廠的汽笛也響起來了。四個奉命看守汽笛的衛兵，慌成一團，要關汽笛，可是啟閉柄叫鏈子鎖着，要开锁，鑰匙還在官兒那裏，他們急的用槍托砸鎖。

汽笛的吼聲越來越大，哈爾濱和附近各站段全部停止工作了，正在綫路上飛馳的火車，停下來，機車落了火；鐵路工人的總罷工開始了，霍爾瓦特的吸血管堵塞了。

我們廠的三千多名中國工人和部分俄國工人，隨着汽笛的吼叫聲，涌向了一號門。一號門上鎖着很粗大的鎖，端着槍的士兵守護着。工人一見這種情形，剛要想辦法，忽然背後傳出來“打呵！打死這些少達子(士兵)”的吼聲，於是石塊、土塊、鐵片，飛向守大門的士兵，打的這些熊蛋包滾的滾，爬的爬。大家一使勁，兩扇鐵門轟隆一聲倒了。大家手挽着

手，挺着胸膛走出了工厂，向大街走去。

这时，汽笛声还在叫着。

原来有个叫“西劳金”的俄国工人，在电灯厂当设备钳工，是联盟会员。联盟会为了防备敌人封锁汽笛，就指示西劳金秘密安一个开关。他借着昨晚夜班的机会，在锅炉通往外面的蒸汽管上又安了一个新开关。早晨警卫来看守汽笛的时候，曾经检查过，可是没有发现，所以当机车汽笛一响，看守锅炉房的卫兵调开的时候，西劳金便把新开关打开了。

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清晨，工厂实行戒严。

市内街面上，卖报的人喊的格外响亮：“新闻，头等新闻，中东铁路全部停车！电报全部停办！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

市民们抢购着报纸。

在电线杆上和闹市街道的墙上，张贴了许多联盟会的小油印报，说苏联红军进军西伯利亚以后，高尔察克已接近消灭，霍尔瓦特快完蛋了。并且号召市民支持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到底。

全线大罢工，给霍尔瓦特一个严重的打击。霍尔瓦特支援高尔察克的后勤物资运不上去了，长春到满州里和綏芬河的二、三等客车停运了，日本借机要敲“白毛”的竹杠，日本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向路局提出通牒，说耽误列车运行就要罚款。哈尔滨这个北满的中心，处在四外隔绝之中。

罢工后的第三天，路局派代表到三十六棚，找罢工负责人谈判。我们大伙怕他捣鬼，就一齐集中在罢工指挥部门口。他说，三分之一给银元，三分之二给票子。我们说不行。他又说给一半银元，给一半票子。我们不和他讨价还价，干

跪提出了复工条件。

“不全給銀元不干！”

“罢工期間工資照发！”

“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一样的工作，应当給同样的工資！”

“我們要住公家住宅！”

无数人的喊声和新提出的条件，迫使路局的代表头也不敢抬，赶紧說“我回去和霍將軍商量商量”，說完就溜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路局看軟刀子不行，又想了一个更阴險的办法——火烧三十六棚。

王瑞他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和大家一研究，便組織了敢死队。队员拿着围枪、单刀、七节鞭，昼夜巡邏。

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大家正聚集在指揮部門前廣場上开会，討論坚持罢工的事。这时正值敢死队员王永盛巡邏，他發現不远有一个黑影一闪，他判定是坏蛋，便用围枪比划着讓他站住，并猛劲躡过去。那个家伙刚要开枪，被王永盛一枪托，把枪打落在地上，于是两个人对扭着不放。开会的人听到动静，跑了过去，那个家伙見事不好，猛的一摔，脫开王永盛的手，連枪也沒顧得撿，撒腿逃跑了。

“开枪打，开枪打！”有人喊着。

王永盛打了一枪，沒中，待装好第二枪，人已經跑远了。

三十六棚組織联合武装，要攻打路局的消息，使霍尔瓦特害怕极了，他用金錢拉攏中国軍閥出兵鎮压工人罢工运动，保护路局。

于是，地方軍閥在金錢的誘引下，把軍队开进了俄租界。

八月六日，一百二十二名武装士兵开进了三十六棚。

路局趁着有人撑腰的机会，又派代表，由四十名卫兵保护着，来到了三十六棚。带头的还是上回来的那个家伙。

他对指挥部的人蛮横地说：“你们下令工人立即复工，要不就不客气了。”

他挤了挤眼睛，意思是要卫兵捕人。

这时，王永盛带着敢死队进来了。

“谁敢动！动一根汗毛叫他滚着回去！”

王永盛说着话，把阵势一摆。狗腿子一看工人这个劲头，动也不敢动，就搭拉着脑袋说：“我回去再找霍将军去。”四十多人，象夹尾巴的狗那样溜了。

罢工二十多天，粮食更紧了，指挥部把工人集股合办的同济公司的存米分给了大家。

苏联红军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来，罢工的人劲头更足了。

罢工第三十天傍晚，一辆四轮马车飞快地跑来，要罢工代表到路局去。

八月十八日，是我们罢工的工人最难忘的一天。

清晨，火红的太阳徐徐升起，广场上聚集满了工人。

工人代表王瑞，站在土台上，大声地说：“我们的罢工胜利了！”

人群欢呼起来，笑声震荡着三十六棚。

“我们提的条件全部答复了：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十小时工作制改为八小时；纸票换成银元；中俄工人工资一样；过去被裁的人一律复工……”

喊声、欢呼声又响起来了。

王瑞摆了摆手，又接着說：

“罢工，不仅取得了工資待遇上的胜利；也直接帮助苏联紅軍消灭高尔察克部队。因为我們罢工，粉碎了霍尔瓦特对他的支持。”

人群中一次又一次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欢呼北滿中俄工人联合大罢工的胜利！欢呼中国工人开始找到一条和敌人斗争的正确道路！

（工人 刘洪涛 記）

## 跟黄色工会的一场斗争

鍋爐車間老工人 張登之

1921年，工厂还是帝俄的残余势力統治着。工业維持会开始变质了，表面上說“我們是为工人謀福利的，我們是专为工人办好事的”，其实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帝俄收买了的工人中的敗类，他們吃着工人，穿着工人，但不給工人办事，不替工人說話，而是和帝俄大小总管勾結在一起，压迫、剝削工人。大家对这些騎在工人头上的坏蛋恨透了，恨不得一下子把他們打倒，赶出厂子，建立真正能为工人办事的工会。

这一年的春天，哈尔滨附近郊区鬧起传染病来了，当时的軍閥政府不但不管，反而到处挨家检查，看見病人就不分病情輕重、不管病人死活，往隔离所硬拉。每天只見往隔离所拉人，从沒看見过在隔离所治好回来的。病人一听說是往隔离所拉，就吓得东藏西躲，加重了病情。住在三十六棚的工人和家屬，也有的得了传染病，他們怕被送到隔离所去，就都东藏西躲。三十六棚的病役检查归維持会会长韓成和第五警署負責，他們每天挨戶检查，好歹在开始时沒有发现病人。

但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206号工棚里有个叫曹孟芝的工人，他弟弟得了传染病，也不知怎么叫韓成知道了。这家伙趁工人上班的时候，領着人把曹孟芝的住院围住了，在厕所旁搜出曹孟芝的弟弟。这下子韓成和警察可有話說了，不

分青紅皂白，把四周的十五、六个妇女、小孩、老人都看起来，准备送到隔离所去。这些人，有有病的人，也有沒病的。他們听说送隔离所，都大喊大叫救命。也巧，正在这时候，有个叫周才的工人碰上了，他到車間向工人說：“还在干活？人都被韓成和警察狗送隔离所了！”接着他又連忙用电话通知了铁路制材厂的工人，因为三十六棚也住着制材厂的工人家属。两个厂子几千名工人一听这消息，眼睛都紅了，立即扔掉了鑄头、鉗子，拿起木棒、鉄棍，跑到了出事的地点。这时候韓成和五署的警察官正耀武揚威地指揮着警察狗把圈起来的人往隔离所送。工人們平素就痛恨韓成和这些警察狗，現在一看到这种情况，一声喊打，一拥而上，韓成和警察狗被打得蒙头轉向，有的乱窜，有的跪下求饒，最后賠了礼才放了他們。

这时候，机械車間旋盘工李树林站在桌子上对大家說：“工人哥們，維持会韓成这小子和警察狗太欺負咱們工人了，我們要团结起来，一条心来对付这些狗杂种。”接着他又說：“弟兄們，这事还不算完，我們要向維持会和五署提出条件，第一，不准維持会、五署和別的机关再来检查病人；第二，得病人沒得到家属同意，不准往隔离所送；第三，維持会和五署不答应，咱們今天下午就不上工。”他揮着手臂說：“大家贊成不贊成？”“贊成！”几千人的吼声，震撼着三十六棚。在大家的压力下，韓成和五署署长被迫答应了，完了象夹尾巴狗那样溜走了。

（會計員 曲紹业 記）

## 在中俄工人兄弟之間

設備組組長 傅善德

我們这个工厂，在俄国沙皇統治者的手里时，厂里大部分是俄国人。車間从主任到會計都是俄国人，中国人只是一些受工头压迫的奴隶。我才十五岁就进了这个工厂当学徒，那时年齡小，什么事情也不懂，只觉得很多俄国人在車間里横行霸道，蛮不講理，不論干活走路都是晃着膀子，碰了中国人也不許吱声，吱声的不是罵你一頓，就是打你一拳。真沒有中国人講理的地方。

有一天上午，大伙在安裝車架时，因一个螺絲上得太松，引起了中国人和俄国人的一場爭执。这个螺絲本来是一个叫菲力的俄国人上的，而他們却想把責任推到中国工人王福生等人的身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我到場后坦率地說出了这个事情的真相，菲力便猛然冲上前来，冷不防就是一拳，我被打得晃了好几晃，眼前直冒金星，他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話說：“你的知道！”态度非常野蛮。当时有个領工員叫杜巴列斯的，他連忙走来，用粗大的手比画着，責备着菲力，這場糾紛才被和解了。

事情过后，我心里还是不能平靜，我想菲力这个俄国坏蛋今后一定会找我的岔子打击我。吃午飯时，我拿着飯湊到王福生和赵林耀两人跟前，准备同他們商量一下。我刚坐下不一会，杜巴列斯和大拉肥一、哥利乔夫、非州克（都是

俄国的普通工人)，也都拿着飯同我們湊在一起吃。哥利乔夫一开口就提到菲力打我的事情，他說：“現在真不合理，这些俄国人淨欺侮中国工人。”接着他拍拍我的肩膀說：“傅善德，你一天才掙两角錢，我們俄国人学徒都是五角到七角多錢，真不合理！”他又說：“現在我們国内人民生活也很苦，俄国劳苦大众都起来革命，等把沙皇推翻了，讓我們‘老脖子’（工人）当家作主就好了。到那时不論俄国人中国人都是一个样，天下工人是一家，更不該分掌柜的和干活的。到那时，我們工人兄弟吃穿住都是一样。你把技术学好了，将来你也到我們国家去蹣跚蹣跚。”說到这里，王福生和赵林耀两人直瞅着我笑，我也高兴极了，心里老是嘖通嘖通地跳。我想他們这几位俄国人和我們中国人真是一条心。为什么他們那么和藹可亲，和菲力不一样呢？以后我看到他們的俄文传单，也看到他們常在一起开会，又常說要推翻俄国的沙皇等等，我才想到他們一定是紅党。我們也主张向他們学习，打倒工厂里的沙皇代理人，这样才能过好日子。

从此以后，我觉得杜巴列斯和哥利乔夫他們就是我的知心人，不再感到孤单了。在車間里一有空我就跟他們一起玩。其他的中国人也都很愿意靠近他們。在“五一”节前一天中午，我們又不約而同地湊在一起了。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哥利乔夫拿出了一份文件，對我們說：俄国現在正处在內战时期，人民都起来参加斗争，要打倒沙皇，战争非常紧张，人民的生活也非常困苦，我們要支援国内人民的斗争，希望中国朋友也来支援我們。当时大家都高兴地說：“行！”立刻就以救济为名，秘密地开始了献款。这天不論大小劳动力都拿出了一天的工資来，全車間的中国人共献款二十一个卢布零六

十六戈比。

从上述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苏两国人民很早就結成了深厚的友誼，远在十月革命前就紧密地团結在一起，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而共同奋斗。

(工人 孔令祺 記)

## 失业团的复工

钳工 崔凤山

說起我們工厂失业团复工的事，到現在正好三十年了。在旧軍閥、日本侵略者統治时期，那种苦辣辛酸的味道，我都尝受过。俗話說不吃苦哪知甜，所以解放以后的幸福生活，我比那些小青年要感受的深。我知道共产党領導我們翻身不是那么容易，那是用鮮血换来的。

失业团复工的事，虽說过去三十年了，但是当年地下党領導我們向敌人作斗争的情景，回忆起来，犹如昨日。

那还是1929年初。当时，中东铁路已經由苏联工农苏維埃接管，但是铁路工厂的实权，仍然被地方势力和軍閥操縱。他們仇視苏联政权，仇視共产党。就在这年年初，旧軍閥借口要收回中东铁路，要抓紅党，把在工厂的俄国人一律抓到哈尔滨江北松浦車站圍起来。同时，軍閥还派了一师兵到滿洲里边境，攻打苏联紅軍。

当时铁路工厂的厂长叫高端，也是旧軍閥。他趁工厂缺少人手的机会，下令招收工人，借机捞一把。这次招了二、三百人，其中絕大部分是靠送錢送礼才考上的。象我这样凭手艺考上的沒几个，而且进厂以后，工資比有門子的少的多。

隔了六个月，到滿洲里边境攻打苏联紅軍的軍閥部队，吃了败仗，連师长也报銷了。于是軍閥只好把圍在江北的俄国人放回来。

他們一回來，可難住了高。新招的二、三百人怎麼辦呢？其實當時工廠人手不夠，別說多二、三百，就是再招一、二百也不算多。可是高這小子為了留名額抓錢，便下令將新招的二、三百人開除。

我正在床子上做活，聽到開除這個消息，就象挨了一悶棍，兩眼一花，朝案前削得溜尖的鐵錐倒去。說時遲，那時快，一只大手把我抓了回來，耳邊響起了熟悉的聲音：“崔師傅，你怎麼啦？”我驚叫了一聲，好象剛睡醒一樣，渾身無力，勉強地說：“老李，我們被開除了！”“是啊，聽說是這樣。”他嘆了口氣接着說：“靠着兩只手吃飯的人就是這樣，這就是現在的世道啊！”

老李是個車工，和我在一起干活。雖說他和我遭遇着同樣的命運，但他卻顯得那麼沉着、有力。他等我定了定神，便對我說：“崔師傅，我們要吃飯，我們不能失業！”“對，我們不能失業！”我也重復了一句。

第二天早晨，我又夾在人群里走進工廠。機械車間門口站着許多人，三五成群，在一塊議論着，有的用破報紙在卷煙。老李早就來了，站在窗台旁，好象在想着什麼。我走到老李跟前，老李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說：“崔師傅，”他攏了一下頭髮，“我們不能失業，我們要吃飯，要活着，因為我們是人！”

和我一起干活的張明德也湊了過來。老李又接着說：“要活着就得鬥爭！”

“鬥爭！”我和張明德有些緊張起來。

這時，我們四周已圍滿了失業的工人。老李一躍上了窗台，說：“我們要鬥爭，就是和開除我們的高端鬥爭！”接着他大

声地問：“失业甘心不甘心？”

“不甘心”！我們异口同音地回答。

人群騷动起来，紛紛地議論着：

“說用就用，不用就开除，沒那个道理！”

“人家是厂长，势力大，刀把子抓在人家手里。”

老李見大家心不齐，便搶着說：“我們要活着就要斗争，只有斗争才有飯吃。誰要是怕，誰就沒飯吃。”这句话打动了大伙的心，都說：“对！”“不能怕！”

当天下午，老李冒着大雨，找了几个积极分子开会，其中便有鉗工张明德。

第二天早晨，我踏着泥泞的土路去工厂。在一号門前，泥水泡里围着一群提飯盒的工人，象是在听人講演，不住地点头。我湊近了一看，啊！张明德。他正講的起劲：“我們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这个一向不大爱講話的人，居然也出来講演了，而且講的那么动听，真出我意料。講演常被一陣陣热烈的掌声打断，人們不时夸着：“講的好！”“好样的！”

一号門的卫兵，举着枪，威胁地喊着：“赶快散开，上工的进去，不上工的滾开。”

“滾你媽的蛋，你出来！”人群里喊叫起来。

那个熊蛋包，象耗子一样，不敢露面了。

工厂里各个門口，都有人在講演，大大小小的标語，貼在墙上。工厂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深秋象是翻了个的夏天，火热火热的。

从失业那天起，已經五天了。我們的斗争，也更深入更广泛了。这天下晚，老李招呼我去开会。会址設在偏脸子安隆街的一个小院里。屋里坐满了人，有工人装束的，也有学

生打扮的。會議由老李主持，經過一番討論，決定第二天舉行游行示威，包圍鐵路局。

第二天天沒亮，我們失業團的人都聚齊了，二、三百人的隊伍，開始向鐵路局出發。清晨的街上，靜悄悄的。我几夜沒睡好了，被涼風一吹，身上覺得有些發冷。這時後面不知誰給我披上一件單衣。其實我的心却象火一樣熱。

走着走着，天漸漸亮了。我們的隊伍，也越拉越長，不知什麼時候跟上來一幫人，有扛玻璃箱子的，刷石灰水的，掌鞋的，還有拿着書包的学生，黑鴉鴉一大片。听道外、南崗來的人說，老巴奪、東興火磨、同記工廠門口，都挂起二、三丈長、三尺多寬的大紅布標語：“勞工神聖”！我想，咱們工人的心真齊，說干大伙就一起動手。

我們把鐵路局包圍起來。守在門口的士兵趕忙給高瑞打電話，高瑞拒不接見。這一下可把我們惹火了，“啪”！一個石子把鐵路局的玻璃窗戶打的粉碎。

“誰？”衛兵還想裝威風。

“啪！”又是一塊。

“叫高瑞出來！”一片吼聲。

高瑞被迫叫派代表進去談判。老李和幾個代表進去了。高瑞這小子仗着勢力對代表說：“你們要干什么？反了不成？”

“我們要復工！”代表堅定地回答。

“復工？沒那麼方便，工廠不是你們家開的。”

“你混蛋！你這個喝人血吃人肉的野獸。”一個代表氣憤地罵了他一句。

“你敢罵，來人，把他……”高瑞剛要揮手叫人動武，老李一拍桌子說：“你敢！”順手把窗子推開，往外一指：“高瑞，

你看看，外面站的是什么人！”

高端向窗外探了探头，赶忙缩回来，态度不象开始那么硬了。

老李朝窗外大喊：“高端不准我們复工，行不行？”

“不行！干到底！”一片震天似的喊声。

这时，从人群中站出来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学生，高举着拳头說：

“大伙說的对，我們要干就干到底。我代表一中学生支援工人后援会，向在斗争中的工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慰问！”

这几句話講的非常漂亮，人群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呼口号：

“要求复工！”

“团结起来，坚决和高端斗争！”

高端惊慌失措了，刚要抓电话，被老李捺住了，問，“复工不？”高端缩回手，战战兢兢地說：“好，好，复工，复工……”

“在复工单上签个字吧。”代表順手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复工单。

“是，是。”高端被迫拿起了笔，哆嗦着，在复工单上签了字，只見他脸色雪白，脑袋象断了筋似的搭拉下来。

我們胜利了！当代表出来的时候，我們狂呼着，跳跃着，我深深認識到我們工人阶级的力量。

我們这次复工斗争，过后我才知道是共产党领导的，使我知道共产党是我們工人阶级的核心，有了共产党，就有了胜利！

（刘綏工 李冀东 記）

## 推倒維持會

鉗工 崔鳳山

這是三十年前的事。1929年的工廠仍然操縱在軍閥手裏，我在三十六棚鐵路工廠機械廠當鉗工。

一天傍晚，快下工了，我站在鉗子案前吸煙，心里挺煩，因為白天和工業維持會的人吵了一架。原因是，月月交會費，可是從來沒辦什麼福利。還叫大伙入股，一拿就三、四元錢，說開什麼同濟公司，可入了好幾年，光瞧着公司里大把賺錢，就從來沒分過紅利，就連那三、四元的股也賭在裏面了。今天維持會的人大搖大擺地說給股東分紅利，原來每人只分了一包洋火，一包洋火能值幾個錢？氣的我把洋火往案子底下一摔，維持會的那個家伙冷笑了一下說：“摔！好哇，你有多少？”當時氣的我真想上去給他一巴掌。我正出神，肩膀上一只粗大的手拍了我一下：“老崔想什麼？心里不痛快吧。”我一回頭見是一塊干活的老李，他是保定府人，二十四、五歲，精明能干，能說會道，領導我們失業團復工的就是他。

“這哪是工業維持會，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錢。”

他遞給我一支煙。我告訴他：維持會長肖世平是個變了質的家伙，他撈錢貪污的法子很妙，每年鐵路局撥給工友兩趟車皮，預備給工友辦的同濟公司運貨買貨，可總見不到車皮往公司里拉東西，原來他包給外面奸商了。這樣他得到很大一筆車皮錢，連同濟公司所得的利潤也叫他弄到個人腰包

里去了，竟說公司不賺錢，這又胡弄了誰？他家小洋房可蓋起來了，記得肖世平給他母親打的金鑰子、鐲子等，就有一小筐。不過他仗着人通地靈，年年月月給地方督辦公署參贊警察總監金榮貴送禮，因此沒人敢惹他，他是鐵打的江山。

老李反問了我一句：“那麼鐵打的江山，不會塌下來嗎？”

我說：“這和一般不同，強龍難擋地頭蛇呀！”

“老崔，咱們失業團怎麼復的工？”

我想了想，這也對，隨把煙一磕，站起來說：“好！干！咱光腳，不怕穿鞋的！”

“對，要干還是要靠大家一齊動手！”

回家的時候，他又找了幾個積極分子，講了講二七大罷工的事。他不但參加了大罷工，而且記的非常清楚。最後他說：“這給工人鬥爭開辟了一條道路，就是要團結，不妥協，肖世平就是鐵打的江山，也要鑽個窟窿。”於是便動員我們分頭宣傳。工人一聽說反維持會肖世平，都挽了挽袖子干啦。

反肖世平這一風聲傳出後，肖世平很快就知道了。雖說他有門子，可也心慌，他也知道失業團這幫人不好惹，尤其是那個領頭的老李。肖世平沉不住氣，就暗地派了許多爪牙，到處散布謠言，說什麼：“老李想當會長啦！”“誰參加這次鬥爭，誰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還說：“是騾是馬，拉出來練練。”

我們可沒聽那一套，練練就練練吧！不幾天，廠內各處都貼滿了標語：“解散不給工人辦事的維持會”，“打倒肖世平”，“肖世平滾下台”……人們一傳十，十傳百，都說肖世平快完蛋了。

肖世平哪能甘心，他依仗有錢、有勢，接連拜訪了他的

靠山金菜貴兩三次，每次都帶去很多東西。倒是起作用，不久就有人暗中盯上了老李。我們一瞧風頭不對，便湊了幾個錢，勸老李趕緊離開哈爾濱，老李也知道有人盯上了他，遲疑了一下說：“走？不那麼容易，我和大家一塊干到底，沒關係，別怕。”

趕我參加反肖世平鬥爭秘密小組會，那是最後一次了，已經部署好了計劃，決定包圍督辦公署請願。那正是1929年初冬，天不住下着大雪，刺骨的北風象刀子一樣。我們就在這樣一個傍晚，拉着大隊闖向了市中心督辦公署。雪不住的下，來的人不知有多少，馬路上滿是踐踏的腳印；雪再大，也蓋不住那麼多人的腳印。

趕到了督辦公署的大樓，就聽前面有人喊：“把公署包圍起來！”

在公署大門口的兩個衛兵，端了端槍，厲聲問：“什麼人？”

沒人答復。衛兵一扳槍機，“嗖”，一顆子彈，射到空中去了。

“把你們參贊請出來！”

“幹什麼的？”

“工人請願隊。”

里面早已得到消息，傳出話來，叫工人趕緊回去，要不一律抓起來！但是這可沒吓住誰，在門口我們倒高呼起口號來。

“叫金參贊出來答話！”

“肖世平滾下去，成立真正的工人工會！”

里面一看風頭不對，也不出來答話，只見衛兵把大門上

了鎖。

圍困了半宿，他們也沒敢出來。月亮已升到正中，我沒表，大概是午夜十二點左右，我們也撤了包圍圈。

以後，我們又派了幾個代表找到督辦公署，都遭到了回絕。老李和我們一合計，哈爾濱搬不動告到省會去。那時省會在吉林，我們湊了幾個錢，選派了兩個人，一個叫張洪德，一個叫朝相九，到吉林告狀。老李繼續留下來領導我們鬥爭。

等我們上吉林的代表剛動身，這邊金榮貴的電話早過去了，人快不如電話快，他們一串通，一告不准，二告不批，一連告了三、四狀子，都打回來了。

在吉林的代表馬上給這邊老劉寫了回信，大伙一聽更火了。天下的老鴉一般黑，又決定再包圍督辦公署。這回要不出來，非把窗戶砸開不可。

這一回，聲勢更大，人群象潮水一樣，把公署圍起來。不解決，里面的人就別想出來。金榮貴怕真把他們砸死，舍了肖世平和維持會，這才被迫解散了工業維持會，肖世平垮台了。

這是三十年前東北地下黨領導我們鬥爭的一次勝利，回想起來十分興奮。

（劉綏工 李冀東 記）

## 在富拉尔基別墅

老工人 孔繁興

苏联接管工厂后，廢除了一切不平等的規章制度，我們工人真正当家作主，过着比以前好的多的生活。

这一年六月的一天，我正在和工友們打扑克，車間主任杜保乐斯笑着走过来，揚起手對我們說：“你們到医院检查身体去，医院認為需要疗养的人就到富拉尔基去疗养。”我們沒心思打牌了，兴奋地談着，猜誰能去。

第二天，我們去检查了身体。不久，我就接到了入院通知書。臨走那天，中俄工友都來欢送我們，大家亲热地握着手，喊着：“再見，再見！”

我們的專車一到富拉尔基，就有几位穿着白衣服的苏联同志來接我們，領我們到了疗养院。

疗养院在嫩江的岸边，房屋被綠色的樹丛包围着，环境美极了。苏联护士領我們熟悉环境，給我們安排床位。床上的被褥很講究，看了就叫人有舒服的感觉。护士的态度非常和藹，對我們的照顧真是无微不至。

疗养院為了使我們的身體尽快地健康起来，生活安排的很貼切。我們吃的飯菜很好，花样很多，有的我們都叫不上名字來。午睡后，还有歇晌飯，吃的是蜂蜜小列巴和葡萄干、沙糖、大米三合一做的飯，吃起来十分香甜。飯后，有的到外边散步，有的看書看报，也有的湊在一起下棋、打扑克。

我們就是这样愉快地生活着。

有一天晚間，检查身体的时候，大夫見我体重增加不大，便关心地問我：“是不是飯菜味道不好？”当时我感动得說不出話来。他以为是飯菜不好，立即告訴护士，以后給我喝馬奶，并且要我多吃些带油的东西。

我們平常老爱唠扯疗养院的生活，有一次一个工友打趣地問我：“怎样，老孔，这样的生活給你个副官做不做？”我驕傲地說：“給个省长也不換啊！”就这样，我們在富拉尔基渡过了二十天，我們一个个象吹过气似的，比来时胖多了。

出院那天，我們都高兴极了。院里的几位苏联领导同志和护士，和我們拉着手，长久长久不放，真是恋恋不舍啊。一上火車，我恨不得立刻回到工厂，把这半个多月的难忘的休养日子告訴伙伴們，告訴他們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后过到的美好生活。但是，当我想到工厂外面——整个哈尔滨还是被軍閥統治着，人們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的时候，我的心又沉重了，我們要加强工人的团結，象苏联一样推翻統治者，讓所有的劳动人民都享受到我們这样的美好生活。

(工人 孔令祺 記)

## 一九三二年的大水

动力車間副主任 于澤芝

1932年的秋天，哈尔滨遭受了严重的水灾。道里道外，一片汪洋，房屋被淹沒，財物被冲走，来不及逃走的被水淹死。当时的旧軍閥，不仅不治水救灾，听凭洪水为害，反而和資本家結成一体，抬高物价，趁機撈錢，真是令人发指。

我們鐵路工厂，当时归中苏两国领导，情况和一般市民絕然不同。工厂用急救車把我們的家属、家具、行李全运到馬家沟苏联学校，并且为我們准备好了鋪板、鍋灶、烧柴……生活沒有困难。正因为这样，我們的生产热情很高。

那时候，我在电灯分厂开发电机。这台发电机是供应哈尔滨各鐵路部門用电，是鉄路的命根子。当江水涨上来的时候，我們在苏联厂长古大俩切夫的领导下，跟洪水展开了搏斗，大家的决心是保持发电，保証供电。当时我們估計水很快就会落下去，不会再涨了。誰知道天公不作美，又一連下了几天大雨，江水越发涨的猛了。仅一天左右的时间，厂子里許多地方的水达到一尺深，压延車間附近最深的地方达三尺。他們都被迫停工了。往日隆隆的机器声，听不見了，整个工厂显得非常冷落。

我們电灯分厂地势較高，并且四周用土袋垒着，水沒有进来。从地下室、下水道冒出来的水，我們起初用电力抽水机往外排，但后来水太大了，我們只好增加人力压水机。中

苏两国工人都自动参加压水，特别是厂长古大俩切夫，昼夜不离厂，带领我们战斗，使发电没有中断。

水一个劲儿往上涨，厂子里的水有三尺多深了。原先上下班可以趟水，现在不行了，我们只好坐小船。有一天早晨，我坐小船去工厂接班。到了机械室，看到了几个苏联女同志在压水，汗流满面，精神焕发。旁边还坐着十几个，象似在休息。我一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夜里十点来钟，地下室、下水道的水涨的太猛，眼看要堵满锅炉烟道了，烟道一进水，发动机就没办法运转了，情况非常紧急。苏联工会得信后，便紧急动员了三十多名家属来压水，并且带来了一台人力抽水机。夜班工友看见这么多人来支援，高兴得忘记了疲倦，干活的劲头更大了。他们猛干了半宿，又增加了一台抽水机，所以涌进锅炉烟道的水，渐渐地减少了，保证了发电机正常运转。

这次大水期间，我们电灯分厂没有停止生产，保证了铁路部门的供电。

1957年，哈尔滨又遭遇洪水，水位比1932年还要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下，战胜了特大洪水。涨水期间，全市一切照常，我们工厂不仅参加了防洪斗争，而且还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这不能不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新社会的优越；我更加热爱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

（会计员 曲绍业 记）

## “仇恨”的第一課

动力車間副主任 于澤芝

1935年5月的一天早晨，离換班的时间还有一点多鐘。我工作了一夜，感到很疲乏，就对副司机說：“小赵，你好好看着車，我到外面走一圈去。”說完就走出了厂房，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觉得很舒暢。这时太阳刚出来，但是被烟霧遮住了。我順着电灯分厂通大賬房的路，信步往前走。忽然，前面有个工友跑过来，見着我一边跑一边說：“日本兵进厂来了！日本兵进厂来了！”我听了一怔，心想：是真的嗎？这些日子可嚷嚷着日本鬼子强买了中东路，也許是真的。心里馬上紧张起来，急忙回到車間里。这时王大車已經来了，正在和小赵說話。他看見我就急忙对我說，“刚才我来的时候，一号門外站了滿街日本兵，不知怎么回事？”我說：“是嗎？刚才有个工友从大賬房那边跑过来，也說是日本兵进了工厂。”这时，屋里的人精神都紧张起来。我和王大車急忙交接完班，和小赵一起拿着飯盒回家。刚走到賬房門口，碰到一个日本兵，全副武装，手持插着雪亮刺刀的步枪跑过来，到賬房門口就站下了。我环視了一下，大賬房、机械、鍛冶和其他各分厂，各主要道口，都有了日本兵站崗警戒着，我也来不及細看，就急忙回家了。过了几天，工厂大賬房、各分厂都有鬼子了。

日本鬼子接管工厂以后，实行了法西斯統治，工人受尽

了鬼子的打罵凌辱。記得日本鬼子接管工厂后的不久，有一天早晨，我們电灯分厂的一个司爐賈有，在上班前到配电盘分厂找配电工刘祥。賈有到了配电盘分厂，往屋里张望刘祥是否在那儿，却被守在配电盘分厂的鬼子——坡村看見了，“你的什么干？这边看看。”坡村說完瞪着眼朝着賈有走去。“八嘎牙魯，你的心坏啦的有！”罵完，沒等賈有回口就一連打了賈有好几个耳光，然后又扯着賈有的衣領从楼上一直扯到楼下分厂門口的空地上，用两手握住賈有的一只胳膊，用力从肩上往上一翻，把賈有由肩上騰空翻起，蹣在地上，一連蹣了三、四次，賈有的脸蹣破了，鼻子蹣得直淌血，滿脸蹣得象个血葫蘆似的。这时，站在旁边的工人看見自己的弟兄被蹣得这个样子，都气炸了肺，鍋爐房的孙大楞忍不住了，嚷着說：“我們大伙揍这个王八蛋一頓，教訓教訓这个龟孙！”这时，旁边的人都聚攏来。有的說：“走，咱們大伙和他到官那里講理！”有的說：“这些兔崽子不講理，揍他一頓！”大伙都怒冲冲地朝着鬼子行凶的地方走去，鬼子看看不妙，急忙回身溜进配电盘分厂里去了。大家連忙把賈有扶起来安慰了一番，由两个工友搀着他回家，并請了医生給他治疗。很多工友听說賈有被鬼子打伤了，都到家里去探望他。

工人們看着自己的弟兄受到极端的污辱和毒打，心里都騰起一股对侵略者的仇恨怒火。

(會計員 曲紹业 記)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退休老工人 柴 好

1937年4月末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到家吃了点饭就匆匆忙忙地跑出来。为了撒传单写标语，我必须按时到达约定的地点。

漆黑的夜晚，街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行人。当我走到商店门口（现在是第一百货商店），看见一位老人颤巍巍地从门口走过，碰巧从商店里走出一个日本人，两人撞个满怀。那个日本人凶横地将老人推倒，狠声地骂了一句“八嘎”，就走了。我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连忙过去扶起老人，口里骂道：“强盗，真欺人太甚！”象这类事情，我看见过的已不止一次了。这工夫，我心里就象针扎似的难受和愤恨。但为了执行紧急任务，我只好按下心中怒火，加快了脚步。

走到聚兴成铁工厂门口，看见刘掌柜正指手划脚地喊几个徒弟干一件大活，我灵机一动，忙溜进室内，轻轻地把传单放到一张工作台前，然后出来对刘掌柜说：“刘掌柜，到这时候还不停工，叫徒弟们歇歇？”“你哪知道，不干不行啦，快要摘匾啦！”

我瞧那几个徒弟，一个个面黄肌瘦，伸不起腰，实在看不过去。我说：“刘掌柜，别那么哭穷，徒弟们累成那样子，也该让他们歇歇啦！”说完我又和他敷衍了几句，就走了出来。随后，我用同样办法到德昌、德兴工厂，将最后几张传单都

撒完了，最后才到約定的地点——祥泰鉄工厂。

在祥泰鉄工厂賬房里，管賬先生老张手卡着毛笔写賬，見我到来，他忙向四面瞧瞧，然后小声地对我說：“老柴，明天是‘五一’工人节，今晚咱們的任务是到車站上写标語。”

“什么时候干？”我焦急地問。

“后半夜去，你准备一下吧！”

“好，我去弄点紅鉛油，叫那些兔崽子擦都擦不掉！”說着我就走了出来。

深夜两点鐘，我到熟人那里弄到一輛馬車，几个人坐着向火車站的方向奔去。到了霏虹桥边的小树林旁便停下来。这时，老张凑到我耳旁，指着車站說：“老柴，你在这儿放哨，看着馬車，我和老李到前面去。”随后老张拿着刷子，老李拿着鉛油桶，沿着鉄路医院的板障子走到車站。当他們摸到車站門前广场的日本紀念碑下，瞧瞧四面沒有人，两人就一个箭步踏上台阶。老张用嘴啣着油刷踏在老李的肩膀上，然后用刷子沾上紅鉛油“嗖嗖”地在碑上写了八个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旁边落款是：“反帝大同盟会宣”。然后悄悄地回到馬車前，我們立即乘車回家。

尽管这事办得很严密，但是敌人还是注意了我。

“五一”节后的一天，我从家里出来，就看見特务王大麻子在后面盯着我。我知道不妙，便装着有急事似的，从这个万喜会走出，到了那个神教会，从神教会出来，又到孔教会，这样来回繞了几个圈，瞧瞧后面王大麻子还在紧跟着我。这时我暗罵起来：“兔崽子，这回叫你跟个够！”我一轉身登上了电車，直奔馬家沟万喜会的刘会长家。刚到屋里，天就下起雨来。我想：“王大麻子准在外面挨雨浇！”刘会长刚吃飯，

要我一起吃，我說：“外面还有个朋友等着我呢，不吃啦！”刘会长一边埋怨我，一边催我把朋友請进来。我到門口一瞧，果然不出所料，王大麻子就象个落湯鷄似的站在屋檐下直哆嗦。我心里沒好气地說：“王巡官別在門外啦，刘会长請咱俩到屋里吃点飯。”刘会长一听我管王麻子叫巡官，也抬举了他，硬拉他进来。这时王麻子的尷尬相就不用說啦。結結巴巴地說：“不……不必啦！”說着，脚却不由主地迈进屋里……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孔教会上正好碰上王麻子的老婆。她装情卖俏地走到我眼前說：“二爷，你千万別怪俺家那个傻东西啊！誰不知道你老的为人，可是他听了上司說你有反滿抗日的嫌疑，那天跟了你老半天，要不是你請他吃了飯，回家又叫我說了頓，說不定眼下他还要跟你呢。”

这时，我又恨又气，心想：“你这可耻的畜生能把我怎么样！”为了应酬这个女人，我装着若无其事地笑了笑。

（工人 刘洪涛 記）

## 不仅为了演剧

动力車間副主任 于 泽 芝

1938年七月里的一天，我夹在下班人群里往外走，忽然有人喊我：“于大車！”我回头一看，是鉚工分厂的王树森，他看看周围，把声音放低了对我说：“咱们厂里工人办了个京剧研究组，你也算一个吧！”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又不会拉，又不会唱，不行吧！”王树森说：“行！不会慢慢练呗！”这时已出了一号門很远，他把我领到路旁，低声和我说：“从蘆沟桥事变以来，鬼子和特务注意咱们厂里工人的行动了，大家在一起演京剧，遇事也好商量商量，总比每天闷在家里好，有你一个！”又说，明晚六点鐘在俱乐部会齐。说完他就匆匆地走了。

从第二天起我就参加了京剧研究组的活动。我们的研究组不只是演京剧，在这里还可以听到关内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领导研究组活动的肖孟田和陈远亭还和大家商量如何对付鬼子的压迫，他俩还和大家讲穷人——工人、农民必须团结起来；推翻旧社会的统治才能得到解放等革命道理。我想，我们是有地下党领导着。

有一天，我在厂里碰到王树森，正好旁边没有人，他说：“老于，今后说话、行动要注意，特务现在注意我们了，肖孟田告诉我，最近这些日子，咱们排练四郎探母，每次都发现有特务混进来监视我们。昨天演四郎探母时，有两个坏

家伙来捣乱，被我們的人赶跑了……”

果然，沒过多久，在一天半夜里，我在梦中被“砰，砰”的敲门声惊醒，我开了門，四、五个歪戴帽子、斜瞪眼的宪兵队的特务就闖进屋来。我問：“什么事啊？”一个特务过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嘴里罵着：“混蛋！什么事你自己还不知道！”这几个特务在我家里进行了全部搜查，把書籍、信件、相片等全部拿走了。并把我推进小汽車送到車站警备队，押在一个小黑屋子里。

过了两天，特务把我带到另一个屋子里去审讯，屋子正中放着一个桌子，桌子旁坐着一个鬼子，桌子上放着一把雪亮的日本軍刀和一支手枪，桌子对面有一条长板凳，叫我坐在这条板凳上。鬼子旁边还站着两个特务，有一个手里拿着一条皮带。这三个家伙都象凶神恶煞似的，屋子很暗，阴气森森的，活象是到了閻王殿。

鬼子首先問我：“于，你的共产党是不是？”“不是，我不是共产党。”我馬上回答了他。鬼子提高了嗓子問：“什么不是，你的撒謊的有！什么你的苏联說話的会。”我說：“我不是共产党，苏联說話我不知道。”“八嘎牙魯！你的說誰的共产党的是？”鬼子有点发怒了，我說：“我不知道！”“庫拉！”鬼子发怒了，把桌子上的軍刀拿起对着我說：“你的撒謊，这个的給！”鬼子发瘋似地叫喊着：“你的說，誰的共产党的是？”我沒有回答。一个特务看我沒有回答，走到我跟前一把扯住我的上衣領口，把我用力扯起，拿起手枪对着我的脑袋，威胁我說：

“你不說，就枪毙你！”我还是沒有說什么。那一个特务也过來說道：“不給你点厉害尝尝，你不能說！”这两个特务把我綁在板凳上灌凉水，一会儿就把我噲昏了。我苏醒过来，还是

叫我回答誰是共产党，我还是說不知道，鬼子沒有办法，就又把我也送回原来的小黑屋里。

在車站警备队共坐了一个多月半。鬼子三天两头审讯我，每次都是严刑拷打：灌凉水，用烟头烧，铁棍烙，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以后我又被押到道外水上警备队的牢房里关了二十多天，也是三天两头审讯，严刑逼我供出誰是共产党员。后来鬼子看从我身上实在得不到什么线索才把我释放了。出獄以后听说陈远亭在獄中被鬼子弄死了，还有好几个同志也在獄中牺牲了。这更激起我对鬼子的仇恨。

从那以后，工人的京剧小组解散了，但是工人们对日本鬼子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从被捕到出獄，前后是五十二天，这使我精神上和身体上受了很大损失，但却增加了我对帝国主义强盗的仇恨，更坚定了我和这些强盗斗争的决心。

(會計員 曲紹业 記)

## “挤出去！”

老工人 王延芝

日伪统治时期，咱们三十六棚大厂子工友的生活够苦的了。家家是上半月喝稀粥，下半月挨饿。每天早晨汽笛一声尖叫，工人们便空着肚子去上班。别说干活，就是拿起工具也象拿着千斤（垫）一样——越拿越沉。没等伸手干活，身上早就流虚汗了。这时谁要是歇一下，让鬼子看见，上去就打，“八嘎，八嘎”骂不绝口。于是大伙便想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付鬼子。当时工友们口头上流传着这么两句话：“鬼子不打懒的，专打没长眼的。”“磨洋工，磨洋工，拉屎尿尿三点钟。”光磨洋工胡弄鬼子也不是解决肚子饿的办法呀！有些人被迫离开了工厂，另谋生路。我从小跟父亲在工厂干活，虽说挨饿受气，可一呆长了，怎么也不愿挪地方。再说到哪，还不是一样挨打受骂。每回当我看见那些忍痛砸坏工具离开工厂的人，心里真难受。起初我看到家里老人孩子饿的直叫唤，也想离开工厂，可又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咬一咬牙，一天天往下硬挺，心里总盼望能有一天吃上饱饭。这样又拖了半年。这时有些胆大的人就偷偷地往外拿东西换口饭吃。最初是在兜里揣上几块煤，以后胆子大了，只要是随手能拿的，就拿走。除了鬼子以外，几乎每个工友，都知道有人往外拿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国的，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我们能饿着肚子，瞧着鬼子拿走吗？为了方便，把煤块往肩

上一搭，上面再搭件衣服，就往外走，可是到門口总被截下，輕的挨頓罵，重的挨頓打。往后又用飯盒子或者把棉大衣里的破棉花掏空了装上煤。我也用这种办法，果然拿出去了。

大家在往家拿东西当中，更加强了团結。如鬼子在一号門增崗搜身，大伙便秘密的一个传一个：“下班別走一号門，那里有狗咬人。”于是下班誰也不走一号門了。

我們在客車厂干活的木工，有时还能拿些白布。每回客車厂修L5型車时，背靠后面都釘一块白布。有些人就想出招来，在沒釘背靠前把白布撕下来，然后把光秃秃的背靠上到墙皮上，鬼子做梦也沒想到白布少了。拿布时，大伙一块拿的时候多，因为人多胆子也大。每回拿的时候，車的两头放上崗哨，剩下的人一齐动手，一会就把全車的布撕光了。大伙一分，迭成长带子，纏到腰上，但这样还不保险，我又想出个好办法，把布塞到坐席底下和不易发现的地方，这样一旦发现了，也找不出誰干的；再說咱也有話可說，就說是干活拉下的，鬼子一点办法也沒有。

我們不但拿东西，还找机会破坏和浪費材料。我們客車厂工人每回跟新修車試运回来，走到松花江鉄桥上时，便把装得滿滿的釘子、工具，成桶的扔下江去。大伙看到激起的浪花，痛快极了。

这一天是星期六，每周搜身最厉害的一天，汽笛一响，大家丢下工具，自己拿好自己要拿的东西，急急忙忙往回走。等走到門口一看，却沒料到那个站崗的狗腿子把大門关上了，只留个小門，挨个渾身上下仔細的搜。我一看这形势，用內行的眼看了大伙一下，知道拿东西的不少。这工夫，我心里直跳。心想糟了，象这么搜，一个也跑不了。看样子鬼子事

先都布置了，走别的門也出不去。大伙紧紧的挤在門口，却没有一个往回走的。眼看被搜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正在这节骨眼上，不知誰喊了一声：“挤出去！”这一喊，大伙如梦初醒，于是接着一声呐喊，大家一块往外挤。站崗的狗腿子，赶快把門插死。一边叫嚷着一边举起枪把左右掄着。有些人被打的头破血流，但后边的还是一股劲地往外挤。狗腿子看实在挡不住了，便“啪”的打了一枪。大伙一听枪响，不觉一愣，人群一下停止不动了。这时候，狗腿子更是洋洋得意，嘴里不三不四的罵着，掄起枪把又打起来。我一看，真把五脏都气炸了，心想：狗崽子，讓你得不到好死！我忘記了一切，拾起块砖头照准他的脑袋狠狠打过去。那个狗崽子冷不防这一招，吓的使劲往旁边一閃身。这工夫大伙一看是个机会，靠大門的馬上拉开門栓，哄的一下，連狗腿子在內一块挤出門外。人們象一股巨浪直往外冲，吓的狗腿子站在旁边也不敢管了。大伙一挤出門，就很快分头跑开。等一队全副武装的鬼子赶来时，我們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工人 李文經 記)

## 回忆董立全同志

女工 趙桂蘭

我的丈夫叫董立全。凡認識他的人都說他講義氣够朋友，肯幫助為難的工友們。他成天埋頭干活也不多說一句話，大家稱他大姑娘。我倆結婚以來，從沒有紅過一次臉。結婚不久，我倆就搬到三棵樹去住。（日偽統治前哈爾濱鐵路大廠原是老北鐵，工人享受過較好的福利待遇，敵人為了分化工人，破壞團結，把機車廠的一部分工人轉到三棵樹，原來修理機車部分改為替日偽修炮車。）有時候，別人下班回來了，董立全還沒回來，問他，他說有事。有時他招家來一幫好弟兄，就對我打發出門，我犯了疑就問他，他又說：“你在家悶了一天，到叔伯嫂子家串門去吧！”我那時真傻，一點也沒想到他們是在開會，商量國家大事呢！可是過幾天，就聽說廠里發現了共產黨的標語，我也沒朝董立全身上想。

有一次，在道外鐵工廠干活的劉先生來了，董立全和他一見面就在一塊說悄悄話。劉先生為人和藹，對我們的孩子也有說有笑，據立全告訴我，是他幫助立全成家的。這時我們生活也很困難，他也常接濟我們，我當時想世界上每個人都變得象劉先生那樣，那該多好呀！——解放以後我才知道劉先生是共產黨員，是省委統戰部部長，是他培養教育董立全，幫助他成立鐵路大廠的地下黨支部。

1939年秋天，董立全回河北去探母親。他是十四歲那年離

家到哈尔滨的，已经有十四、五年没回家了，这年回去恰好碰上发大水，从保定下车坐船走，半路上就被胡子抢了，原来他是去找八路军的，因为被抢劫没有找到关系又回来了。

1942年，鬼子汉奸到处抓人、杀人，那日月真象是把脑瓜子栓在腰里过日子呀！董立全那天突然说要出门，临走前穿上我才做好的新鞋，那双鞋底有一个大姆指厚，回来时一双新鞋的底都磨完了，脚趾都露出来了。我寻思他的脚莫非是铁铸的？没半月工夫，一双鞋穿成这样。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到山里找刘先生去了。这次他在家住了一夜，把家安排一下，第二天一早又走了。临走时说：“三年五年不一定能回来，你拉扯着孩子等着我。”我想树挪死，人挪活！在这厂里挣的还不够喝个半饱呢！走就走吧！

他走不久，我生下第二胎。一家几口张着嘴等吃，当的当，卖的卖。没想到十冬腊月天，厂里的警备队就把我们母子三个撵到大街上，说厂里等着要房子。在那冷风飘雪的日子，一家子大哭小叫，那凄惨劲儿，现在想来也心酸呀！在旧社会真没法生活呀！我要屁股后面没有两个小疙瘩，也跑进关去找八路军！

为了等董立全，为了两个孩子，只好搬到三十六棚娘家来住。娘家我亲生父亲早已故去了，母亲带了我哥哥俩再嫁了。后父在铁路大厂是个卖“老脖带”的工人，挣的还养不活一大家人，穷得睡不上一条炕席。穷不穷总算有个窝了，亲不亲总还有个母亲呀！在这儿，天不亮我把两个孩子托给母亲，就到外县去贩白菜。啊，那些鬼子汉奸队，动不动就用枪托子打我的背，还把白菜给扔下火车。下车拣去吧，怕车开了，不拣吧，那是养家活口的血本，死活得把白菜弄回哈尔滨。

奇怪的是我娘家对門的姓徐的警察所长，三天两头来串門，尽向我母亲打听她女婿的消息。而董立全出門几个月也沒来一封信。这时抓共产党更猖獗啦，我虽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员，可我也知道姓徐的常来，等于黄鼠狼給鷄来拜年，总不是好事，我总躲得他远远的。

1944年二月初二，我后父一早上班，一去竟沒回来，那天正是我母亲生小妹妹滿月。母亲和我进厂去打听，向工友們打听，也沒找到头緒。母亲还到警察所去报人失，見了姓徐的向他打听，姓徐的說：“他喝醉酒惹事蹲牢了，叫你女婿来保他！”不要說董立全毫无音信，就有消息也沒条件去保他呀！姓徐的还是三天两头来家，仍装作关心我后父，也打听立全的消息。我那天不在家，母亲竟把立全說可能回来的信給他看了，以后姓徐的更来得勤了。二月初八，立全突然回来了，才下火車进門，就进来两个便衣，一进門就凶狠狠地說：“你們家有违法的东西，翻！”我母亲說：“唉哟，我們全是好工人，今几个我女婿才来家，也沒捎什么东西，要翻就翻吧！”那便衣馬上对立全說：“好，不用翻了，你跟我到外面去說句話。”立全想穿件衣服，也沒讓，他才到門口，后面上来人，用枪頂着他上了早已停在那儿的汽車走了。

这日月真是天昏地暗呀！我母女俩的两个丈夫全叫捕走了，他們朝哪儿去了呀！我們就沿着馬路追去，人哪能追上汽車呢！早已无影无踪了。二月天刺骨的寒风，直朝我們哭嚎着的嘴里灌，滿肚子灌滿了冷风。眼泪掉在臉頰上，象冰凌那么挂着也不知道痛，从早到晚一直走，到哪儿找他去呢？天黑尽了，路灯還沒亮，不得不回到家来，我母女俩抱起自己的孩子喂奶，我整天一滴水未进口哪有奶水呀！孩子含着

冰凉的奶头，拼命地哭，小嗓門都哭哑了，以后再沒劲儿哭了，我神呆呆地抱着小女儿，望着她四肢一挺，活活地餓死在我胳膊腕里。——这叫什麼日子呀！共产党要救国，要大家不做亡国奴，这又犯了什麼法呀！立全和他老爷被拉走了，还把我孩子逼死了，这么一个娃娃又有什么罪呢！

立全进牢后一直沒消息，我成天象在梦里过日子，象着了魔那么想立全，想以后的日子。过了很久，突然接到香坊牢獄来一个通知，說可以去探牢，我高兴得什麼也不顧了，一口气奔到香坊牢獄。那儿，董立全一伙人睡在洋灰地上，身强力壮的他被折磨得已經不象人样了，他怕我看到他的伤会难过，一个劲用麻袋盖着他的两条又烂又肿的腿……我再也忍不住哭了！我把这些日子所受的痛苦經歷，孩子的死去，全部从眼泪里流出来，但是我竟沒有說一句話，沒有告訴他一句話。他倒象沒事那样安慰我，尽說些他想大小子，要吃餃子的閑話，最后見我不哭了才說：“你要見着刘先生，你告訴他，我們都好。”我忍着眼泪回家来了，到了家就忙着給他包餃子——那时候哪能买到白面，等我千方百計整好餃子還沒等送去，牢獄又送来通知，叫我去領尸了……真沒想到，一个人人称贊的共产党人，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輕人，为了子孙們过好日子，他就这么牺牲了。我得到这个消息，天旋地轉，再也起不来了。

现在我儿子长大了，我也进厂在鋼鐵战綫上当个小兵。我丈夫牺牲十四年了，他要活着，看到我們的今天，他一定会說，这日子，比他想的更好哇！我們的生活比早先要强多少倍？我沒法来計算。我有这样的生活更时刻不忘記死去的丈夫，不忘記和我丈夫一样的同志們！我說这些，是为了永远不会經歷到父亲那代的孩子們，为了讓孩子了解父亲那一代的經歷与斗争，应该百倍千倍的工作。

(宋 珺 記)

## 往 事

机械車間副主任 苏 广 銘

有的同志和我开玩笑，說我越老越年輕，越老越灵巧，有时我自己也这样想，为什么我現在比过去年輕，灵巧，劲头更大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有党。如果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的苏广銘。

每当我一走进車間，心里就热呼呼的，有一股不可克制的力量，使我好好的干活，使我鑽研。我現在当了車間科普学院的院长，业余工厂的厂长，每当困难时党无时无刻不来支持我。同志們也来鼓励我，帮助我。我能有今天，因此我对誰也不保守。按党指的路，尽我力量帮助年輕的一代。談到这儿，我又要想到过去；提到过去我就会心酸。

我清楚記得1942年11月20日那天早晨，我上班看見日本鬼子正在旋活。——那时那种床子只有日本人才学，而我却很喜欢鑽研技术，所以我就凑到他車床前看看，真沒想到我刚站定，那个日本鬼子不分青紅皂白，冷丁給我一个嘴巴子，打的我眼前金星乱冒，不禁流下热泪来。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心想这真是奴隶生活啊，还鑽什么技术！

那天回到家里，我第三个孩子有病躺在炕上，喂他吃飯，他看見橡子面窝窝头就哇哇直哭，哭的我的心都碎了。孩子病了沒錢治，每天吃橡子面，大人都膩味了，有病的孩子更不爱吃，可是，不吃它又吃啥呢！正当我走头无路，心里

发煩的时候，邻居老徐叫我一同去江北买苞米面給孩子吃。当天晚上半夜十二点鐘，我們一伙四十多人就动身了。

一出大門，北风呼呼地刮着，刮在我脸上象刀割似的。我个子小，在冰道上走，既迈不开步，又很吃力；既担心滑，又担心背后会不会有人抓我。就这样提心吊胆走了二十多里路，才走到一家农民弟兄家里。进門一看，他的磨被日本鬼子和汉奸給封上了，来时的一团高兴立刻拋到九霄云外。但是农民兄弟听我們說明来意后，仍很同情我們，想尽办法匀給我們点苞米面，而且还热情的招待我們，我想工人农民永远是一家，共患难，同甘苦。我动身回来时已經是半夜两点多鐘了。那时正下着雪，路更难走了。我扛着苞米面口袋，走的更慢，四十多个人七零八落都走散了。当时我又急又怕，怕跟不上大伙，走錯了路被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抓去，一抓去輕則把苞米面全部沒收，重的还要挨打受罰。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脚掉进沟里上不来了，掙扎了半天才爬起来。这时一个人影也沒有，更追不上大伙了。风越刮越猛，冻的我直打哆嗦，双手似乎也失去了知觉。不小心竟尿在褲子里了，順着脚往下流，又冷又急，那滋味真不是人受得了的，挨到家里已經四点多鐘了。我忙着叫爱人給烤褲子，自己迷迷糊糊地在炕上躺一会儿。第二天天不亮，我只好穿上那条半干半湿又硬又臊的褲子去上班，在旧社会我哪来第二条褲子！

千辛万苦搗騰回来这点苞米面也解决不了問題。过了几天，趁着星期日，我又和我們車間工人郑元仆上陶賴昭弄到二十斤高粱米，我又买了二十个鷄蛋，高高兴兴忙着回家。不巧，回来在火車上被特务警察发现了。不容分說就把我們俩抓下車去，送进警务队。一进門，一个日本鬼子就把我們

大罵一通，東西全部沒收不算，還要罰款；一翻我們兜一個子兒也沒有，他呸了一聲，叫我們滾出去，一脚就把我們踢出門來。當時我真是敢怒不敢言，又是喜又是愁。喜的是很快被放出來，愁的是買米的錢是借的，回家沒錢還，孩子還有病等着吃粥，這可怎麼辦呢？……我帶着一肚子愁往車站上走，車早開了，只好等下次車。第二天早上一到家，孩子哭着叫爸爸，要粥吃，我低下頭一句話也沒說，我愛人一看就明白了，她也在一旁犯愁，但她還打起精神來勸我。那時，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別說日本鬼子那樣凶狠，不讓中國人鑽技術，就是讓鑽，在生活的重壓下誰還有這個心思呢，又怎能不顯得老呢！

現在各項工作都是蓬蓬勃勃，我要和大伙一起鑽研，一起造土機床。同樣一個人，在兩個時代結果卻不一樣，現在我們無所顧忌，我們就可以頂天立地干起來。

## 穿上父亲的工作服

李春來

1944年初夏的一天黄昏，我和一群孩子贪婪地玩耍着。他们背着书包，围着那个日本妓院的小白楼跑来跑去，互相追逐。忽然传来一阵叫喊声：“昌囤，昌囤，快回家吧，你爸爸得急病啦！”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孩子们都瞪着眼睛。只见王大嬸焦急地走过来，匆忙地拉着我就往家走。一面走一面埋怨我说：“你还顾着玩！家里都急死啦！”我被她拉着，气呼呼地往家跑。

走进家门口一看，屋里已经挤满了人，我用力挤了进去。只见父亲双目紧闭，倒在床上。母亲紧锁眉头，在一旁抹泪，见我进来，她的眼泪刷的掉下来。姐姐把我拉到背后说：“爸爸下班后，从工厂往家背一麻袋木棒子，半路上突然不省人事，别人把他架回来的。”说着，姐姐的泪水已经流满了脸，最后一句话已泣不成声了。

妈，姐姐都痛苦地流着眼泪，我心里也难过极了，该怎么办呢？要是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全家七口又怎么活下去啊！母亲是老病身子，除了年长的姐姐以外，全家没有一个劳动力。那时我才十四岁，虽说不太懂事，但想着想着，也大哭起来。

第二天清晨，父亲死了。抱着重病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昏死过去。年幼的弟弟妹妹拉着母亲的衣襟在拼命

哭叫，亲友們都流下了眼泪。靠大家帮忙，才把父亲的尸体送出去。

父亲一死，困难来了，按当时鬼子的規定，在工厂做工的人死后一个月就得搬出铁路住宅。往哪搬呢？大家都为这事发愁。我找到和我父亲在一个車間做工的于書通叔叔，經過他們商量，立即派人去恳求鬼子收容我入厂做工，好住厂里的房子。母亲为了讓我进厂，求亲告友地借了点錢，又托人买了礼物送給翻譯官，求他帮忙。因为花了錢，鬼子才勉强答应了，但要我和妹妹两个人进厂做工，才允許住这間房子。从此，我和十三岁的妹妹輟学了。我穿起父亲遗留下的寬大的工作服，含着眼泪，怀着仇恨，走进了工厂。

鑄件組里，差不多都是一些被生活逼迫而失去了父亲，不得不背起沉重的生活重担的一群十四、五岁的孩子們。由于遭受鬼子的百般折磨，一个个变得日益沉默寡言了。我們看到师傅手艺高，能多拿几个錢，也产生一种愿望——真正学点手艺，将来可以多賺錢，維持家用。可是，鬼子象瘋了似的逼着工人們多干活，連我們这群刚进厂的孩子也不例外。鬼子为了監視我們，专派了一个人看管。这个人眼睛长的小，俺們都叫他“小瞎子”。“小瞎子”一天到晚尽在車間里叫喊：“大大的干活！大大的干活……”我們就在恐惧而又精疲力倦的情况下，干着力不胜任的活儿。

記得和我同天进厂的小伙伴张学福，他只有十五岁。由于他个子长的又高又大，第一天进厂就給“小瞎子”盯上了，千方百计讓他多干活。第二天，张学福为了想学点手艺，偷偷地看老师傅怎么干。沒想到就因为这个挨了“小瞎子”一頓打。这还不算，“小瞎子”还給他規定工作量，要他白班做

出落砂机铁星四十箱，夜班做出八箱。张学福哪里知道鬼子的毒辣手段，只好一边干活，一边看师傅们怎么干，这样一来更没法完成任务。第二天，“小瞎子”就把他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张学福经受了这场委屈，精神颓丧极了。有一次悄悄地对我说：“不干了，这样下去不知要挨多少打。”可是生活重担压得他不能脱身，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干下去。

这年七月，车间里突然传开了一个消息：恶贯满盈的“小瞎子”病死了！我们高兴极了，互相奔走相告，满以为翻身了，可以自由地学学手艺、唱唱歌子了，多日不见的欢笑声，一下子象洪水般在车间漫开了。可是过不了两天，鬼子又派来一个叫“山下”的鬼子。这人长的肥头胖脑，眼上卡着黑镜子，眯眯着两只蛤蟆眼睛，整天东张西望地看着我们。我们背后管他叫“老母猪”。“老母猪”的到来，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幸。这小子张口就骂，伸手就打，有时随意把你叫过去，拉住你的双手，用不知从那儿学来的两句骂人的中国话骂你。瞧他那副蠢相，真叫你哭笑不得。我们又气又恨，但又只好躲着他。这种学徒生活，说来令人心痛，真是马尾穿豆腐——不能提。

## 第六个儿子

女工朱空云

我們工厂里許多同志都在写工厂史，有些年輕的同志也叫我写写过去的悲惨生活。本来我不想写，但是一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不免就要想起过去的痛苦，尤其是象我这样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婆子，在党的关怀下我有了工作，使我这颗枯死的心又复活了，又发出了新綠的嫩芽，所以我便拿起笔来写了这段故事。

我講的是伪滿的事情。我們全家九口人，丈夫孙耀亭，是铁路工厂貨車車間瓦斯工人，五个孩子，还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我們住在經緯十二趟街十号，院內的一間八米大小的小土房，是一間地下室，窗台和地面一般平，常年不見太阳。每到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的屋里下小的，一到下雨就要全家人拿盆拿碗的接水，常常是整宿不能睡覺。就是这样的房子，每月的房租还要六元錢。就在这么大的小屋子里，除了人以外什么也沒有，連块破鏡子都沒有，只有两床破被，一口破鍋，几双长短不齐的筷子，几个缺边的碗。床上經常放着两架紡綫車子，我和老人們在家也是紧忙活，还是不能糊口。

1942年的腊月初一那天，下班的汽笛响过了，这时，被强制劳动了一天的、象囚犯一样的工人們，低着头，愁眉苦脸地走出工厂的大門，都默默地奔向自己那貧困的家庭。

七点多鐘的时候还不見我丈夫回来，我焦急的去找同厂的吳尙海打听，吳尙海大哥叹息着告訴我說：“今天厂子里又抓走十几个人，不知抓走的都是誰。”說完他还安慰了我几句，我这顆冒了火的心怎么能安下呢！于是我拖着个将要临产的笨重身体，便向工厂走去，还没等走到門口，迎面便看見我丈夫低着个头，滿面泪痕的走来。我和他打招呼，他也沒理我，只是从牙縫里挤出一句：“你先回家吧！”說完他便一直朝着吳大哥家走去，我也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

吳大哥正为我丈夫沒回来而焦急着，我丈夫一进门二句話沒說便落泪了。原来事情是这样：下班后，我丈夫刚走出一号門，房东正在等着他，房东恶狠狠地把他从人群里拖出来。和我丈夫同組干活的侯占吉，一看事情不好便也跟了过去。原来是我們的房錢到期了，沒給房东送去。他便指着我丈夫罵道：“你不住就搬家，我好招別人，十二块钱一个月，上打一年的房租，你今天不給錢明天就搬家。”我丈夫吓的沒敢回話，呆了半天才說了句，“再容三、五天我想办法給您送去。”房东便大怒道：“你們这帮穷鬼，少廢話，給我滾蛋。”說完抬手便打，一巴掌落下去，我丈夫便鼻口流血。侯占吉一看便一步搶上去，大手抓住房东，朝着房东的前胸便是几拳，房东一看事不好，便溜走了，最后还指着老侯說：“冤有头債有主，咱俩說不着。”这时許多工友都围上来，不知誰带头喊：打的好！打呀！大家一齐喊着，房东吓的象夹尾巴狗似的一溜烟地跑了。

那天的夜里，吳大哥沒敢叫我丈夫回家，恐怕有人来找麻煩。我只好硬着头皮回家去，我心里想着，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一定要沉着，随机应变。到家收拾点飯，我刚端

起飯碗，便听到急促的敲門声，接着便是大喊：“開門！”当我把門勾拿开，房东一脚把門踢开，門板正好碰在我的头上，当时便起了个大疙瘩，一个警察跟在房东身后，一看便大笑着說：“太有意思啦，来个大碰头。”当时我又生气，又害怕，心也跳，脸也发烧，但是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他們的話。正在吃飯的孩子們吓的都鑽在牆角里，警察用两只賊眼环視了小屋的周围說：“今天不給錢就把这点破东西給她扔出去。”說着就去拿那两床破被，几个孩子看要拿那全家唯一的財產，便都哭起来，当时我气的渾身发抖，嘴唇顫动着，說不出話来，最后我尽力的忍住气說：“房东先生，再等三两天，就給您送去。”警察在一旁冷笑道：“你拿什么当錢？”我真是气极了，便气愤地說：“卖孩子也給錢。”警察用斜眼看着我，咧着大嘴，无耻地說：“卖孩子誰要，卖你嗎，我对付几天。”当时气得我心都要崩出来，本想罵他几句，但我又想起这不是硬碰的时候，我强忍硬压的忍下去。最后还是吳大哥把我們的組长請来，組长給房东和警察說了一些小話，并且出了保，保証三、两天把錢送去，房东和警察才算走了。这时候，痛恨、害羞，攪鬧着我这颗受尽折磨的心，不得不使我想起祖母，被地主侮辱而自杀，父母被地主迫害而奔走他乡。旧恨新愁一齐涌上心头，便放声大哭，孩子們看媽媽哭，也都哭起来，老人更难过，小屋里是一片哭声，四邻也有的跟着哭起来。

我的丈夫一夜沒合眼，想那六元錢到哪里去借，老婆要生孩子，家里沒有隔夜之粮，房东撵搬家，如果借不到怎么办？警察的怪象，房东的罵声，不时地出現在他的眼前。天還沒太亮，才四点半鐘，严冬的拂晓，冷风刺骨，寒气逼人，尤其是哈尔滨面临着松花江，江水結成坚冰，一望无边，好

象天連着雪，雪連着冰，冰雪相連，顯得更冷，穿江風卷着細沙粒般的雪塊，猖狂地隨着西北風吹向江南。我丈夫就在這時候，頂着寒風到偏臉子安順街，求借范大娘去了。當我丈夫把急等用錢的事告訴了大娘之後，范大娘搖着頭說：“離年近了，誰有錢往外借，今天是臘月十五啦，有錢的人都準備過年。”

“三天不交錢就得搬家，現在滴水成冰的時候我可往哪裏搬呢？我老婆又要生孩子，我真養不起啦！這可怎麼辦？”說着他便難過的把頭低下去。范大娘看他那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也很着急，忽然她象想起了一件高興的事情似地說：

“有個皮鋪的老板想要买个男孩子，可能多出些價錢，我看你們生了男孩就賣給他，先把錢支出來，把房錢交上再說。”

我丈夫來不及想到自己的親骨肉就這樣還沒等出生就賣掉了，他忙着答應了這個辦法。范大娘忙着跑去拿來了六元錢，老板娘說是每月利息一元，等孩子生下來再算賬。我丈夫手拿着高利貸的錢，拖着疲倦的身子，無精打采的給房東送去了。

時間不停的過着，這天是臘月廿三祭灶的日子，有錢的人們都買灶糖，包餃子，可是我家卻沒有下鍋的米。我丈夫提着半飯盒剩飯上班去，他正在低着頭髮愁的走着，對面來了個人很遠就喊：“老孫，你低頭想揀錢哪？”這個人是運輸車間工友姜爾亭，為人很直爽，愛幫助人，大家都叫他冒失鬼。我丈夫不耐煩地說：“別鬧了，都把我愁死啦，今天早晨沒吃飯，晚上還沒有下鍋的米呢。”老姜一聽便說：“愁能愁出米來嗎？跟我去雙城背點苞米面吃吧。”老姜隨手就掏出兩元錢，

叫我丈夫先送回家。誰想到人穷时气也背，就在那天夜里，我丈夫背着四十斤苞米面，刚走到彩虹桥就被日本鬼子当经济犯給抓去了。全家人在等着背回粮食来呢，可是等呀，等呀，一天，两天过去了，还不見他回来，我就知道是出了不幸的事啦。老姜給的两元錢也花光了，这天已經是腊月二十八啦，別人家忙着过年，我們家却是吃烧皆无，窗外是白茫茫的大雪，屋里是清鍋冷灶。大孩子吵冷，小孩子叫餓，真是別人过年我过关。丈夫还没有音信，我还要生产，这些苦难，层迭的折磨着我們穷人，怎么能活下去哪！就这样，还有个警察忽然闖进来，他告訴我，說我丈夫押在道里分局，說他要被子，要好吃的和十元錢。我一看就知道这又是来敲詐的。錢，我沒有，被子我也沒叫拿，气的那个看守警罵咧咧地走了。第二天我拿了三个苞米餅子，拖着笨重的身子去分局給他送飯，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小黑屋，找着看守警，一看正是到我家去敲詐的家伙，他一看見我，便沒好气地說：“你他媽的，不是沒好吃的嗎？还送什么？”說着把小門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只好流着眼泪回家了。好不容易盼到正月初六的下午，有一个和我丈夫押在同屋的犯人来送信，說是我丈夫已判出来了，罰金一百元，得赶快去筹款，不然就要送去当劳工。我只好又去找范大娘借高利貸，答应生了男孩子后就还，如果生女孩子再想办法，每月利錢是十元。从此后，我們的生活就更困难了，債染了一百余元，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只好盼着生个男孩子。

正月十二日的晚上，外面刮着狂风大雪，我已經在痛苦中掙扎了两个昼夜，还没有生下来，我看着床上橫七豎八的孩子們，老太太坐在屋角里发愁，我丈夫站在地下发呆。等吳大

嫂过来的时候，我已經渾身一点气力也沒有了，她急忙催促我丈夫去接医生，我丈夫迟迟地說：“沒有錢，人家能來嗎？”

“沒有錢也得想办法，她要死了，你們可怎么过呀！”

我丈夫实在沒有办法，便去把济坤助产士接來。当大夫要給我打針的时候，我忙阻拦着說：“不用打針，我們沒有錢。”感动得大夫也叹息着說：

“不要錢，你放心，保你大人孩子平安无事。”

第二天早晨還沒生，大夫都有些不敢保了。上班的汽笛象追命似地叫着，我丈夫还站在地上不动，我便着急地說：

“你还不快上班去，你在家能替我死嗎？不上班又要扣工錢啦。”他听我这样說，便怀着沉痛的心情，餓着肚子走出去了。

我昏昏沉沉的，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第六个孩子“哇”地一声降生了，当我清醒一点的时候，我忙問：“是男孩？女孩？”

“是个大胖小子！”

我們全家都高兴，几个孩子围上来看新生的小弟弟，老人們的臉上也呈現着笑容，我心里好象悬了块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似的輕松，心里想：我这一百多元的印子錢算有了靠头。

晚上我丈夫回来了，他的脸色很难看，一天的疲劳和飢餓折磨得他无精打采。当他走到新生的儿子面前，脸色更是灰暗暗的，他不錯眼珠地看着孩子那紅朴朴的小臉，不由地眼泪成珠成串地滾下来，从他那件破棉袄襟上淌下去。我这时也忍不住地哭起来，孩子們，还有老人們也跟着抹起眼泪，一家子哭成个团。

哭着哭着，我丈夫突然說了一句：

“我当兵去。把孩子留下！”

因为当兵可以馬上得到一笔养家費。說着他一步闖出去，我掙扎着爬起来，想抓住他，但是已經晚了。

一笔养家費領到手，还了債，我丈夫也就被生活逼迫給日本鬼子当了兵，发到黑河去了。

因为貧困，我的丈夫身体非常不好，連根大枪都扛不动了，于是沒几个月，日本鬼子便把他撵了回来，又进了大工厂做工。

## 压延工人的斗争

老工人 孙福 胡有昌 王益昆

光复前两年，在小鬼子统治下的工人，生活恶劣到顶点了。吃的是什么样的高粱米和玉米面啊？在淘米的时候，米带着糠沉到水底下去，糠皮在水上漂起厚厚的一层，你淘一遍、两遍、三遍、五遍……总不会把上面的糠，全都淘的干干净净，用这种米做出来的饭，又紫、又黑，吃起来沙沙作响。发霉的玉米面做出来的大饼子，放在嘴里一嚼，辣滋滋的，酸溜溜的，苦不饒的真难吃啊，到了后来这还算好的呢，橡子面更难吃啦。

咱们人就是吃着这种猪狗不如的饭食，一个个脸上黄的没一点血色，瘦的嘴尖，眼大，三根筋挑着头。这样还要一天给小鬼子干十个钟头的活，这还不算，特务、狗腿子到处都是。茶馆、饭馆、剧院、影院到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告诫。不管是什么地方，要是三两个人在一块唠唠，就拿你当政治犯，抓起来下狱问罪，工厂里就是这样不明不白被抓起来下落不明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对咱们尽管就是这样吧，也一样弄的小鬼子手忙脚乱，束手无策。

象弹簧一样，压的越紧，弹的越高。鬼子对咱们越来越厉害，咱们也就越来越齐心，跟鬼子耍的方法也就越来越多、越妙。不用商量，也不用先告诉，只要挤一挤眼睛，做一个手势，或者用钳子照机架敲几下，所有在鞭子上干活的

人，就能跟一个人一样，要怎样干就怎样干。这时已经不象刚装上机器以后的时候啦，在机器上要的可妙着哩。

車飞快地轉着。咱們正被監視着，緊張的給小鬼子干着活。咱們人，一个个都人瘦力薄，干这样重的活，一会就累了，想歇一会，捞不着，就想办法；几个人同时把鉄向冷水里一沾，再等着都做好准备以后，一挤眼睛，几个人同时向輓子里送。你知道，鉄黑了比紅着硬度差十几倍啊，这样一干，車也被悶住了，輓子也頂坏了。“八嘎牙魯！眼睛的沒有！”小鬼子班长，眼看着光生气，沒有办法，只好說“修理修理，再坏了的不行”。咱們人，頂多有两个人去跟他修理机器，其余的人，当然可以坦坦然然的坐下来，到一边去休息，啥时候修理好了，咱啥时候再干活。有一回，咱們照样把鉄向冷水里一沾，几个人一起向輓子里一送，只听得“喀喳”一声，輓子跳了一下，就一动不动，悶住了，接着，电机“轟”的一声，噴出了一团火，把我們都吓了一跳。过去一看，电机蕊子都給蹺开啦，小鬼子把电机送到电灯厂去重纏的蕊子。这一回，咱們可歇了个大礼拜，一下就是二十多天！

除了这个办法外，有时候就用点砂子，向大瓦油眼里一放，机器轉过十来分鐘就冒烟了，一冒烟五金瓦就化了，又得刮，又得研，吊儿郎当又一天。还有时候，瞅着鬼子看不见，就在电动机的銅头上，涂上一层黄油，一開車就冒火花，要是開車的时间稍长一点，电机蕊子就开焊，一开焊，又不能干活，小鬼子又得去修理——你看，到了时候，小鬼子就得听咱們使喚哩！

有一天，压一小时的元鉄，咱們給小鬼子干的真欢啊，

小鬼子班长，一看就高兴地竖起了大姆指說：“你們的干活計大大好！”可是沒干了一点鐘，冷却台上就起了火。一起火，火苗儿就頂着屋頂，越烧越旺，小鬼子班长一看，就急了，一边罵着讓咱們赶快救火，他一边用麻袋沾上水，向火上扑。咱們不干也不行，也得装模做样的，小鬼子看見就給他紧忙活一点，看不見还是偷偷的歇着——連屋都烧光了才好呢，誰管这些閑事！

火，烧了一个来小时，冷却台底下的油全烧光啦，才灭了。这时小鬼子厂长到工地上来了，問我們为什么会发生火。我們說是“干的太快了”，这才是笑話呢，哪里是干的快慢的事啊！小鬼子向輓子瓦上浇油，被浇輓子的水一冲，全流到冷却台底下去了。我們一想，一吋的元鉄，压完了以后，溫度那么高，向冷却台上一堆，連烤再加上紅鉄皮向油里边掉，这样能不起火嗎？咱們人一挤眼，互相做了个手势，

“来！使劲干！”果然沒出所料，真的起了火，在沒起火以前，还受到小鬼子班长的夸奖哩，他哪里知道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咱們每天都給鬼子耍两招，弄的小鬼子班长，一会这里坏了，修一修；一会那里坏了，收拾收拾，讓他整天在咱們屁股后边忙活的够呛，可是干不出多少活来。鬼子厂长，到大賬房去，一劲的因为干不出活来挨熊，对咱們又沒办法，真成了风匣里的老鼠了——两头受气。到了后来，鬼子厂长請我們吃飯去，咱們白吃、白喝，当然都很高兴。他一看，以为咱們已經領会了他的意思，还一再囑咐我們，要在他的领导下，今后好好地工作，吃完飯后，高兴地把我們送出飯館。可是上了班，还是和从前一样，和机器“鬧着玩”，

“磨洋工”，活，还是那么多。大概他最后一招也用絕了，不得不辞了职。

接着，来了第二个鬼子厂长，这家伙真凶啊，刚来就三天两头打人，可是再凶点又怎么样呢？反正他不能整天看着咱们干活，看不见，该不干还是不干。有一次，咱们一晚上，一点活也没干出来。这时候鬼子班长，嫌咱们干的活少，又愁着明天交不了差，咱们在一边就给他出主意：“太君，外边大大有，拿进来称一称，明天再运出去。”小鬼子班长也不得不瞞过厂长的眼睛啊，真的照咱们说的那么做了。

“哼！小鬼子班长，要是有一线之路，也不会听咱们的話啊。”一位老工人很公正而又驕傲的給鬼子班长下了結論。

（工人 胡經源 記）

## 裝甲車

會計員 高兆貴

1944年的冬天，日本鬼子正处在将要灭亡的时候，对工人疯狂的統治和残酷的剝削达到頂点，吃橡子面，穿更生布，工人們被折磨的面黄肌瘦，象大烟鬼一样。別說干活，就是上下班走两趟，都觉得两眼冒金花。大家都以消极怠工来胡弄鬼子，当时普遍流传着一句話：“日本話不用学，过了今年用不着。”

軌道車組王师傅，曾受过“国事犯”的嫌疑，被鬼子抓去关了八个月，折磨的死去活来，出獄后，变的不爱說話了。一天，我們去找他商量事情，他一听是对付小鬼子，就說：“这好办，只要大家团結在一起，什么都不怕，对付鬼子的两只眼睛还不容易！”大伙一合計，就讓在事务所(办公室)門前干活的小于做通信員，鬼子一出門，小于就能先发现，立即開車，大伙一听到声音，也就操起工具，装模做样的干起来。有时鬼子一見工人忙的挺欢，就高兴地說：“頂好的干活哪……”說完就得意地走了。他刚一走，小于的車床“啪”地一声，关上啦。大家也各回原地，聊起天来。

二十天，就这样过去了，活沒干多少。鬼子又接到上司給他們的命令：要在十二月中旬，修好一台裝甲車。这下可把鬼子的眼睛都急紅了，每天紧的沒有轉眼工夫，可是只要他一走开，照旧是車床停轉人坐下。

有一天早晨，刚响过汽笛，我因为喝点苞米面糊糊，没等走到工厂，肚子里就空了，刚要干活就觉着两眼冒金花。这时孟师傅看见了，就将他拿来的生土豆给了我，叫我切切放在电炉子上烤烤吃。我光顾烤土豆了，没料到，小子的车床早已开起来了，收拾来不及了。一个鬼子怒气冲冲地奔来，走到我跟前未容我说，扯住我的脖领“啪啪”左右开弓就是一顿耳光子，将我烤的土豆踢了满地。这下可把我气炸了，心想：豁出来了！随手操起电炉子就要打去，这时王师傅急忙跑过来，抢下电炉子，踢了我一脚，骂了我一句：“你不要命啦！”接着给鬼子点了一下头，速说带推地把他推走了，小鬼子被我这一吓，也有点发慌，大家说了几句奉承话，也就借台阶下去了。

鬼子走后，王师傅对我说：“不能这样做，小伙子，记住，要报仇，得动心眼，现在正是时候！”这时，王师傅往四外看了一下，没人注意，便靠近我说：“你知道这台车是干什么用的？这是鬼子关东军用它来打抗日联军的。”我们正说着，对面案子上响了两声，王师傅急忙走了。

是啊！要报仇，得动脑筋，我开始在装甲车上打主意。

第二天，赵师傅叫我去研装甲车轴瓦，瓦要研不好，装甲车就不能动弹。我按着王师傅的话，四下五除二把瓦研完了，也没给它提油槽，由于心里着急，弄的满头是汗，鬼子走过来，看我头上有汗，就假惺惺地说：“大大的干活，顶好的……”我心里想：“去你妈的吧！”这时王师傅端了一碗凉水走到我跟前说：“来，喝了凉快点。”接过碗，我心里暗笑，王师傅知道已经得手，便走开了。

内燃机安装完啦，大小鬼子围在车间一步也不离开。车

組裝完后，开始試运。車慢慢地起動，走的正常，給上三閘加快速后，跑到机务段軸瓦坏了。这可把鬼子气坏了，眼睛瞪的象个鷄蛋，暴跳着“庫腊，八嘎”罵个不停，我們收拾了一下工具，又把車退回工厂。工作更紧了，每天不是十几个小时，而是昼夜的連勤。

裝甲車第二次試运，內燃机一点問題也沒有。这次检修沒叫徒工伸手，我只干点零活。师傅叫我到油庫取油，准备試运用，我找了两个桶刚要走，王师傅看了一下四下无人，很快地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瓶子，里面裝滿水，說：“再来一手！”随着做了个手势。我說：“明白了。”到油庫灌了两桶汽油，把大桶小桶都倒上了水。

第二天，刚响过上班的笛子，鬼子就跑出来叫喊着：“快！快快的干活！”大伙忙了一气，八点鐘到了，发車的两个鬼子早坐在車內，呆的象死猪一般。內燃机打着火开动了，車在鉄道上隆隆地向前蠕动，漸漸地开快，刚走出四号門，就听气缸嘎嘎地放起炮来，車由快到慢，由慢到停下来。两个鬼子咆哮如雷，拿着检查錘，象凶神一样，直接奔向油缸，把油沾了点，看看，象恶狼似地叫起来：“誰干的活，里边水的有！”这时他疯狂地罵着，看样子不能善罢甘休，我心想：他要是追究下去，我还是早点承認的好，不然会連累別人，特别是赵师傅，我們組，由他負責。这时，鬼子的錘子已奔赵师傅头上打去，我急忙跑去高喊：“住手！”鬼子瞪着两只牛眼又冲我来了，这时赵师傅看出了火色，急忙拉着小鬼子說：“太君，”指指油缸，“这里边大大的埋汰，洗洗沒有水的，外边来的，我的明天洗洗。”“快快的好啦！”鬼子半信半疑地說。因为每次入厂車，必須先洗洗缸，听赵师傅这么講，他

也就信以为真了。

推回厂，洗洗缸，换上汽油，已经黑天了，鬼子叫明天再试运。

这次试运，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目的地。鬼子吮着两个银包的大板牙，象疯狗似的吃着饺子：“米西，米西，这边的饺子大大的好……”

下午，开始往回发车，我们都挤在车里，九十里路，没到二小时就到了。我们在车旁闲谈，等候回厂。

在装甲车的前边有个机车，司炉一股劲地添煤、上水。刹时，一阵黑烟、白雾弥漫了整个车身。这时又有一台机车，吐着黑烟，直奔冲来！鬼子见了刚要喊，车已跑到跟前，只听咔嚓一声：这辆不知杀了多少革命志士的装甲车，变成了一堆废铁。

## 机器是我们的命根子

退休老工人 張墨林

1945年8月11日深夜，当我听到苏联飞机轟炸日本軍营的炸弹爆炸声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咱们已經胜利啦！嘴里不断地念叨着：“鬼子可完蛋啦！鬼子可完蛋啦！”第二天上了班，咱们人一見面，就嘖嘖喳喳地兴奋地議論着飞机轟炸的事。

这天上午开始，在南崗大直街上，挤滿了惊慌失措的鬼子兵，都全副武装，一批一批地登上了火車。听說，这时候苏联已經在黑河、滿洲里，向鬼子发起了进攻，这些鬼子是要开到前綫去的。接着，又听說伪軍紛紛起义。这时我們都更加坚定地相信：“鬼子是鍋台上的螃蟹——横行不了几时啦！”

八月十三日过午，鬼子們在賬房后边，支起了大鍋，切上了土豆子、大白菜、猪肉，点上火，做起菜来，还有几个鬼子，用鉄板除了除锈，就在上边烙起餅来。临下班前，小鬼子又用破車墙板，支起了一排排的长桌、长凳。下了班，咱们人一个也不叫走。这时，又从一号門推来了两桶酒，原来請咱们吃飯喝酒呢。咱们把飯也吃了，酒也喝了，可是都觉得鬼子的“請客”是很奇怪的。

吃完了飯，鬼子还不叫咱们走，这时，从压延車間的北門里，火車头把一輛平板車，頂到屋里来，吊車也开到北头去等着，原来小鬼子叫咱们拆机器。看样子是，一边拆，一边裝車，拆完了馬上运走。“小鬼子完蛋啦！想用一頓飯来換走机器！这不成，机器是我們的命根子！”每个人的心里，都

有这句沒有說出來的話，沒有想到的人，彼此使一个眼色，也就心中有数了。一开始拆机器，咱們人能磨就磨，能溜就溜，仅仅剩下几个溜不掉的工人，也是鬼子看見了就給他吊儿郎当地拆，看不見，就再装上。鬼子实在看的紧，就用手錘，把螺紋敲上两下。螺紋乱了，根本就擰不下来，可是，当着鬼子的面，还拿着扳子，使劲地扳呢。

拆下来的机器零件，小鬼子一看不見就給他拣着重要的藏起来，能扔的，就向背靜地方扔，装到車上去的，都是些皮帶罩子、破瓦座、旧輓子，用途都不大。

咱们的压延机，自十三日晚上拆到十四日晚上，根本就沒拆了多少。小鬼子越急着想拆，咱們就越給他磨。他出去找人，屋里边就不干活；找回那个来，这个又走了，弄的小鬼子束手无策。可是，有一个老钳工，他不管忙闲，总是用鋸把七分鉄棍，截的米数长一截截，放在墙角里、窗戶下，到处都是。最初，我觉着沒有事歇一会不好嗎？截这些鉄棍干什么？后来，他指着放在墙角里的鉄棍对我說：“鬼子万一想用暴力搶走机器的时候……”我明白了：“对！万一鬼子要搶走机器的时候，就用这玩艺跟鬼子拚，保护机器！”

十四日这一夜，也象昨天、前天晚上一样地磨过去了。八月十五日，上午十二点，鬼子投降了，机器是我們的！咱們可胜利啦！觉得走路腰也挺直了，喘气也格外匀和，說話也格外痛快，从心眼里感到生活忽然变得无限广闊，国家——真正成为咱們的了！小鬼子們，在咱們面前低下了头，变的蹩手蹩足，都灰溜溜地离开了賬房、車間，跑到西边的防空壕里去了。

（會計員 王文記）

## 鬼子投降了

老工人 趙文祥

1945年的七月間，工厂里的日本鬼突然变的紧张起来，紧催着工人干活，誰一时不小心干坏点活，或是歇着叫鬼子看見了，他就瞪着冲血的眼連打帶罵，好象要把工人一口吞下去似的。工人們看見鬼子这样紧张，背后就議論开了：“快完蛋了吧？”“听说德国和意大利已經投降了。”“别看鬼子瞎乍唬，鬼子尾巴长不了。”鬼子越是監視的厉害，活越不出数。鬼子工头象瘋狗一样，呲牙裂嘴地在車間里不断来回跑。

那时我在車床上干活，看起来可真够忙了，满脸直流汗，就是不出活。有一次，我光注意鬼子的監視，沒小心，把手指給机器挤伤了。大家劝我到医院去看看，我忍着痛到賬房去找歪脖子日本工头請假，他不但不給假，还指着我大罵：“你这样的好，把你的双手統統掉下来，把脑袋掉下来，更大大的好，滿洲国人大大有，死啦死啦不要紧。”当时我肺子都气炸了，真想上去揍这个王八蛋一頓，可刚一动弹，指头就痛的直鑽心。稍一冷靜，我心想：“王八蛋，够你瞧的！等着吧！秋后的蚂蚱，我看你有几天蹦躑头。”歪脖子見我不走，上来就是左右开弓地几个耳光子，刚要用脚踢我时，站在門口的工人一齐涌进来，把我包围起来，怒目橫視着歪脖子。这小子見我們的人都挤进来，就又急又慌地喊着：“統統的走，統統的走！”

歇了十几天，我的伤好了。

刚到車間时，感到工厂的变化真大呵。仅仅十几天，大家的怠工更厉害了。鬼子已經不逼着鍛造修車零件了，尽叫工人打扎枪头。也不知誰說的：“日本鬼子快完蛋了，造扎枪头是要对工人大屠杀，我們一个也不給打呵。”“对！咱們不造！”工人馬上合計起来。

鬼子这些天已不象过去那样往車間里跑了，总是几个人躲在賬房里嘀嘀咕咕的，中国人任誰也不讓进去。我們商量一下，决定派人到賬房門前放哨，剩下的人聚在一堆玩牌九。这样，一天連半天的活也干不出来，造的扎枪头也都是麻点裂紋的，根本不能用。日本鬼子一看，就威胁我們說：“这样不行，影响前綫打仗的有，你們再不好好干活，皇軍砍头砍头的有。”可誰管他这一套呢？当着面答应着好好干，一轉身又玩开了。鬼子沒办法，恶狠狠地装着笑脸說：“等着吧，皇軍会砍头的！”

这时，在工人中又传出了风声，把扎枪头藏起来，一把也不叫鬼子摸着。真怪，一夜間，干了半个月的扎枪头一把也不見了。急的鬼子象热鍋上的螞蚁，到处乱窜。

“苏联出兵了，东北快解放了，小鬼子完蛋了！”这些話很快在車間、工厂传开了。大家兴奋地到处議論。接連几天，苏联飞机来了几次，鬼子还吓唬叫防空，可是防空壕里除了鬼子以外，誰也沒进去。工人全在車間里盼望着飞机的到来。

八月十四日晚上，太平桥的鬼子兵营被炸了。那是那天晚間我亲眼看見的，照明弹可真亮，地上要掉根針也看得清清楚楚的，随着炸弹的轟隆声，我的心花都开放了。

八月十六日早晨，我还没有吃早飯，小李子跑到我家，

喊着：“赵师傅，鬼子投降了！”我把饭碗一扔，问：“真的吗？”

“誰胡弄你，你看看总事务所楼上不是已經挂上中国国旗了嗎？”

飯也不吃了，我和小李两个連蹦帶跳地猛劲向工厂奔去。道上的行人兴奋地喊着：“鬼子投降了！”喊声、笑声，象一声春雷，响遍了哈尔滨。

(工人 宋廷富 記)

## 护 厂

老工人 吕俊昌

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大伙高兴极了，从此我们再也不受小鬼子的气了。

当时，我们的氧气厂还在三棵树。出的氧气供给哈尔滨整个铁路系统应用，三十六棚铁路工厂又是最大的用户。

氧气这玩艺在工业上可真重要，象铆焊钢板、割截厚铁板等活都少不了它。铁路工厂要是缺少氧气就得停止生产；氧气和铁路工厂就跟鱼和水一样。在小鬼子统治时期，在氧气厂里干活的除了手艺很好而且非利用不可的技术人员外，主要是日本人。厂子虽说不大，小鬼子可真把它放在眼里，里里外外放上三、四道岗哨，警卫十分森严。

鬼子投降以后，我们怕这条命根子受到特务的破坏，就坚守在厂里的机器旁，等待我们自己的人来接管。

过了几天，不见来人，大伙心里不安起来，在车间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說开了。

“我们关起大门，守着机器不就行了，现在干脆别做‘酸素’。”一个老工友激动地说。

“你怎么还说‘酸素’？日本人才叫‘酸素’，咱们中国人该叫氧气！”另一个年轻小伙子接着说。

这一老一少的对话，引起在场的人哄堂大笑。笑完了，大伙又愁开啦，不做氧气靠什么开支？人群中有人提出要散

伙，“各奔前程”。

沉默了半天的老徐站起来说话了，他说：“我看大家不要性急，还是忍耐几天，如果大家一散，警察、特务、坏蛋来抢，不是什么都完了？”大伙都觉得老徐的话有道理，但目前的生活费用从哪儿开支？老徐又和大伙合计了一番，最后决定每人先分一桶火碱，卖了钱先维持着。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便讨论护厂的措施。

一天傍晚，忽然传来震耳的枪声，我们立刻警惕起来。一打听，原来是附近的一个工厂被抢了，警察、特务和那帮坏蛋把这个工厂的豆油、麻料全抢光了，末了还拆卸机器上的铜料。

一听说拆铜料，我们更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的机器上有许多铜。于是大伙出点子，准备应付敌人。有的提出把机器开动，让外边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有的提出用防火用的消火栓抵抗。不一会，机器吼叫了，大门紧紧地关着，有的拿着消火栓，准备进行一场战斗。

“来了！”抢光了那个厂的一群警察、特务和坏蛋，向我们厂冲来，那副打手相实在吓人。

眼看就要过横道了。老徐发出了战斗准备号召：“大家准备好！”

近了，更近了！老徐大声喊着：“放！使劲放！”工友们拔开了消火栓。

冲上来的这帮家伙被挡住了，由快到慢地退了回去。他们在远处看了一会儿，灰溜溜地走散了。

护厂的第一仗打胜了，工友们的斗志比以前更激昂了。

八月的一天，天空晴朗朗朗的，连点风丝都没有，闷的

使人难受。正当我們在树蔭下乘凉的时候，大道上开来一輛十輪卡車。我們以为又是来搶劫的，赶紧隱蔽起来，准备战斗。

汽車在門前停下了，两位苏联軍官向工厂走来。老徐和我都在海参崴呆过，知道苏联紅軍是工人階級的队伍，于是就領着大伙去迎接他們。苏联軍官知道我們都是工人——現在工厂的主人以后，便恳切地說：“我們要买一桶氧气。”我們爽快地答应了。我們还領着他們參觀車間，并要求他們支援一些武器。他們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分別的时候，我們亲热地握着手，真是舍不得他們走。

第二天，苏联紅軍就給我們送来了枪枝和弹药。我們再也不怕那些警察和坏蛋了。

我們整整坚守了六个月。我們不但保护了工厂，也鍛炼了自己。

(工人 崔英奇 記)

## 斗爭惡霸

厂史編輯組

“盼星星，  
盼月亮，  
盼來恩人共产党！  
共产党呵，  
你是孩儿的娘，  
你是瓜儿的秧。  
中国人民哪，  
热烈的拥护你——中国共产党！”

这是在斗爭惡霸的运动中，工人们常唱的歌。

1946年春，共产党接管了工厂。在工人的生产情绪稳定下来以后，工作队便领导群众展开了反奸清算运动，斗爭了罪大恶极的日本工头山杉，鎮压了群众恨之入骨的日伪汉奸曲小个子。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斗爭情绪异常高涨；他们要求进步，要求組織起来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工会誕生了，反奸清算斗爭中的积极分子陈泽浮，被选为第一任工会主席。

反奸清算斗爭在繼續进行着。工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斗爭勾結日特、压榨剝削工人的王大眼、木小鬼、张广泰。

提起木小鬼他们，三十六棚沒有一家不知道的，也沒有一家不把他們恨之入骨的。他們三家在伪滿时都开配給店。

每月配給工人的少得可憐的日用品，都要經過他們的手。他們說給就給點，說不給就什么都拿不到。去拿東西的人總是空著手去空著手回來。其實那里是真沒有！他們從後門進，從後門出，把錢都揣到腰包裡了。他們仗著鬼子和警察向工人作威作福。記得有一次工友董永山的老婆去買東西，木小鬼瞪著兩隻母狗眼說：“沒有。”董永山的老婆接著問什麼時候有，這可觸怒了他，拿起水管子就往董永山老婆身上澆。十冬臘月，水見風就凍成冰。董永山的老婆被這個日本鬼子的狗腿子澆的渾身濕透，穿著凍得梆梆硬的衣服，哭著往家走。他們的罪，他們的惡，真是算都算不清啊！

當鬥爭木小鬼的消息傳開後，從工人到家屬，從老年人到小孩，都樂壞了，個個手舞足蹈。“這回可出氣了！”群眾紛紛議論著。

鬥爭那天，工部校搭起了大台子。人群象潮水似地涌向會場，擠的滿滿的。

鬥爭會開始了，主席講話以後，開始控訴，徹底揭露了他們三個壞蛋的罪行。人群中不時響起憤怒的口號：“打倒木小鬼！”“打倒王大眼！”這三個壞蛋低著頭，哆嗦著，往日的威風一掃而光。

開完鬥爭會就分東西。這三個壞蛋可真肥啦，米、面、烟、酒、手巾……擺了好大一片。工會幹部，按每家人口多少，把東西分給大家。分到東西的人，感激得不知說啥好。一個老太太滿眶熱淚地說：“要不是共產黨、民主政府，咱們窮苦工人哪能出這口氣！”

鬥倒了騎在工人頭上的惡霸，工人生產的積極性更高了。

## 也有我們一分力量

工人 晉惠德 郭有全 祁玉發

共产党刚接收哈尔滨不久，工作队来到铁路工厂——这是哈尔滨当时唯一的大工厂。当时敌人还在长春、沈阳，还在向哈尔滨进攻。为了解放全东北、全中国，三十六棚这所老工厂，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刚开始复工，材料缺乏，人手也少，可是我们主动要求修理枪枝。当时在机械车间的钳工中，有个名叫王教盛的老工人，他在兵工厂做过活，修理枪特别拿手，也可以说是个老内行。他过去受过不少苦，学了这身本领，总想为国家出力。共产党来了以后，王教盛和大伙都感觉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对工人和蔼可亲，办事也很认真，于是他和其他工人就自动地要求给部队上修理枪枝器械。就这样，我们经常给部队修理枪。一度还修理过炮上的零件。

在1947年初，由部队上调来一个叫边成增的军事干部，边成增同志那时三十左右岁，中等个，河北人，和工人处事、说话总先笑笑，所以我们也爱接近他。后来，由他领导成立了军工部，那时起名叫第二机械厂，就在现在的货房子旧址。当时没有机床就从原机械分厂和工具分厂凑了十来台床子，找出了两个技术好的老工人当工长，一个叫林开惠，一个叫陈俊亭，来领导生产，因为人手不够，活又细致，就考虑将一些技术好的工人吸收到军工部干活。那时候，各方

面条件都差，設備既少，屋子又冷，在屋內都伸不出手，窗戶冻的象刷了白粉一样，霜有一指多厚，搖把冰的直沾手，干活时就用旧綫头子纏上。軍工部成立后，首先干的是打仗用的信号枪。这玩艺过去誰也沒作过，沒有样子，也沒有圖紙，后来边成增厂长找来一个旧式信号枪，拿来当样子参考，工人們就一边琢磨一边研究，照葫蘆画瓢，一点点做成了。但装了几个太麻煩，于是工人們又出去在雪地（厂內）里挖出一个小鬼子式信号枪来，又照这个作了一批，才順利完成了头一批活。平日边成增厂长总爱穿着一身棉軍服，經常和我們一块說笑，有时在午休时講故事，也講目前國內国外大事，但从来不講长篇大套。他总爱听听我們的意見，問問我們工作有什么困难。

以后，又来了一批三八步枪，里边需要銑个长口，当时还没有銑床，就用尖鑽子去剔，里边的口又长又不好剔，一天只能干一两个，活又等着要，当时有个叫樊东升的工人就想了个办法，用鑽床去代替銑床，起初他怕試驗不成叫人笑話，就在一个早晨大家都沒上班前进行試驗，等大家上班时已試驗成功了。这样一来，由原来一天干一个提高到两个、三个。那时候無論是在鉗子上，床子上，干的特別猛，有时任务忙，咱們就加班。家远的回家吃飯怕耽誤活，干脆就在厂內拣个銅炮弹壳子把中間鋸开，上边穿个鉄絲当飯鍋，放上些紅高粱米和大糲子加上水就煮飯吃。有时忙着干活，煮的飯就糊在爐子上。睏了就倒在貨架子上睡，有时睡到半夜就冻醒了，又起来干活。那时候，活旋的非常規矩，到鉗工組装配时，非常順利，也沒有检查員检查。当时总是三、四个人一块干，互相比着，誰离地方，就被拉下，連上便所都帶小跑。我們

常听边成增厂长說：“多出一个产品，就多打死一个敌人，我們工厂就是战场。”有一次，我們加工匣子枪，那是小鬼子日本式的，里边撞針上有个槽，常常因为槽打折，拿来修理，但淬火时很难准确保証质量，有时修理出去又返回来。当时我們就想，这要是打仗打断怎么办？这不是小事。后来大家就进行了研究，老工长林开惠想了一个办法，将枪内改装了一下，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再也打不断了。在紧张的生产情况下，刀具又不足，边成增厂长就发动我們想办法去各处买刀。有一个工人在加工小絲扣时，因料硬自动把收藏多年的鋒鋼刀拿出来交給軍工部使用。在加工六〇炮弹壳时，工人陶喜廷改用了样板刀，由原来一天旋十几个，达到了三百多个，我們就給陶喜廷起了个外号叫“炮弹大王”。

那时候，我們和厂长关系搞的特別好。党还没公开，我們也能估計出那些人是党员。因为在困难面前，总是党员走在头前。有时我們在边厂长家开会，也有时在外国三道街开会，一方面談目前情况，一方面布置一些工作。这些会的内容，至今我們还記的很清楚。那时我們两肩很重，活干不好，就不能打胜仗。記得有一次“炮弹大王”陶喜廷因为工作累病了，再加上身体不太好，不能上班。边厂长在繁忙中抽空买了些鷄子、点心什么的，在大冷天跑到陶喜廷家去看望他。当时陶喜廷很受感动，一个普通工人受到了首长这样的爱护，在我們來說还是第一次看到，对全体工人也是很大教育。工人們不但都积极地完成生产任务，而且相当团结，就是吃的紅高粱土豆子也互相分讓着吃。在党的领导下，軍工部虽然小，可是起的作用可不小，完成了六〇炮弹、信号枪、軍刀、步枪等等很多任务。特别是为了迎接1947年的“五一”

节，我們赶制了两台擲弹筒，黑天白天的赶制，在“五一”节的早晨由梁有金、梁有仁兄弟俩扛着擲弹筒，带着軍工部工人的心情，向共产党献礼。大会开始时，还用它放礼炮。

当东北全部解放时，解放軍南下，我們的軍工部才算結束。这一段历史，我們回忆起来很高兴，因为我們在解放战争中也摸过枪、修理过枪，在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也有我們一分力量！

（工人 李冀东 記）

# 初战大捷

技术员 孟献昌

## 紧急会议

1947年4月7日，下班的汽笛已响过了，铆工车间的工友有的在换衣服，有的在洗手，还有一伙人在谈着下班后到松花江捕鱼的事。

“当！当！当！”突然响起一阵敲铁轨的声音。人们不自觉地停止了自己的动作，有的抹了一脸肥皂沫也抬起头睁开眼睛注视着敲铁轨的人。“领工员、小组长都不要走，马上到车间办公室开会。”“下班了还开什么会呢？”人们的脑子里马上浮出这样一个问号。

办公室里坐满了人，军事代表叶政委激动地向大家说：“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吧，佳木斯大桥被日本鬼子给炸坏了，它给我们的解放战争带来了不利，现在，长春、沈阳和其他城市与农村的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中，同志们，这责任落在我们的肩上了。目前也仅仅有铁路工厂能担负这艰巨的修复工作。”叶政委的谈话停顿了一下，用目光巡视着每一个人的脸，继续说：“任务是十分急迫的，要在十天內修复三孔桥，时间不能有一分钟的拖延，明天就开始工作，同志们考虑一下，如何保证按期完成。”

叶政委讲完，会就散了。人们陆续走出办公室，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誰也沒有說話；但从他們的表情可以看出大家心里有同样的念头：任务量大，時間短，但我們一定要完成。

### 开 始 战 斗

第二天早晨，太阳虽然已經出来很高了，可是時間才不过是六点半鐘。鉚工車間从主任到小組长都已經来齐了，工程師把大桥圖紙，发到各領工員手里，小組长和領工員蹲在地下看起藍圖来。上班的工友也一个接一个的多起来，都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离上班的時間还有一个多小时，小組长和領工員都研究起圖紙来。工友們也不約而同地围在后面，看起藍圖来。

七点半上班的汽笛响过了，各小組分別召集小組会，小組长传达了昨天叶政委的指示。十分鐘后，全車間頓時紧张起来，李連荣鉚工区的鉚工匠們，有的馬上拿起鉚枪，有的把大錘早已提在手里，烧鉚釘的工友燃着熊熊的爐火。但最關鍵的要算孙維先領工区，因为他們的料下不出来，尽管鉚工匠們摩拳擦掌，也不能馬上投入战斗。李連荣看了这种局面，馬上調动全領工区人員援助孙維先領工区做下料工作。經過一上午，鋼板、工字鋼、槽鋼等在車間南大門外长长短短的分別堆集起来。

过午，十二点半的汽笛一响，李連荣領工区沸騰起来了，烧得紅紅的鉚釘，強烈的电焊光，尽管被人們用鉄板墙围了起来，但仍然发出了熾目耀眼的藍光。鉚工匠們紧握着鉚枪，“噠噠噠……”的声音，真赛过机关枪。紧张的战斗开始了。

### 克 服 困 难

战斗已进行两天两夜，飢餓、疲劳严重的威胁着人們。

因为大家居住分散，有的住在三棵树，有的住在太平桥和馬家沟，人們沒有時間回家吃頓飯，当然也就更談不上回家睡上个舒坦覺了。过去人們是从住在工厂附近的工友家中拿点飯来吃，但毕竟是人多粮少，很快就吃光了。虽然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硬說不餓，但是不行，干了半輩子的鉚工匠李連荣深深知道鉚枪的厉害。年輕人不使劲，还被它打倒，不吃飯怎能掌握住这不老实的玩艺呢！他在車間里来回的踱着，他家里的粮，早在一天前就讓大家吃光了。忽然他想起住宅旁还种着大片土豆，于是立刻找了二个人把土豆挖回来；人們用烧鉚釘的焦炭火，一边烧鉚釘，一边烤土豆。土豆散发着新鮮的香味，刺激人們的食欲，鉚工們吃上两个土豆，比吃餃子都香。接着鉚枪声也就更响、更匀了。

## 諸 葛 亮 会

第六天的早晨。

按規定的時間已經过去一半了，可是任务量才完成不过30%。为了加快速度赶上去，工程师和領工員在早晨七点鐘召集了有經驗的老师傅开了个小会。会上，大家一致認為，必須馬上調整工艺路綫，縮短运输距离。七点半以后，就按着會議研究的結果，調整了工地組織。由下料鑽孔到在大桥桁架上鉚焊形成了一个系統一个系統的流水作业綫。工作空前的紧张起来，如果缺少一个人都会使流水作业停頓下来，因此大家的劳动就更紧张了，干起活来，也更覺得順手，情緒也活跃了。叶政委因为参加市內的一个會議，这几天一直沒在工厂。但他每天都要打电話来詢問工作进度和工人的劳动情况。他虽然希望工作进度能够快一点，可是更关心工人

的身体健康。这天总算抽出一点时间回厂来看看。但他一进车间，就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每个炉旁都烤着几个土豆呢？他在车间转了一个圈子，然后就到一个工人身旁，问清了这土豆的来历，马上使他眼圈发红了，他看到工人阶级这种高尚的品质和坚强的力量。虽然目前看来是工作进度落在时间后边，但他相信工作一定能够按期完成。

### 心 心 相 連

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家习惯地到炉旁拿土豆吃，忽然听到领工员李连荣在喊：“同志们！来吃馒头。”“馒头！”哪里来的呢？人们走过去看到铁板上铺着一块洁白的白布，白布上堆了六、七十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还有二十多斤猪头肉。“同志们，这是叶政委派人送来的，大家快来吃呀！”人们一边吃着，一边三三两两的谈论起来，党和人民心心相連，我们一定要把大桥修复工作提前完成。

### 最 后 胜 利

四月十七日下班的汽笛刚响，人们已把三孔铆焊完成的桥体装在货车上了。收拾完了，打来洗脸水，大家洗脸时，这才来得及彼此看一下脸孔，都不觉哈哈大笑起来，几天的时间好象都不认识了。李连荣走到老伙伴孙维先的面前，看他正在洗脸，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伙计，好好洗洗，要不然回家老伴不要你了。”孙维先并没注意他取笑的话，抬起头来问：“今天到底是几号？”“今天是四月十七号，从八号开始工作，到今天我们提前一天完成了。”孙维先用双手抹了一下满脸的肥皂沫，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 为了运输线

翻砂车间副主任 邱益增

1947年的春天，我們接受了佳木斯大桥桥底座子的任务。宋代表先和工厂的总工程师张大个子研究，张大个子紧皱着眉头，长长出了一口气說：“这个任务很复杂，最快也需要三年！”宋代表一听，这怎么能行？他一鼓气来到翻砂分厂和工人們进行研究，当时大家听宋代表講清道理后，都感到任务很重要，就是沒有料。宋代表听了大家的意見后，就給大家講起在前方作战，沒有原料制成手榴弹的故事……听完宋代表的講話，人堆里便三三两两的嘀咕着，說：“可也对呀！人家在前方那样困难，能作出手榴弹；而我們整天被围在鉄堆里，能找不出炼鋼的原料嗎？”宋代表一瞧大家劲头起来了，就把大家組織起来，大家提名选我当組长。我問得需要多少吨鉄？宋代表說：“大概得需要八、九十吨！”他又問得需要多长时间？大伙經過了周密的研究和細致的討論之后，初步确定为三个月完成。宋代表用兴奋的目光凝視着大家好一会才說：“好！同志們，咱們明天就开始搜集废料。”

第二天，我带着大伙拿着破鉄鍬、旧洋鎬、斧子和鋤头到厂房后边大灰堆上七手八脚地挖起来，沒家什的人用手扒。挖到起劲时，也不管天凉，脫掉上衣穿着单褂子和背心干。不到二十天的工夫，挖出一百多吨炼鋼原料。宋代表經常关怀照顧和鼓励我們，这使我回想到1931年，我和叔伯兄弟們被招聘

到苏联一个边区工厂工作时的情景，看到宋代表，总觉得他和那时苏联的同志们一样。我想宋代表是部队上的，这个部队一定也是好军队。于是我就去找他要求参加“八路军”，宋代表连着问我几句话：

“现在哈尔滨解放了，沈阳、长春还没解放。八路军一撤退，国民党来，你不害怕吗？”

“跟八路军走，啥也不怕！”我怕他不答应，忙补充一句话：“到天边我也去。”

“你有信心跟共产党走？”宋代表问。

“有信心！”话刚说完，脑海里就闪出一个问号：“不是八路军吗？为啥又叫共产党呢？”这时他象猜透了我的疑问，又耐心向我作了解释：“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说：“我参加共产党行不行？”随后宋代表打断了我的问题，便盘问起我的工作来，又谈到我的家庭和思想情况，最后打听我老家在什么地方……以后，他又和我谈了几次。过了些日子我把表填好，他把我们三个人（张学德、孔范生）召集在一起，成立了党的小组，并指派我担任小组长。当时我心里有些胆怯，自己没文化，对党的方针、政策了解不多，怕无法去领导别人。宋代表勉励我说：“不怕没有文化，只要肯干就行！”最后指示说：“我们现在炼钢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完了，应当积极领导全体工友们炼出钢来，确保大桥底座子按时完成，以便促使前后方交通的通畅，支援大军更快的解放全中国。”

当天下午开完会，我们就开始炼钢了。这项工作讲起来是很难的，过去日本鬼子在的时节，炼钢、炼铁根本就不让中国爐工上前，今天却要我们亲自来干，大家都七嘴八舌，

信心不大。但是，我想我是共产党员，不能见困难萎缩，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来完成桥底座子的任务。我首先召开了党的小组会，研究出在炼钢工作中所能遇到的困难，然后我们就把积极分子和生产中的骨干力量组织起来，把大家在日常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集中起来，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就这样大家试着解决了关键问题，突破了炼钢中的困难。第一天大家一直忙到晚上，一看炉里的钢水熔化了，都乐得要命。正在这时候，军政委李汇申来到炼钢炉旁，一跟工人见面便问：“怎么样？”大家高兴地说：“有门！”果真不假，第一炉钢水不到五个钟头就流出来了。嘿！大伙的心里乐的开了花，比过年还兴奋，你拍拍我肩膀，我拉拉你手，都要蹦起来。以后又摸索一些经验，钢水出的就正常了。大家的积极性也跟着起来了，我就有意识地组织起轮班炼钢。有的人就搬到厂子里住；有的人就弄个铁锅在厂子里烧起饭来，不管白天和晚上象猛虎似的连轴转起来。气不容喘的干了不到三个月，就提前完成了桥底座子的任务。

（潘毓财记）

## 幸福的日子

1950年2月間，毛主席在苏联簽訂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后回北京，途經哈尔滨，曾到哈尔滨車輛工厂參觀。領袖的关怀，帶給工厂职工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下面是职工們的几篇片段回忆。

### 力量的源泉

快到下班的时候，我还忙着和夜班工长研究今晚的工作計劃。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我习惯地拿起听筒，話筒里传来党总支書記激动的声音：“老鮑嗎？你們的車間整理得怎么样了？有什么問題沒有？”我高兴地回答說，已經检查了两遍了，一会再检查一遍，没有什么困难。总支書記听了后，才滿意地放下了听筒。

我和工友交談了一会，馬上就到車間里巡視。我看到那刚刚洒扫过的車間場地，擦得油亮的五吨汽錘，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

四点半鐘，交接班的汽笛刚响过不一会。五吨汽錘发出的“轰轰”声震动屋宇，今天听到这声音显得格外的亲切。我跑到車間門口，准备迎接首长来參觀。

“今天究竟哪位首长来呢？”我听到总支書記的一再囑咐后心里就在盘算，可就猜不着。忽然一陣汽車喇叭声从大門

外传来。汽車停下后从車上下來好些人，他們朝鍛冶車間走來。为首一个穿黃大衣，身體魁梧，他后面跟着工厂厂长赫爾杰維什和总工程师依立仁。我趕忙走到五吨汽錘旁，准备叫工人表演給首长看。可是已來不及，首长已來到面前了。

我正待打量，心里可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呀！你瞧來的首长是誰？原来是咱們敬愛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我心里不由得紧张起來，手脚不知所措，但很快又給毛主席慈祥的面龐和和善的談話声吸引住了，我的心情平靜下來。

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參觀完汽錘后就往机械車間去了。我望見毛主席迈着健壯的步伐走出厂房时，心里說：“他老人家真健康呀！”我知道主席的健壯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主席虽然走了，但我的心却沸騰起來，突然感到全身充滿了力量。那晚，夜班工人都不愿把幸福的时光輕易渡過，車間里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竞赛，完成的任务比哪一班都多，質量也很好。等到下班汽笛响了后，大伙才聚在一起談論會見領袖时的幸福情景。

（鍛冶車間主任 鮑洪雁）

## 难忘的時刻

車間里的机床好象比往常轉的更快更欢，大伙正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增产節約运动而紧张地劳动着，这时一群參觀的人忽然出現在車間里。真出人意料，“毛主席！”我差一点沒有大喊出來。誰能說出我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激动！我真想冲上前去，跟他老人家握手問好。但一想到毛主席号召我們增加生产，再說机器也离不开人，我就只好一面工作，一面向毛主席揮手問好。主席也猜透我們的心情，亲切地用手向我們

打招呼。

毛主席忽然走到六十多岁老工人王恒順的車床前，握住了他的手，問候着：“你好啊！”

这位尝尽四十多年辛酸苦辣的老工人，一时激动得什么話也說不出来，望着毛主席那和藹可亲的面庞，眼里止不住淌下幸福的热泪。呆了半天，他才清醒过来，說出了千百万工人心里的話：“毛主席你太辛苦了！”

毛主席亲切地回答說：“咱們都是一样。”

当毛主席走到插床前，跟我握手的时候，我渾身的热血在沸騰，激动地說：“主席你好！”

主席含笑說：“好！”

接着我又和周总理等各位首长握了手。

我感到沒有再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十多年来，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只要一想起党中央，想起毛主席，就感到有无穷的力量。总想有那么一天能見到毛主席，誰知道就在这难忘的时刻，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建筑車間主任 王崇武）

## 当毛主席的临时警卫

二月廿七日这天，是我有生以来难忘的一天。

那天下午四点多鐘，党組織交給我一項最光荣的任务：毛主席就要到咱車間来參觀，要我在門口把警卫工作做好。

我接到任务后高兴得几乎蹦起来，感到这是党的信任，既光荣但又責任重大。我跑到車間門口，心里还老是撲通、撲通跳个不停。这时，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央和省

市首长陪同下，从鍛冶車間走过来了。

他老人家慈祥、微笑的面孔，使人感到那样亲切；他那健壮的身体，又使人感到幸福；见到他老人家，就象孩子看到长辈那样，一切都有了寄托。我恨不得跟着人群涌进去，向他老人家講講共产党来以后的生产、生活的新变化，感謝他老人家給我們带来的幸福生活。但是党交給我的任务是在門口放哨，讓毛主席參觀得更好，我不能离开，我的責任是保卫他老人家的安全。

毛主席走了，但我却長時間感到他老人家还在我們眼前，他給我无穷的力量，使我不知疲倦，精神百倍地战斗到最幸福的明天！

(机械車間工程师 林祥云)

## 专家治“铁牛”

張金梅

1950年的二月，全国著名的英雄机车“铁牛号”从前线返回我们工厂来检修。

“铁牛号”是杜向阳包車組所駕駛的96号机车，它創造了安全行車一万公里的先进纪录。机车上挂着一块金光閃閃的大銅牌，上面鑲着三个金字——“铁牛号”。

检修开始了。一百多名机修工人，冒着刺骨的寒风，日夜战斗在現場上。仅仅一天半的时间，就把上万个机车配件和零件拆的一干二净。解体后的第十天，开始組装。原定两天半把車子組装好，結果工人们一鼓干劲，只用一天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可是，試車中发现大軸还是发热，不能出厂。当时材料缺乏，技术水平又低，虽連續回修了二十一次，也沒有解决大軸发热的問題。“铁牛号”变成了“窝牛号”！

正在二百多机修工人围着車子发愁的时候，机车分厂来了一位新厂长——苏联专家索得尼果夫同志。他是俄罗斯人，身材高大，胸厚背寬，从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是一位精明的干将。他是苏联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卫国战争前后一直在机车修理厂工作。起先做工人，后来担任工段长，已經有二十多年检修机车的历史了。

索得尼果夫同志来厂的第三天，便亲自动手研究趴了五个多月窝的“铁牛号”机车。他先向分厂领导上了解了检修的

經過和發現的問題，然後深入主要工段進行調查。他在機車的行走部發現對軸距離的劃針不合標準，他拿起劃針向中國工人說：“這樣的劃針哪能對軸距呢！如果軸距對不好，行車時大軸自然會發熱。軸箱組長王玉山也是個有十幾年修車經驗的老工人，他聽了專家的這段話，覺得索得尼果夫同志的修車經驗真是豐富！索得尼果夫同志看了現場以後，便和行走部的中國工人座談，回答了工人們提出的疑難問題。老姜悄悄地說：“專家肚子里真有玩藝兒啊！咱們以後可得多多請教老大哥。”

工人們聽了索得尼果夫同志的分析和答復後，信心比以前更足了，對專家的期望也更高了，王玉山對工段長張鳳奎說：“能不能請專家和我們一起組裝？”沒等張鳳奎答復，外號叫原大炮的工人原鳳安搶過去說：“你別作夢啦，人家是專家，是領導咱們的，哪有時間和咱們工人在一起干！”事情出乎原大炮的意料，第二天一清早，索得尼果夫同志就來廠了，他穿了一身藍色工作服，跳進行走部的地溝里就工作起來了。他左手拿着瓦斯燈，右手拿着檢查錘和塞尺，非常認真仔細地進行檢查，然後把軸箱部分和彈簧部分發現的許多不合乎組裝標準的情況記錄下來。他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深深地感動了我們。分廠領導根據專家的檢查報告和檢修意見，重新布置了任務。在組裝時，索得尼果夫同志參加了實際操作，和工人們一起落車、組裝軸箱。這一下可把軸箱組的工人樂壞了，一個個干的更歡更快，他們心里埋着一個秘密的愿望——從專家那里多學些東西。

不到兩天的時間，車子又組裝好了。工人們為了感謝專家的指導，親切地對索得尼果夫同志說：“索得尼果夫同志，你

辛苦了！”索得尼果夫同志摇摇头，很谦虚地回答：“不辛苦，你们辛苦啦！”

五月二十九日清早，“铁牛号”的试车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八点四十分，厂长赫尔杰维什同志，党委书记商诚同志，总工程师依立仁同志，国家验收员巴波罗夫同志，分厂长索得尼果夫同志……都登上了“铁牛号”。

“铁牛号”驶出了工厂，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在滨洲线上飞驰。为了切实地观察机车运转状况，巴波罗夫和索得尼果夫站在机车走行部的车架上。高速行驶带来的疾风和被风卷起的路基碎砂，不断地扑打在他俩的身上；大轴冒出来的油烟非常呛人；更危险的是，立脚的地方狭小，在高速行驶中如一不小心就有被摔下去的可能。商诚同志几次请求他们上来休息，均被他们拒绝了；他俩一站又一站地坚持着，直到完成了试车任务。苏联专家这种忘我劳动的态度和国际主义精神，使我们永远难忘！

当“铁牛号”安全回厂的时候，工人们把苏联专家围了个风雨不透，中国同志争先恐后地和他们握手，问候，当了二十多年修车工人的老英雄刘金铭感动地说：“我们要永远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这种高度的忘我劳动的国际主义精神！”索得尼果夫同志拍着工人的肩膀说：“不！我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共同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接着，专家们和我们亲热地拥抱起来。

经过国家验收员的鉴定，“铁牛号”的检修质量完全合乎出厂标准，这台凝结着中苏友谊的“铁牛”，又返回运输战线上为社会主义效劳！

## 1195号機車重返前綫

工人 劉存久

1951年的夏天，厂里进来一台大修的機車，車体上遍布着严重的弹伤和泥漿，工人們馬上認出了这是他們曾經亲手修过的1195号機車。

提起这台機車来，工人都象老朋友那样熟悉它：解放战争时期，它在运输战綫上立过功，获得鉄牛号的光荣称号，工人們为它修好了在解放錦州战役中被蔣匪打伤的一百多个弹孔……而这次从朝鮮戰場回来，它又一次为支援朝鮮前綫光荣地負了伤。

### 三百六十九个彈头

機車进厂的当天，工人們象关怀亲人那样把機車的零件一件件地拆开，陸續送到机床上重新加工。瓦斯工小毕，熟練地用瓦斯枪把車上的弹头取下来。可是問題終于发生了，原来有六顆机关炮弹头紧紧地嵌在車架前端。人們知道，車架是機車的骨头，如果把弹头全部拿出来，車架可能要拆断；不拿出来，显然車架强度会因此大大地减低。車間主任、张班长、老紀和王占奎，都围着車架子打轉轉。小毕拿着瓦斯枪紧鎖着眉头，也对着这些弹头出神，一会用手摸摸，一会用手比画比画。突然，他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对老张說：“张班长，生瘡可以貼膏药，衣服坏了可以打补釘，我們这个車架子，能不

能給他打个鉄补釘？”张师傅听小毕这么一説，心里一亮，馬上細致地看了看弹头的位置和車架应力最强的地方。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然后，斬釘截鉄地説：“加张强鉄板，对！”經過主任和有关人員的鉴定，一致認為这是很好的补救方法。

张师傅穩健地用瓦斯枪把弹头全部搵出来，然后又用厚鋼板打了一块补釘。小毕在一旁算了算：連这六顆在內，这台機車上一共搵出来三百六十九个美制的弹头，他把弹头都裝到桶里，向着老司机王占奎説：“把这个带到朝鮮戰場去还给美国鬼子！”

### “內外科大夫”

初夏的天气，早晚都带有凉意，可是鍋爐里面比三伏天还热。“这哪象个鍋爐啊，这么多的弹孔！”老司机王占奎撫摸着鍋爐，又是心痛又是憤恨地説。

鍋爐的确伤的够严重，无怪老王那么心痛。弹孔大大小小百十个，鍋爐成了个篩子，正象刘云贵老师傅説的：“干了这些年，还是头一回干这样的活，真难哪！”嘴里这么説，可所有的弹孔他都很巧妙地給打上了“补釘”。最难的是修鍋爐內部的“喉板”，人要鑽到鍋爐的“肚子”里去，地方小，刚够一个人轉身，又得拿着大块鉄板，一动弹就是一身汗。等他打完最后一块“补釘”从鍋爐里鑽出来的时候，身上膝上的汗水和尘土混在一起，活象个泥菩薩。司机老王握着他的手感动地説：“老伙計，这回成了內外科的大夫了！鍋爐讓你修理的呱呱叫！”“怎么样？滿意了吧？美国鬼子再凶也敌不过咱們这双手！”老刘回答的时候，声音里充滿了自豪。

## 最后一道难关

十天头上，機車車身被嶄新的部件装起来了。越是这时候，工人们越紧张，每分每秒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在接車会上，党支部書記曾說过：“1195号機車的大修工作要創造出在厂日数最短的新記錄，讓这台英雄車早日开赴朝鮮的鋼鐵运输綫，为中朝人民立功……”

可是事情偏不湊巧，在組装过程中，发现機車轉向架的人字梁上，有一处严重的损伤，炮弹把人字梁最重要的地方震裂了。倉庫里沒有备品，如果新造一个，最少三、四天。大家正急的沒有办法，最后不知道是哪个說了一句：“一号門不是刚进厂一台口巧一機車嗎？大家听了之后，馬上便把那台機車牽引到車間里，立刻动手拆卸。車間里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拆換工作。就这样，1195号終於装备完毕。

## 考 驗

四月二十三早晨，1195号機車正式开始試驗運轉。它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經由平房車站向前开去，所有参加試运的人員，象医生一样，試听着機車各处的声音和观察排气状况。检查員們注視着每个环节，从走行部分到制動部分，以及各个蒸汽系統，都沒有发生任何毛病，最后，检查員在試运紀錄上做出了“完全合格”的評語。在往回走的路上，大家又針對放水閥直射水的距离太远在戰場上容易暴露目标的問題提出了意見，結果大家建議安一个罩子来解决。

## 难忘的时刻

整整经过十五天，1195号机车的大修工作胜利地提前完成了，在举行出车典礼时，苏联专家索得尼果夫同志把一张彩色的毛主席象挂在机车前面。

一阵热烈的掌声，英雄司机王占奎开动了閘門，1195号机车载着荣誉，带着祖国人民的心意，重新开赴保家卫国的最前线。

## 四百輛平板車

工人 崔希祿

1952年8月，工厂接受了四百輛平板車的緊急軍事任务。工厂党委决定成立一个新造車分厂，派赵传祿同志担任分厂党支部書記，苏联专家郭尔滨闊担任分厂长。

造新車，这是工厂有史以来破天荒的一件事（过去都是修理），有些人怕技术不行，做不好。

根据当时的情况，赵传祿同志搜集了各方面的意見后，就召开了一个群众性的动員大会。会上，赵传祿說，这项任务是最紧要、最急迫的軍事任务，完成得快慢直接影响朝鮮战争的胜利。他又講了志愿軍在朝鮮怎样和敌人搏斗，爬冰臥雪，吃炒面等克服困难的动人事迹。听了这些話，大伙很受感动。沒散会，就三三两两的議論开了：“志愿軍在朝鮮那么苦，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我們和他們比起来真差远了。”忽然年輕的电焊工組长、青年团员邹明建霍的站起来，掄着他那象鉄錘似的拳头，大声說：“美帝国主义这条疯狗，野心很大，它的野心不单是朝鮮，它要是得逞，还要把战火烧到我們的国土。抗美援朝我也报了名，可是沒被批准，这回我要拿出全部力量，造新車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軍。我代表我們电焊工組向党提出保証：一天要焊四台車！并和鋸工、組装提出竞赛……”这一番話，象銅鈴那么响，扣紧了每一个人的心弦，他的話音刚落，长滿灰白头发、六十多岁的老鋸工于英

吉坚决表示：“保证把铆钉烧好，不出一件废品。”紧接着瓦斯、下料、组装、胎型等工区纷纷表示决心，坚决完成造新车的任务。

散会后，各工区的领工员、工长，满怀信心地走进办公室，听了苏联专家郭尔滨阔的指示，具体讨论怎样做，安排了生产计划。

二十日那天，就干起来了。

组装、电焊、铆钉三道工序的职工奔向了各自的岗位。铆工领工区的组装是头道工序，也是双线作业中最主要的一项。要是组装不出，电焊没法焊，铆钉也不能上，会影响整个任务的完成。领工员王殿希妥善地安排了这一工作。明确分工，上盖板的，扭螺丝的，各把一处。工地上立刻紧张起来，锤声、镗头声、瓦斯声和天车的轟隆声响成一片。不到三小时，第一台车的组装完成了。

当铆工组装出第一台底架时，电焊工区在领工员邱泽民的领导下，开始了紧张的战斗。这些电焊工中，除了有几名老焊工外，其余都是刚从技工学校毕业的新手。邹明建小组和吴春清小组的工友各把一方，展开了双线作业比赛，追着干、比着干，互不示弱。

八月，正是炎热的季节，烈日象火一样烤着大地，工地上闷的使人难受，加上电焊强烈的弧光照射，汗水浸透了工作服，脸上的汗水直流，两手忙的顾不得擦。邹明建的眼睛被弧光打了，泪珠成串的流下来，但他不肯歇一会，劝他到医院上点药，他却说：“任务要紧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一个萝卜顶一个坑，我要走了就会影响任务！”说着又忍着两眼象撒进一把沙子似的剧痛，继续干了起来。人们被他这种行为

感动了，更增加了信心。有的人眼睛肿的象核桃大，也不去休息。有的手被电焊烤的起了泡，也不到医院看，两手一挤放出水，再干下去。

第三道工序上，工友们干的更猛。老铆工刘贵梁和老伙伴邵和，一顶一握干的真起劲。每出一台车，他俩就迅速地握起铆枪，猛劲地干起来。他俩创造了日产八辆车的纪录。六十多岁的烧钉工李英吉，从开始就坚持在岗位上，耐心地烧着铆钉，每天坚持十二小时，人们怕累坏他，劝他休息，他却说：“干这活，可不是闹着玩的，要知道火候，烧的钉不软不硬才行。要知道这车要装六十吨啊！铆钉烧不好，影响车的质量，这个损失可没法算啊！”他怕换个没经验的青年人烧不好，返工更不好。

从工作开始，苏联专家郭尔滨阔和赵传祿一直忙碌在现场，各处奔跑，从车上到车下，仔细地检查着，要是发现有一点不合乎规格的地方，他就马上指出来。有一次发现一个青年焊工，贪图数量，没注意，出了沙眼，马上叫他回来修理，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这样作行吗？象你这样马马虎虎，车出厂就会坏的。”说的那个青年人面红耳赤。第二天，专家来到了那个人面前，看他焊的很好，就笑眯眯地说着中国同志熟悉的俄语：“ХОРОШО！”（好的意思）

九月初，是最热的季节了，车间里由于人多，任务紧张，虽然窗户都拉开，屋里还是乌烟瘴气。铆工和电焊工们，被烟熏的就跟黑人一样。看到这些，专家和赵书记都很担心工人们身体健康，第二天就找人在屋顶接上了风扇和天窗，室内就不那么熏人了。

人们紧张地工作着，时间悄悄地溜过去了。转眼已过去

了一个月，可是才完成了一百八十輛，还差二百二十輛，这样下去怎么能完成呢？专家和赵書記急的不得了，一直到深夜还在找关键，两人反复地思索討論，又召开了技术研究会，最后决定改变劳动組織，鉚工組裝換胎型，推广苏联短弧焊和双焊的先进經驗。起初老电焊工們对苏联的先进經驗不感兴趣，認為自己干了几十年焊工，从未听說过用双焊条，一时想不通。但是年輕的电焊工們却相反，他們很快就学会了苏联的短弧焊法。起初焊不好，郭尔滨闊亲自手把手的教。邹明建和他的伙伴，掌握了双焊后，又研究出用三根焊条，使效率又提高了一倍，达到了每天焊七台車的新纪录。

在鉚工組裝方面，过去用鉄繩吊車，既費工又浪費時間，王殿希在专家的协助下改用了在鉄繩上安滑輪的吊車方法，提高效率五倍。老烧釘工人李英吉也在专家的帮助下改变了过去烧五筐焦子出四台車料的办法，創造出烧三筐焦子出四台車料的纪录，提高产量，節約了原料。

由于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經驗和改进了劳动組織，工友們生产的劲头更足了。为了赶任务，工人們把鋪盖搬进車間，睡在机器旁，餓了就吃两口准备好的干粮。

經過四个月的苦战，工人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积极性和熟練的劳动技术，終於提前十五天完成了四百輛平板車的制造任务，而且质量都达到了优等。由这四百輛平板車載着坦克送到抗美援朝的前綫。

## 在另一条战线上

喬殿起

1952年年底在朝鮮。一天，我和老吳接到了从鉄力到洪川的緊急運輸任務。出車前，連首長拍着我的肩膀說：“老喬同志，這是一趟負有特殊使命的任務，時間短，路不平，一路上又會遇到敵人不斷的封鎖，但你还必須在明天早晨六點趕到目的地！”

不說我們也知道，志願軍在前綫和敵人連續打了三天三夜了，他們急需彈藥和糧食。而敵人為了截斷我們向前綫支援彈藥和糧食，就瘋狂地用飛機日夜封鎖公路。晚上空中掛滿了照明彈，照的盤山公路通亮，甚至地上掉一根針也能看見。最可惡的是往公路上扔三角釘和蝴蝶彈，我們的車軋輾一碰到它就再也走不動了。

我們要在這種困難危險的情況下，一夜要飛過四百多公里的路程，我和老吳以及副司機小周心裡都沒有底。

嚴冬臘月，冰天雪地，盤山道上，披着厚厚的冰雪。公路兩邊的松樹，被積雪壓彎了腰，汽車從它下面穿過，雪粉隨風飛舞，車後留下一陣白煙。在這次出車以前，我們三人已經有三個月沒脫衣服了，更沒有舒舒服服地睡過一覺。白天忙着把汽車隱蔽起來，夜間乘機出車。這幾天，腦袋脹的象斗大，眼前直冒金花，可是一想到在火綫上的戰士，一想到他們需要的彈藥，一想到這次戰役的意義，渾身增加了力量。雖然路滑、

坡大、弯多，但是我们的车还是在飞奔。

连续爬过了三道盘山。敌人的照明弹熄灭了，这时已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黑的象锅底，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在我一旁的小周两只眼睛瞪的滴溜圆，我的下巴也紧贴着方向盘，注视着前方。老吴紧跟着我。虽然费了好大劲，视力总够不上，只好把车的速度减低，慢悠悠地爬着，滑着。这样的速度怎么能在天亮前赶到目的地呢？开灯吧，就会被敌人发现，不开吧，实在没法走。正在踌躇，小周捅了我一下，说：“乔师傅，把风挡抬起，放开灯跑！”

“对，开灯跑跑再闭上，有风挡遮光，也许没有问题。”我同意地说。

我们就开灯跑起来。

敌人真的没有睡着。我们刚开灯，就被一架敌机盯上了。为了甩开敌机，我故意把灯开大，加快速度向前冲去，敌机也跟着追上来。跑了一段，我迅速地闭上灯，继续向前驶去。刚跑出不远，只听背后“轟”的一声，一个炸弹在我们车后爆炸了。敌人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才拉着哭丧似的调子向南飞去。

由于过度紧张，闯过这一关，就感到更疲倦。我看了看小周，他已经在打瞌睡了。我看他那困乏难熬的样子，就放慢了车，对他說：“小周，跳下车去，抓把雪擦擦脸，精神精神！”

小周敏捷地跳下车，用雪使劲地往脸上揉擦着，完了又捧了一大把雪，准备和着炒面吃。

车继续向前疾驶。小周一边吃，一边向我叨咕，“还有八十里就到了，照这样速度，再加快一点，宽宽绰绰的就到了。”

听小周这一说，身上无形中增添了一股劲，顺手加大了油门。

剛繞過第五座盤山，在漆黑的天空，突然升起信號彈。被敵人發現了！我急忙把燈閉上，放慢了速度。不一會兒，五顆照明彈同時掛上山頭，射出強烈的白光，照的大地如同白晝。我定神往前一看，前邊是公路的連接點，左側有一座獨木橋，這是通向朝鮮人民軍陣地去的必經之路……兩輛軍用汽車在公路上飛馳，汽車的上空，一架敵機狂嘯着向下俯沖。

“糟糕！被敵人追上了。”小周喊叫起來。他的話音剛落，只听“轟”的一聲，一顆炸彈在橋下的冰雪中爆炸了。透過煙霧，可以看見那兩輛汽車在橋的那邊飛奔，時隱時現。我驚嘆地對小周說：“朝鮮人民軍的司機真英勇！”

正說着話，那架敵機已呼嘯着向我們直奔而來，它飛的很低，連飛機上那個美國強盜帽子上的“U S”都看的清清楚楚。只听得“噠噠噠”几聲，我急忙回頭看，老吳車上的偽裝被打着了，眼看很快就會燒到彈藥，彈藥就會爆炸，要那樣，真是不堪想象的事……我沒時間再想，也顧不得什麼是危險，猛的脫下大衣，把桶里的水倒在大衣上，往老吳車上撲去。剛燃的火焰被撲滅了。我剛要起身，又來了五架敵機，一齊向我們圍攻，子彈象雨點般地从我們身旁飛過。

“喬師傅，喬師傅，快，快，躲避敵機。”小周破着嗓門喊着。

在這種情況下，我怎能跑開呢！我一跑，子彈就會直接打在彈藥上。這時候，我想起了祖國，想起了我們的工廠，想到剛解放時，我們工廠是怎樣支援解放戰爭的，想到工廠的榮譽，想到自己代表了全廠職工的志願到了朝鮮，又想起臨走前連首長的囑咐……於是，我伏在車上，一動也不動。在我身底下的是被撲滅了火的偽裝和彈藥，發出一股煙焦味。我想，要不我保護住彈藥，要不就同彈藥、汽車同歸于盡。六架敵機，一

陣低空扫射和轟炸后，在我軍的高射火器轟击下，狼狽地逃跑了。

当我被老吳、小周扶起来时，我已經被震的不省人事了。小周給了我口水，才苏醒过来，我穿的棉衣，被子彈打的开了花，而我还活蹦乱跳地活着。

照明彈熄了，天又黑下来。我們摸黑把車伪装好，整理了一下，又繼續向前駛去。

“还有一小时就到了！”小周兴奋地喊了起来。

这时，东方已經发白。在我面前仿佛已經看到了目的地，仿佛已經听到战士們把彈藥打到敌人陣地上开花的声音……我心里充滿了完成任务后的喜悅。

任务胜利的完成了。庆功会上，我和老吳被評上了三等功一次，小周也被記了一小功。我的車被命名为“小飞雁”！从此，“小飞雁”这个名字就在全連全团传开了。它也真象小飞雁那么飞翔，为运输忙着，一直到1953年，我回到了我的工厂。

(工人 崔希祿 記)

## 走向生活

工人李文徑

1951年5月25日，我們整整一百名小伙子坐在工厂技校礼堂(現在是工厂的夜班宿舍)，举行工厂技工学校开学典礼。校长、工厂厂长张鸿树同志給我們講了話，講的很动人，特別是講年輕时在旧社会学徒的种种不幸和遭遇，可惜我沒有把他的話全記下来，但有几句話直到現在还記的很清楚。每当我回忆起技校一段生活时，那几句话总是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小伙子們，你們今天在这样好的环境里学习，不要辜負党的关怀和培养，要努力学习政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苦鑽技术，不要挑拣工作，把自己鍛炼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国家建設中的一个新型的工人。

正是这几句話，使我选择了終生的职业。

在报考技校时，我在志愿書上的三个志愿栏上，都填着机械科。可是学校在录取后却把我們这一群体格較好的分配到鉋工班，我們曾听人說鉋工的活又累又脏，旧社会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話：“十个鉋工九个聋。”有几个同学就因为分配到鉋工班而退学了。我当时也有点动摇：退学呢，还是繼續学习？有一天，我們被領着參觀工厂各車間。到了工具車間，看見一台台速轉的車床和明亮的厂房，我們羡慕极了，但參觀鉋工車間时，情况却不同了，那里尘土飞揚，震耳欲聋的鉋枪声使第一次參觀的我們不得不掩耳走过。我大步走着，真想一

步迈出这个讨厌的车间。可是当我急步走到门口时，却被一个跪在冰冷的泥水里的铆工吸引住了。这个人年纪很大了，他脸上流着汗，全神贯注地工作，好象压根儿就没觉得自己跪在泥水里干活一样。这时领着参观的车间主任对我说：那个人叫李文元，是东北铁路劳动模范，为了赶任务，他不顾自己正患着严重的关节炎，坚持着工作。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惭愧，我是一个健壮的年轻小伙子，却要挑轻活干，而一个老师傅却忘掉自己的病而进行着紧张的劳动。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极了。一回到学校，我便去找班主任——一位在工厂很出名的老铆工。我当时把心里的想法全告诉了他，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错了就改，只要我们努力学习，行行都能出状元。从教员室回来，我躺在床上想了一晚上，校长和老师的话，总是在我耳边不断地响着。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毅然地下定决心学铆工。第二天一早起来，觉得精神振奋，浑身轻松愉快。我第一个跑进教室，开始温习功课。从这以后，我便安心下来，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们铆工班的同学，身体棒极了，是全校最有劲的一个班。身体好，正符合我们学的科目。那时我们上午学习政治理论课，下午到工厂实习，由老师领着我们练习基本的执锤方法。开始我们打不准，几下就打断了锤把，而且满手磨出了水泡。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坚持着练下去。过些日子，我们便按着锅炉的构造分成几个组进行实习。我第一次被分配在过热管组。第一天，由组长田师傅领着我装卸卡子。这活看来简单，干起来可费劲了。我不得门，便跪在过热管上，管子上尽是很厚的烟灰，用锤子一打噗噗直飞，当时我只是不停锤地跟着师傅打，身上出的汗湿透了衣服我也没有理它。正

干的起劲的时候，下班的汽笛响了，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这么快呢？我觉得只干了一会儿呀！这当儿，田师傅已经打来了洗脸水，对我说：“喂，小伙子，今天干的不错，洗洗脸吧！”我一听师傅说我干的不错，真是高兴极了，扔下工具向田师傅道声再见，就往外跑。到门口一看，全班同学都站好了队，只等我一个人了。我刚要解释来晚的原因，却不料同学们一边看我一边哈哈地笑起来，我低头一看，才发觉从头到脚一身烟灰。李义廷同学给我一个镜子，我一照，自己也忍不住笑了，真象刚从烟筒里爬出来似的，脸上的黑灰，夹着汗水正往下流，留下了一条条白道，活象唱戏的大花脸。我用手摸了两把，带着初次劳动的愉快心情回校了。

在过热管组实习了半个月，我又来到锅炉组。这一组是锅炉车间主要一个大组，也是配合工作组。我跟着组长刘师傅整天在锅炉里边爬来爬去，说也怪，一干起活来，再大的声音也听不见了。在锅炉里真把我热坏了，我的衣服几乎脱光了，还不觉得凉。刘师傅几次要替换我，我总是摇头不干。我想：“不吃苦，怎么能学好技术呢！”有一次，我累的两手麻木了，锤子从手中溜掉，可我还沒有觉出来，刘师傅看我太累了，急忙扶我出了锅炉。一出锅炉，风一吹，觉得空气都是甜的，本来很热的八月天气，现在也感到非常凉爽了。回学校后，一宿也没睡着，两条胳膊象压上千斤重的东西，又沉又痛。眼睛被电焊打的直滴泪水，拿手一摸，肿的象个馒头。可是我很高兴，在日记本上写上：“今天我又学习了一天，向建设美好生活的道路迈进了一步。”

1952年3月，学校通知我们：为了让我们早日参加经济建设，按原定计划提前两个月毕业。我们听了又喜又忧，喜

的是我們也能够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祖国經濟建設了；忧的是我們的技术学的还不够，另外也舍不得离开一块生活过的老师和同学。

1952年4月1日，我們带着兴奋而又愉快的心情，迎着嗚嗚的汽笛声，随着人流走进工厂。从那天起，我便作为一个正式的技工，和老师傅一起建設着可爱的祖国。

新的生活开始了。

## 竞 赛

楊貴有 劉国生

1957年10月，車間为了完成九十輛改守車的任务，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誰也不甘心落后。为了保证提前完成这项任务，工厂技术科和車間共同研究，試編了改守車新方案——平行作业法。这是按苏联造車先进經驗——部件組装流水作业法，結合車間具体情况制訂的。車間組織工人研究討論时，大家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进一步充实了新方案的具体內容。

在討論試改第一台車的會議上，潘树連和于文志两个小組的工人，对新方案有着不同的看法。于文志小組的工人由于沒有体会到平行作业法的优越性，对这个方法表示怀疑。潘树連小組虽然也有个别的工人怀疑，可是大多数的工人拥护这一办法。最后决定由潘树連小組作試驗，于文志小組仍然按照旧的操作方法进行工作。

潘树連小組的工人，經過两天的認真試驗，結果收效很好，提高了生产效率百分之四十，車輛在厂日数也由六天縮短到三天半。这时全組工人高兴的不得了，他們說：“有了新办法，完成任务就沒問題了。”这話很实在，这几天每人都超额完成了生产計劃。但因为前几天作試驗准备工作，完成的总任务实际落在于文志小組后边。

这时，一些保守思想就明显地暴露出来，有些思想守旧、

不愿輕易拋掉旧操作方法的工人就說：“別看他們推行先进經驗，我們不推行也不拉下！”有还的說：“都說那个办法快，我看咱們这个办法也不慢。”

根据群众要比的劲头，車間領導上决定組織双綫流水作业竞赛，比比到底是哪个办法快。于是把車分別排列到两条路上，潘树連小組和于文志小組各在一边，一个是新方法，一个是旧操作，两个小組就展开了热烈的竞赛。

竞赛是从二班开始的。正好这天每組都是两个人工作，而做的又是同种工作物——釘牆皮，誰快誰慢馬上可以看出来。潘树連小組的周振声和刘盛奎决心要用新学的平行作业法提前完成任务。于文志小組的张世成和刘兰芝也打算用旧办法跑在前面。于是双方都紧张工作起来。于文志組的工人按照旧的操作方法在車上作业，一块板一块板往墙上釘，进度緩慢；潘树連組的工人采取平行作业法，在車下工作，并且充分地利用卡具，把十几块板子卡在一起，两个人一齐动手釘釘子，然后把整个牆皮抬到車上安装，效率很快，不一会就釘完一个。张世成等看着虽然很着急，可是使上全身力气也是赶不上。結果，都是五十点的活，潘树連組只用十六点就完成了。而于文志組尽管卖了最大力气，到当天晚上还没完成計劃。

第二天一上班，张世成就对組长于文志說：“老于，潘树連小組的方法到底是快呀！咱們得赶快搭作业台，采用新方法，不然就更得被人家拉下了。”于文志很难为情地点了点头說：“一定要用新方法，过去是咱們又吃了守旧的亏了。”

从此，两个組都采用了平行作业法，于是竞赛的劲头也就更足了。在竞赛中，于文志組由于在制作了望窗时运用了

平行作业方法，突破了潘树連組最先进的定額，提高了效率，所以他們又再一次跑在潘树連組的前面。当潘树連組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就主动組織小型經驗交談会，請于文志組的陈芳荣作了介紹，这样，潘树連組在运用了陈芳荣制作了望窗的經驗后，又重新赶上了于文志組。他們你追我赶，总处在相持阶段。

由于木工領工区的工人，及时克服了旧思想的影响，积极学习新技术，而在竞赛中又不断地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扭轉了車間完不成全年生产計劃的局面，工作又好又快。这一年，于文志小組被評上了工厂先进小組，潘树連小組被評为全国铁路先进小組。潘树連还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會議，見到了敬爱的領袖毛主席。

## 老鉗工愛廠如家

廠史編輯組

姚師傅——姚貴是客車車間的老鉗工，今年已經五十八歲了。車間的青年人都親熱地稱呼他姚大爺。人們尊敬他，是因為他在平凡的勞動中，表現了工人階級勤儉節約、愛廠如家的高貴品質。

在姚師傅的工作案子下邊的抽屜里，放着三本用廢紙釘的小本子。有一本還保存着硬紙皮子，那兩本的皮子已經掉了，上邊沾着油膩和手汗留下的痕迹。這些本子上用鉛筆劃的格，用鋼筆寫着一些材料的名稱和數字：焊錫6斤，鉛蛋0.5斤，扁鐵12斤……前邊注明月份，後邊還蓋着車間經濟計劃員的圖章。人們不禁要問：他是一個五級鉗工，為什麼要記材料賬呢？

原來這三個小本子，是他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就記下的節約賬。

五年間，他為國家節約的焊錫、鉛、鐵板等材料折合人民幣兩萬一千一百七十六元。這個數字是由一個錫豆，一小塊碎鉛片長期積累起來的。這裡滲透着許多辛勤勞動，凝結着他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真摯感情。

兩年前的春天的早晨，姚師傅和往常一樣，六點就來到工廠，到車間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爐子生起來，等大伙上班的時候，屋子裡就暖和了，同時還可以用這個小爐子化

錫、化鉛。可是今天火怎么老生不着呢：怪呀，他就到处找毛病。忽然他發現爐的通风口被一块什么东西堵住了。拿出来一看，是一块錫餅子，再往爐子里一看，在煤核上挂着象豆粒大小的焊錫豆。从此以后，他就告訴其他工人，干活要注意節約材料。他自己每天早晨来了以后就象淘金一样，把从爐子拣出来的錫豆，用鉄勺化成錫水，鑄成錫条。有的时候，姚大娘就叨咕：“你看你，天不亮就起来，放着早觉不睡，”那点碎錫乱鉛你就放在心上了。”姚师傅就說：“我們国家要建設，需要的东西多着呢？可我們国家的底子薄，得注意節約才行。就象我們过日子一样，拣起一个弯釘子还要直一直呢。”他感慨地接着說：“我在这个厂子几十年了，小日本在的时候，車間里到处扔着材料还嫌碍事，用脚踢到一边去，誰都懶得管它！現在可不一样了，工厂是咱們自己的了，咱就得象管家一样管厂呵！”他还是照样的起早貪黑、风雨无阻的拣廢杂材料。

一天傍晚，姚师傅在門口对着門前小水沟里的黄土堆出了神。他走到跟前抓了把，捏了捏，就到理发店要了一些头发，急忙回到家里，把泥和头发放在新刷的地板上，用水和起来。不一会，用黃泥做成了一個圓盘形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鍋台上。姚大娘一見火了，大声說：“把地板祸害了，又来弄鍋台，还不快給拿下去！”姚师傅心平气和地說：“你別小瞧这玩艺，生产上可有用呢？鍋台嗎，馬上給收拾干淨！”說的姚大娘又笑了。

第二天，他就把黃泥模子带到工厂，把用碎鉛片溶化的鉛水倒在模子里一試驗，不行，因模子有砂眼，加上不平，倒出来的东西不成样子。他又照样做了一个木头模子。經過

这次試驗，一个客車洗手池管子的下墊制做成功了。这玩艺儿，过去都是用整张鉛皮做，現在用作廢的鉛片就行了。就这样，他又給国家節約了一笔財富。光是1958年春天，翻砂車間从姚师傅那里拉走了三千斤錫焊条。大家都管他叫倉庫“保管員”。

提起做倉庫保管員，姚师傅是很有感觸的。在十五、六年以前，他的确在这个車間当过倉庫管理員。有一次，他保管的鉄管叫警卫队狗腿子偷了，但是这笔賬日本鬼子却硬記在姚师傅的头上，把他关在小黑屋子里，用一寸多寬的皮带沾上水抽，打得皮开肉綻，死过去好几次。每当講起这段充滿血泪的生活史的时候，他說：“象过去那样的事，永远不会有了。現在领导尊重我，关心我，年輕人管我叫姚大爷，因此，今天我的心情和过去相差天地了，今天当的倉庫保管員是党和工友們給我的荣誉。”

## 紅旗飄飄的李明順小組

工人 李翼東

“李明順小組的十二名小伙子象是騎着十二匹驍悍的駿馬，能沖萬座山，踏平千江險，想濬是真難！”這几句话，還是一個老師傅說的，不過那是八年前的事情了。八年後的今天，在黨的領導下，工廠開展了趕先進、學先進的運動。這十二個小伙子，在生產競賽的道路上又遙遙領先，成為廠里和市里的標兵了。

八年，真不算短啊！我在這個組里呆過一個時期，今天寫廠史，不禁引起了我的回憶。

### 初來听到的故事

1953年3月，我調轉到這個小組。乍一到組里，小組長李明順就找我談了一次話。李明順，河北人，二十多歲，是個長得很壯實的小伙子，作事踏實、謹慎，每當吸收一個新組員的時候，總要細心地交代一番，什麼小組的情況啦，使用機床要注意哪些地方啦……總想讓你弄個一清二楚。我是個好打聽事情的人，沒過幾天，我便知道小組成立不久發生的一件事情。

小組成立時，只有八個人，八個人清一色三級工，清一色使用皮帶車床，整天干螺絲、絲對、肖子，出了這幾樣沒旁的活。年輕人火力足，活干的猛，開頭一段時間很有起色。

但是一来二去总是干这玩艺，便也觉得没趣味，大伙打趣地叫外号，李名是丝对大王，朱化堂是扒光杆司令，李明顺是冲眼专家……听起来怪有意思的。干活一没趣味，生产情绪就低落了，有时停车闲扯，唠唠家常，扯扯“三侠五义”，生产量便猛然下降。

党支部和车间领导发现这个情况后，便找了几个小伙子商量，要他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郭瓦了夫工作法，提高工作效率。他们一听都摇摇头来，谁也不同意，认为光干这活就够没趣的了，要是专干一手活，那不更糟了。党支部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教育和解释，说明这个方法可以取长补短，而且生产效率提高了还可以干一些新的复杂的活。大家觉得也对，于是按各人的专长分了工，将原来一气干成的办法改为四部流水作业，结果生产效率由原来的四十分鐘缩短到十三分半，而且产品质量非常好。这一下可把小伙子乐坏了，一个个干的更欢，劲头更足。——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推行苏联先进经验郭瓦了夫工作法。

### 标兵里的标兵——“黑姑娘”

我到小组以后，领导要我和吴又为倒班。我从心眼里不痛快，而且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吴又为原来是个搬运工，新作学徒，不久才考上二级工。当时我想，他跟我使一台车床能行吗？还不得坐上牛车——换用！

吴又为老家是山东，那年才二十，身板可真棒，干活肯卖力气。小伙不知是由于文化低还是怕羞，总不爱说话，干活用不了五分钟，小脸就弄的焦黑，爱开玩笑的便逗他：“你们瞅瞅，小吴又成了‘黑姑娘’啦！”

他起初和我倒班干的是水暖器材零件——弯头。这活計挑絲要帶斜坡，最初他掌握不好，产品常常不合規格。要是遇上再难一点的活計，他連怎么找正都不知道。因为技术差，追不上进度，作夜班时他常常干到大天亮。俗話說“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吳又为就有一颗苦鑽苦学的心。他每天都提前一两个小时上班，总向我問长問短，有时在砂輪上練習磨刀、磨鑽。就这样，不到两个月，便成了車間里的第一把快手。

1953年夏天，我們接到鉚工車間的大批螺掌帽，任务大，而且急。为了突击这项任务，吳又为和我展开了一場竞赛。說竞赛，可不拘形式，既沒下战表，也沒写挑战書，只是都在心里用劲。党支書說，干什么都应该冲到头前去，这话起了好大作用。第一天我做了整整五十个，刚刚超过定額。第二天，我看見“黑姑娘”把他干的活摆在一块木板上，象是排队練兵，我不禁覺得好笑，白費劲，摆上有啥用，末了还不是放进交活的桶里，笨到家了！想不到第三天他又那样整整齐齐地摆上了，一眼望穿；那是七十个。我心里一动，于是白天握紧搖把不撒手，小旋組的陈师傅打趣地說：“不要命了！”我沒理他。傍晚，我累的精疲力尽，但心里还有一股劲，在一块小木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上七十三个。“黑姑娘”一上班，看了看黑板，笑了笑。我心里說，你就騎上千里駒攪吧！他紧了紧手，馬达又飞快地轉了起来。这晚，他創造了九十六个的最高紀錄。

“黑姑娘”的新紀錄一传出，凡是干螺掌帽的人都受了一个极大的刺激，于是都暗地下了一把劲，就連陈师傅也卷了进来。不久，暗賽轉为明賽，所有的机床都在攪这个“黑

姑娘”。这一赛可不要紧，我們只用一星期的時間便突击完成了这批任务。鉚工車間为此給我們写了封信，說：“一定要趁热前进！”

### 难忘的小組会

我們每周照例要开一次小組会。

那是在1953年6月，我們十二个人坐着工厂的汽船，駛向江北太阳島。江面是那样平靜，水流得很慢，很慢，这情景和我們在生产中的龙爭虎斗很不相称。

船到了太阳島，我們便找了一块树林坐下来。会上除了布置生产任务，就是生活检讨。党支部書記和往常一样，亲自参加我們的小組会，他在旁边靜靜地听，有时也插上一句半句的。他講話怪有风趣，常常逗的我們捧腹大笑。我們觉得党就在我們的身边撫育着我們。

这次会上，我和小丁都受了批評，因为有一次我領紅旗回来后，觉得格外兴奋，情不自禁地对小旋組的一个同志說：“受奖的先进集体只有两个，我們便是其中一个。”李明順說：“这話不應該說，这是向人夸耀成績，是驕傲的表現。”赵壁接着頂了我一句：“沒詞就別說，随便乱冒，給人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我听了不服，說：“那就把我嘴糊上好啦！”李明順笑了笑問：“真的糊上嗎？”拍了我一下，“有意識也好，无意識也好，当我們得了奖，應該更謙虛，更謹慎。作一个先进集体的成員，不那么簡單，会有千百只眼睛看着我們。得了錦旗是光荣，社会主义建設史上記上了我們一功，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党希望我們做的更出色！”我听了心里的不服气全消失了，臉刷一下紅了起来；几年来，在欢乐的生活中，

在困难的面前，我没有流过泪，可那次，我眼角却滚出了泪花。

### 团结和帮助

开完会不过两个月，等我们再到江堤上的时候，江水已不那么平稳了，滚滚的浪花，象海水一样，不时拍打着堤岸。

松花江发水了！水位超过了1932年。市防汛指挥部为了加固堤防，决定叫我们加工一种象簧一样的铁丝网。我们小组接受了这项任务以后，提出了“抢时间，争分秒，不叫时间浪费了”的口号，谁要是完不成这个任务，就等于把洪水放进市里来一样。经过研究，决定一台机床用两个人操作，使用两个夹板，快車快滾。这个办法虽好，但操作时要灵敏，不然会出危险，容易叫盘旋中的铁丝挂住，造成人身事故。当时，大家谁也顾不得个人安全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考虑的不是什么个人和小组，而是全市一百多万父老兄弟姊妹的安全。

在完成这项任务中，我们组作的最出色的要算党员赵壁。赵壁有二十五、六岁，中等身材，瘦削的面孔，两眼总是瞪的溜圆。不管干什么活，干净、洒脱。记得完成这项任务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最紧张的一个夜晚，車間象翻江攬海一样，大伙忙作一团。月色透进窗来，和不时閃耀的蓝色的电焊火光交織在一起。赵壁穿了一件蓝布褂，在蓝绿色的光亮照耀下，真象一个化了妝的古代勇士，两眼显得更圆。我的車床正好面对着他，他滾一个，我滾一个，两下就比了起来。突然，我滾着的铁丝圈乱了，我慌作一团，赶忙关了車。我怎么也弄不好了，豆大的汗珠滾了下来。赵壁大概听出我的車床沒动静，猛一抬头，见我满头大汗在抓瞎，赶忙跑了过来。

我說：“趙師傅，別耽誤了你的活。”他雙眼一瞪：“一台床子能頂兩台用嗎？”他很快就幫助我修理好了，於是馬達又響起來。我倆夜飯也沒有吃，也沒有休息，為的是補償停車誤的時間。

夜里十一点二十分左右，任务胜利完成了，我俩的手指头被鐵絲挂了好几道血口。

### 学先进，赶先进

很快又渡过了一个秋天。落雪那天，我們接到了一批生疏的任务——加工棚車改為客車的零件。这批活不好干，除了帶弯的，就是挺薄挺薄的生鐵活，不易卡固，不好弄碎。起初，完不成定額。吳又為想研究和改進一下技術，小旋組有個同志听了說：“改進？這不是吃糖葫蘆一串串的，這要一刀刀啃。這個活能改進，我吃了它。”吳又為听他說一串串的，便拍了下腿說：“對，就要一串串的旋！”真沒想到，一句帶刺兒的話，倒啟發了他。吳又為和我細談了一下做法，我一下就認定是個好辦法。當下就把旋燈圈一回做一個改為用鐵筒料，一下就做出十個，提高效率四、五倍。趙璧和胡桂廷听到這個消息，也馬上學習起來。小旋組說帶刺兒話的那個同志，伸了伸舌頭，我真想叫他吞幾個看看。小組里有名的楞手丁海昌為了奪這個標兵，有一次問我們一天能干幾個燈脖，我當時唬了他一下，“四十個”。他听了晃了晃腦袋。可是不兩天，他在一個夜班里真做出了四十個！我當時一楞，他真的長四只手了？原來他又改用了快速快閘和三角鐵找正法。這一創舉，又在小組推廣了。從開始到勝利完成任務，一共不到兩個月，我們小組就創造了好幾十項新方法。

## 祝他們永遠前進

後來我轉到其他小組去了。

李明順小組八年來都保持了光榮。他們始終堅持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開展競賽；發揚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團結互助，互相學習。他們每年都被選為市、省和全國的先進集體，並兩次出席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李明順被選為黑龍江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總工會還選派他到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訪問，後來提升為車間主任。“黑姑娘”——吳又為，參加了黨，被選為市青年積極分子，當上了工廠團委委員。趙壁已提升為領工員，出席過轉業軍人代表大會。胡桂廷現在擔任了這個組的組長，也入了黨，並擔任黨支部副書記。其他百分之九十的人也參加了黨。現在，他們小組已被光榮地命名為中蘇友誼小組。

最後，祝他們永遠前進！

## 制造中国第一列儿童列车

劉令燃

四輛天藍色的小車箱，停在交車綫上。車箱上挂着淺綠色的墊簾，鑲着金黃色的立柱，加上飄舞着的雲形花，也真使人喜愛。

這是1956年5月28日，中國第一列兒童小火車誕生了。

當天晚間，一群穿着鮮艷服裝的孩子，手拿着大把花束來到工廠，他們代表全市兒童向為他們製造兒童列車的工人叔叔們慰問。當孩子們坐上了第一列兒童火車的時候，他們高興地跳起來了。工人們看到這種情景，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慈愛的微笑，揮着有力的大手掌向孩子們熱情地招呼。

在四月下旬，工人們為迎接“五一”正緊張地勞動着。工廠為了在“六一”前完成製造兒童列車的任務，就把這項任務交給車輛解体車間。當時車間的任務很緊張，但是工人們聽說為中國第一條兒童鐵路製造兒童列車時，就高興地接受了這項光榮的任務，並且提出：一定要在“六一”前完成。

從林业局運來的小車台，零件都腐蝕得不象樣了，有時卸一個小螺絲得干十幾分鐘。檢修中遇到許多困難，可是沒有一個人叫苦。五十多歲的老工人苗玉行和王心齊，雖說年紀大些，但是干起活來，從沒落在誰的後邊。小伙子們下班後，都學習文化去了，他倆還得干一會才回家。他們說：“這是為咱們的孩子造福哪！多干一會應該的。”

检修車台虽然很累，但制造車体也不輕快。原先設計的图紙不适用了，要重新設計，技术人員都为这日夜的奔忙着。技术員邹子成为了設計一个尾車上的制动装置，亲自跑到森林局車輛厂去画草图。

客車車間的工人們为了把車修得漂亮、結实，在組装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尾車上的那个挡鉄，需要撼九十度的弯，这是很困难的工作。有人提出在槽鉄割好再撼，可是有的反对：“为了讓儿童車質量更好，我們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工人曹培生和凤山花費了好几天的時間研究了一个撼弯的小胎型，解决了这个困难。鉗工們看到图紙上設計的栏杆是木制的，怕不結实，不美观，就主动找了些旧管子磨光了，又經過电鍍安在車上，白光閃閃，非常漂亮。电焊工人也大显身手，他們利用电焊在走台上綉上了和平鴿和“祖国花朵”、“世界和平”等詞句。他們說：“这是为了讓孩子們知道，为了他們的幸福，我們付出了智慧和力量。

五月下旬，儿童列車組装工作在紧张的进行着。为了保証按期完成任务，工人又提出了星期六晚間和星期天进行义务出勤，小伙子們把星期六的約会都取消了。青年工人王永章在尾車上安装圓形座席时，被車棚上电焊崩出来的火花把脸燙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完成任务。

星期天早晨六点多鐘，工人們都来了。为了赶時間，为了把最后的一些活做好，他們干的比哪天都猛，有的工人一上午都沒有直过腰。

晌午，全部組装任务完成了。車头带着漂亮的車箱，向交車綫开去。

## 搶 救

賈士祥

今天，和往日一樣，工廠的門診部的候診室里，坐着幾個來看病的老頭兒，他們興致勃勃地談着內科護士的動人事迹。

突然，一個蓬頭散髮的婦女，抱着一個小孩，急急忙忙地往二樓上跑。

小兒科的傅大夫接過了孩子，只見他兩眼似閉非閉，嘴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着。滿頭白髮的傅大夫一看就知道這孩子的病不輕。果然，體溫表上的紅綫，上升到 $41^{\circ}\text{C}$ ！傅大夫二話沒說，抱着孩子就往搶救室走去。經過診斷，確定是中毒性痢疾，有生命危險！

初步的搶救治療，無效，孩子照樣昏迷不醒，體溫沒有下降。傅大夫和其他幾個大夫決定採用靜脈點滴，這是門診部所能採用的最後一招了。滴了一會兒，仍不見效。守在孩子身旁的媽媽，急的失去了自制，嗚嗚地哭起來。她一哭，大夫們更焦急了，你看我，我看你。怎麼辦呢？有人提議注射血清或血漿。但是這些東西門診部沒有，要用只好到市立兒童醫院和鐵路中心醫院去取。半小時後，取回來了。注射了血清，孩子不抽搐了，但總的病情並沒有好轉。

這時，門診部黨支部書記于德海同志回來了。他問了問病情，立即召集主任、大夫、護士開會，要求大家想盡一切辦法，把孩子的生命從死神手里奪回來。要搶救，得有辦法，

可門診部所有的办法都使尽了，如果說还有一点办法的話，那就是輸血。而輸血，門診部过去沒有干过，因为这种医疗得到中心医院去。情况明摆着，孩子的病如此严重，如果停止搶救，用不了到中心医院，早就断气了。現在已經刻不容緩了！

“在我們这里輸血！”傅大夫果斷地說。

沒有人吱声。

有些人在担忧：做好了，拯救了一条生命，大伙儿高兴；做坏了，責任怎么办？

党支書于德海看出了同志們的心病，便斬釘截鐵地說：“傅大夫說的对！在我們这儿輸血！”接着他严肃的指出：“咱們不搶救，孩子只有死路一条，难道看着他死，咱們就沒有責任了嗎？同志們，不能这样！咱們积极搶救，就表現了責任感，就是尽我們的一切力量！”同志們都同意支部書記的意見。

在大夫們开会的当儿，助产士王健、赵景兰主动地到搶救室来护理孩子。助产士与孩子的感情，比一般人更深，是她們把新生命接到人間，是她們听到出生嬰兒的第一声哭声……当她們看到这小生命快要被死亡夺去的时候，她們的心，就象被尖刀刺的一样痛……

要輸血了！助产士王健和赵景兰爭先报名为孩子輸血。領導答应了她俩的請求。化驗的結果，两人的血型都合适，但是王健太弱了，决定用赵景兰的血。抽血时，护士告訴赵景兰不要紧张，不要怕。赵景兰說：“我哪还顧得上害怕，光想孩子的病了。”

針，插进了赵景兰的血管。鮮紅的血，随着唧筒流进針管；100CC血，抽完了。

輸血开始了。大夫們紧张极了，臉上沒有笑容。孩子安靜地躺在床上。手术很順利。过了一会儿，孩子发出了一声哭声，久久发呆的眼睛第一次露出了眼神，溫度在逐漸地減退，……小生命得救了！大夫們，护士們，孩子的媽媽，这里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孩子的媽媽，滿脸泪花，拉着大夫的手，感动得說不出話来，其实，她心里有許多話要說：“是新社会，是共产党救了我的孩子，是党教育出来的人用自己的血救了我的孩子，……”

## 松花江上的荣誉

吳慶元

松花江是我們工厂的历史伴侶。在六十多年以前，我們前一代的亲人們就在松花江沿搭起了三十六个大棚，作为工人的集体住宅，这样就开始了工厂的历史。三十六棚工厂的孩子是喝松花江里的水长大的；进了工厂还劳动在松花江边，这一切使得我們对松花江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松花江和我們工厂工人結了不解之緣。我們和松花江共欢乐，共悲愁。

那是在1957年8月下旬，哈尔滨松花江水驟然猛涨，超出警戒水位，接連的“颶风警报”，昼夜不停的狂风暴雨，好象要把太平洋的海水一下子全倒入松花江似的。江口水面眼看快要和堤内厂房的屋頂一般高了，哈尔滨市受到了严重威胁。

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共哈尔滨市委和市人委发出了紧急号召：“确保哈尔滨的安全！”这不仅是号召，也是全市人民的心里話。立刻，松花江两岸变成了防汛斗争的前线，我們这批生产大軍馬上变成了防汛大軍。

全厂职工分了三个防汛大队：一个大队由党委書記汪云龙同志率領，共一千多人，奔赴市区“門戶”顧乡大堤，昼夜突击加寬、加高堤坝，坚守这个“特险区”的障地。另一队的大队长是工厂厂长张鴻树同志，任务是随时听从防汛指

揮部的通知，哪里有險情，就到哪里戰鬥。再一隊的任務是準備臨時突擊搶險。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拂曉，洶涌的江水，疾風卷着巨浪，猛烈地向松浦區農田大堤沖擊。堤身漸漸坍塌，一会儿工夫就有三十多米長的堤土完全滑落，堤壩只剩下薄薄一層草袋了；白花花的江水從堤底下涌出來，一丈多高的洪水，馬上就要猛撲過來。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駐守在這里的解放軍某師的官兵和我們工廠搶險大隊沖上來了。“下水抗住！”“下水抗住！”幾十名解放軍和我廠職工奮不顧身地跳下滾滾翻騰的大水中，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就要完全塌倒下來的大堤。幾乎同時，又有幾百名解放軍和工人撲通跳入江中，用自己的身體擋着風浪，護住了堤壩。

堤，確切的說，由解放軍和工人筑成的“人堤”，迎着狂風巨浪巍然屹立在洪峰面前。咆哮的洪水象發了瘋似的向“人堤”猛烈沖擊，洪波劈頭蓋頂壓了下來，沒等人喘一口氣，浪頭又打了過來，江水噲到人們的肚子里，浪頭打得人們全身麻木。但是，“人堤”中的解放軍洪團長、溫政委，還有許多不知道姓名的戰士以及我們工廠的車間黨支部書記張克文、周洪生，車間副主任徐國華，工人王洪、王立順、明世福等象無畏的勇士，面對着凶惡的洪水，擋着風浪，一直在水里堅持三個多小時。共青團員張澤忠一下子被浪打倒了，天寒水涼，使他昏了過去，但當他被同志們拉了上岸，救護過來之後，他的第一句話是：“不要管我，搶險要緊，要讓洪水漫過來，大伙都完啦！”說着一躍而起，又迅速跳入水中……。六十多歲的領工員、共產黨員楊翰清，泥土把他弄得頭臉污濁，但他還是和小伙子一樣，用身體護着大堤。

“来土呀！”多么需要土啊！可是，堤外是大江，堤岸里边是一米多深的水塘，哪里有土呀！土在三百多米远的地方。共产党员李永庆扛着一草袋土跑在最前面，第一个把装满了土的草袋子投入决口。可是，刷地一下草袋子被水冲了起来。“出洞了！”“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坚决堵住！”工人李朝璽和华侨李渊如抱着一包装满了土的草袋“噗通”跳进水里，塞住了堤洞。投进去的草袋子才沉入水中，解放军、工人——四千多名防汛战士扛着满满的草袋子冲向险堤。运土途中，必须经过两座浮桥，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偏巧“咔嚓”一声，一座桥断了。这时候共产党员李万荣传出了队部的命令：“下水运土！我们要争取一分一秒，和洪水决一死战。”话音未落，共产党员王贵权第一个跳下去。紧跟着站在水里的大队长张鸿树，在齐胸的水塘里开辟了一条运土的道路。顿时，几千名防汛战士扛着土袋涉过水塘，奔跑在运土战线上。

扛土能手、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孙善国、沙庆顺，在水里来回运土，跑的最快，扛的最多。原来被分配看管衣服的五十多岁老工人刘宽信也下水了，在水里滑倒了，胶皮鞋掉了，他爬起来光着脚继续干。两个孩子的妈妈胡远声和女徒工王秀芳，光着大脚，在水中扛着草袋奔跑如飞。共青团员张士龙，因为个子小，扛土时水没了他的脖子，喝了好几口浑泥汤，但他仍是继续扛下去。退休养老的老工人李永薄、王世林，也在紧张地挖土，装袋子。

战斗，从白天到黑夜，直到拂晓，一共二十多个钟头，大堤方转危为安，风浪被防汛英雄们降服了，我们终于胜利了。

雨后初晴，哈尔滨屹立在波涛滚滚的洪水面前，显得更加雄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党领导我们三十六棚的工人们在松花江上写下的这一页历史的荣誉。

## 他在勇猛地飞翔

劉白羽

冰雪还封冻着松花江面，雪橇还在飞快地滑行，在哈尔滨机车車輛修理工厂里，却已經是一片热情洋溢的春天了。我們走进修理車間，怎么里面还靜悄悄的呢？一打听，还没上班，苏广銘师傅在工友室里写大字报呢！我們穿过那布满机器的場房，到一間木板屋里找到了苏广銘同志。这是一个“小鉄牛”似的人，个儿不高，可那么壮，說起話来笑咪咪的。在他那頂黑色鴨舌帽下，两鬢閃出几星霜花，但从圓厚的肩头和沉穩的神情看得出身上潛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无限的智慧。正是他，在我們这波瀾广闊的大跃进的前头，急駛着，飞翔着。他先以三年零一个月的時間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划。現下，他又蒸蒸日上，已經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划了。請想想看！第二个五年計划才三个月，他却要一步跨到第三个五年計划去了。有人說我們的人現在所迸发出来的精力，所达到的速度是电子計算器也无法計算的。但是，人們还在馬不停蹄地前进着。工友室里坐着一組一組的人，有的拿着笔在沉思，有的写大字报。忽然之間，我們的談話被隔壁車間里一片沸騰的欢呼声打断了。有人喊了声：“报喜来了！”接着几个人抬着一块小黑板冲过来。黑板写着調度室一个女同志出了九十九条大字报的消息。可是来不及用粉笔写了，只好由抬黑板的青年口头传：“这已經是老数目字了，現在人家已經

提出第一百零一条了！”

苏广铭领我们向他那台铣床走去。抽这空儿让我先谈一下他这台神秘的、美妙的铣床吧！原来苏广铭使用的铣床是一台1928年出品的老德国铣床。1948年从三棵树工厂当作废品搬过来，可是苏广铭却和这古老的机器合作起来了。三十年，是多么遥远的一段时间呀！在这过程中，现代技术水平已经飞跃到什么地步了。这铣床，早先一分钟只能转一百五十转，可是高速切削要求着极高的速度，在苏广铭改进下，这台铣床提高到二百五十七转，现在又提高到四百五十二转。谁说老树不能开花？机器到我们这个新时代才真正发挥了潜力，点燃了青春的火焰。我们走过场房时，开工的时间到了。巨大的车间立刻沸腾起来——吊车在穹顶上滑行，牵引带在火速地回旋，机轮转动，钢屑飞腾……苏广铭的铣床刀也象小风车一样倏倏地转起来了。笑容消失了，他如同一个沉着、干练的指挥员。他倾斜着上身，贴近机床。他的眼神，他的动作说明：他的心已经和整部机器溶合在一起了。

苏广铭十二岁就在那地狱般的私人工厂里作徒工了。伪满时期过着“橡子面、麻袋片”的日子，但他一直站在铣床旁边没有离开他的岗位。到了这个车间里来也有二十二年之久了。这座有近六十年历史的工厂，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日本人的刺刀曾经逼在工人胸口上，可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却在这些车间里活动着。现在，你看：地板是陈旧的，房顶是乌黑的，但一切都那么坚实，而且又闪出新的光彩了。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一台老铣床变成现代化的万能铣床？是的，正是从这问题我们就进一步接触到苏广铭的主要特质了。他不但是一个用全部热诚来工作的人，同时，他是一个以不断

的改革和創造來工作的人。他不但用手，他用的是心、是腦子。從1953年到現在，他的改革創造已有五十四件之多。就這樣，他把自己這台古老的機床變成的現在這樣一座嶄新的機床。

讓我們暫時回到朝鮮戰爭的日子吧！那是充滿暴風雪和閃閃火光的日子，前綫的需要總是萬分火急的。有一回，夜深兩點鐘了，一陣敲門聲把蘇廣銘惊醒。工廠里的人來了，說有緊急任務。蘇廣銘一聽就急了，他恨不得立刻飛到他的機器旁。大雪地里深一脚淺一脚，奔進車間一看：車間主任、黨支部書記，都聚在那兒等候着他。他們要他銑一件很難銑的機車彈簧鋼板口。他立刻動手，就這樣在銑床旁邊從深夜一直站到第二天的下晌。還有一次，同樣緊急的任務把所有的人都卷了進來。可是有一個瓦背形的機件，你要刨完它的兩個側面，卻很難擺弄。這個調皮傢伙，在銑床上你鉗不緊它，夾不牢它，一出毛病，機器就得停下來。他急得滿身大汗，一天能弄出五塊。這速度怎么能趕上前綫的需要，眼看任務就完不成了。蘇廣銘一面干活，一面琢磨：如若讓這瓦背形機件服服貼貼，不但卡得緊還能自如地轉動就好了。干到夜深，回家，他怎樣也睡不着，有時躺着躺着就爬了起來，伏身在桌上畫、畫、畫。不知畫了多少時候了，他的愛人馬麗珍醒來一看，他還坐那兒苦苦思索。他見她醒來說：“我再畫一會兒……”就這樣緊張、苦干了二十多天，他終於發明了一種鋼背瓦銑斜卡具。我們到車間里的另一台銑床跟前，青年工人李春蘭正在使用鋼背瓦銑斜卡具在做活。從前一天只能銑五塊的活兒，現在每天能夠做出六十塊來了。至於他自己這台機器，在我眼中實在是一台奇妙的機

器。說老實話，他把這冷冷鋼鐵做的機器變成有生命、有眼、有心的活東西了。你看，這兒那兒，裏面外面，增加了好多他設計的機件，每一機件都增加了機器的速度和效能。比如有一個搖把，一隻手搖起來很吃力，很慢。去年秋天哈爾濱的人們和最高的洪峰猛鬥時，他冒着雨日夜不停地到江北大堤上去搶險，坐在船上，他看見舵手搖着那四面都有齒把的舵輪很靈巧，於是他就把他那笨重的搖把也裝上幾個齒把，就轉動得輕巧迅速了。就連他所用的銑刀也是自己製造的，他從廢品倉庫中找出一些斷了頭的鑽頭，然後按照自己的設計，把它製成銑刀。他拿了兩把小刀具放在掌心上給我看，就靠着這個，去年一年他沒向工廠再領過一把刀具。他的銑床是淡綠色的，上面還畫着五顆小小的紅星。這是中長鐵路時代保留下來的。那時，每一次大檢修，他的機器都用不着修理就照常工作，這樣就給他在機器上記下一顆紅星。現在，我們不再畫紅星了，如果畫，他的機器就得畫滿了紅星。因為蘇廣銘的機器還保持着不檢修的紀錄。同時從他手底下出來的產品，多年來也總是保持着最高的標準，檢驗員拿到手裏一看是蘇師傅的產品，那是用不到檢驗的。現在，蘇廣銘如同一輛擦得晶光瓦亮的機車帶動着整個生產。從那幾丈高場房頂上垂下一條白紙紅字的大字報，這是蘇廣銘向第三個五年計劃躍進的計劃。周圍密密層層地貼滿向他學習、和他競賽的大字報。這裏面有車間主任，有老工人，也有青年，有工藝師，也有技術員，這真是暖烘烘的喜日，催促着萬花競放。

這裏還得講一個很有深意的插曲，前面不是講到，在那嚴重的年月裏，我們黨的地下工作者在這個車間里活動着

嗎？當時地下黨的市委負責人有一個時期是張浩同志，張浩同志去世了，新的革命一代成長了。現在張浩同志的兒子林肖峽同志擔任了哈爾濱市委的書記。最近林肖峽同志又出現在這個車間里了。原來他跟蘇廣銘作學徒呢！每個星期三，人們都看見他穿着工作服在銑床旁勞動着，最近他已經可以拆機器了。我在这儿把去年工人魏書生的計劃抄上幾條：“……二、學習蘇廣銘師傅六年沒欠一次勤，我從1958年開始，保證第二個五年計劃里一次不欠勤，出勤率達到百分之百；三、學習蘇廣銘師傅七年沒出廢品，沒回修，我從1958年起，保證五年不出廢品，質量達到百分之百，……”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蘇廣銘這個老銑工的特點，同時，也顯示出我們這個大時代奔涌的波濤。

這是春夜還是冬夜？月光如此清涼，空氣如此寒冷，但哈爾濱每扇窗子上都燈光閃閃。當天夜晚，省委工業部副部長劉仲甫同志又和我踏着地下的冰凌和月光，到蘇廣銘家去作客。這是一個十分溫暖、幸福的家庭，他的愛人馬麗珍是家屬文化夜校的教員，大兒子榮亭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寄宿在校內，高中三年級學生的二女兒鳳蘭和帶紅領巾的小妹妹鳳琴和媽媽正在一座雪亮的台燈下看春節照的照片呢。

劉仲甫問：“蘇師傅！怎麼樣？三月底能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嗎？”

蘇廣銘沉吟了一下，滿有把握地回答：“行！沒問題。”

他聽說我認識李來財，下午在車間里我們一見面，他就興奮地談起這個無腳拖拉機手，現在在家里他又一次談起來。他說：“我到北京開會聽了他的報告真感動，後來，我在工作中一遇到難題，就想到他那樣天大的困難都克服了，沒有腳

都站起来开了拖拉机，我这些困难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这次会议鼓舞起来的热情还象火苗一样在苏广铭心中跳荡呢！在那会议上，还有一件事使他至今念念不忘，就是他看到了上海工人盛利高速切削的表演。谁知道，开罢会回来，一下火车，工厂里就有一个难题在等待着他了。事情是这样：为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筑一条铁路，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承造一批机件。大家都说：这条铁路通了车就把河内同欧洲联结起来了，你看这是有多么大世界意义的任务呀！可是有一个叫轨距杆（铁路转弯处用的卡子）的机件，却是工厂里从来没干过的新活。在车间里试制了半个多月，结果连一个也没做成。人们都愁坏了，都盼望着苏师傅回来。支部书记张玉昆一见面就拉着他的手说：“苏师傅！这任务很重要，你用铣床干怎么样？”苏广铭在重要关头从没推却过责任。怎么办？他想起了盛利的高速切削经验，他研究出一种专门刀具，看起来事情有希望了。谁知第一次上铣床却失败了。机器转动速度太快，合金刀一下变了颜色，烧坏了。这时，李来财的影子出现了，小伙子用两只假脚駕駛着拖拉机，在微笑。苏广铭和工艺师研究了放水冷却刀具。那一天，第一个产品就制成了。消息一传，可哄动了，人们从四面八方奔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围起来。高兴，欢乐，对新创造的惊奇，对新收获的赞美，有人说：“这一回可合格了！”“这一回拿出国去也象个样子了！”可是一天只能做二十多个，苏广铭还在速度上再赶一步，于是他又创造了一种胎具。这一来，他一天能生产出七十五个了。

1955年，他的生产成绩一天比一天优异。有一天，儿子荣亭说：“爹！光生产好也不行，政治也得好。”他想了想说：“孩

子：我政治上也不会落后呀！”女儿凤兰又問：“那你怎么不加入組織？”他沒作声。心里却在盘算：我的父亲是工人，我自己也是工人，我們家的血都是工人的血，我怎么能不想加入自己的党呢？十月十六日写了一张入党申請書，可是他悄悄地装在口袋里了。內心在劇烈地斗争着：他自己問自己：“我苏广銘够得上做一个共产党员嗎？”几次走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門口又退回来了。一直到十一月十二日，他鼓起勇气找到支部書記說：“支書同志！我要入党。”1956年3月苏广銘被吸收入党了。馬克思主义真理永远是鼓舞人前进的明灯，它如同火种一样种植在人們的心里，它使人获得了作为人的真正的意义，人的精力便会源源不絕，人的劳动便能創造一切。从去冬展开的跃进高潮，使我們的社会活象一只雄鹰一样展翅飞翔。苏广銘第一次訂的計劃，是要在1958年一年內完成二十个月的工作。可是党的大跃进的号角响了，他把計劃修改为一年完成二十四个月。前几天，他第三次修改計劃为一年完成三十六个月工作量。

“苏师傅，你这計劃根据什么提的？根据什么达到？”

这一个永远走在時間前面的人說：“我今年打算搞十五件工具改革，……”是的，决定着苏广銘飞跃速度的重要关键 是技术革命。

我們只要举出他将要进一步改革刀具这一項，就将提高速度70%。原来他早已构思出来了，下午我們在他銑床旁边时，有一个同志走到他身边，那就是工艺师把他新設計的那个刀具的图样画好拿給他看，現在，工具已經送去制造了。

馬丽珍是他的好妻子，好同伴，她教他文化，使他从一个文盲，变成一个可以写发言提綱的人了。現在，她从旁

說：“有时候，天还没有亮，他就不见了，我一看，原来一个人在外间屋披个棉袄就着电灯画图呢！”請允許我的想象力奔馳吧！通过这小小的家庭，这雪亮的灯光，这扩音机里播送着哈尔滨各个工厂里正在掀起追苏广銘、赶苏广銘的竞赛热潮，……我感到我們六万万人在一起跃动的脉搏，我感到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幸福。我想，如果人們都象苏广銘这样，把自己的精力与智慧發揮到这样高度，那么，在这世界上我們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春天真的来到这遙远的北方了，当我写着以上这段見聞时，我发现我的玻璃窗外在滴着溶化的雪水了，小小的白樺树在微风中摆动，落在它那湿漉漉的树枝上的阳光多么金黄又多么灿烂啊！我想着苏广銘，不知怎样，我总是想到他一个人在黎明前靜靜地伏在灯光下画图的身影。在这里，讓我們用响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吧！这就是我們的一个工人，我們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工人，他正象我們的整个社会生活一样在勇猛地飞翔。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3月31日）

## 市委書記當徒工

工人 劉洪濤

第一遍汽笛剛響，上班的人群便源源不斷地走進工廠。在長長的人流中，有一位黑胖胖的壯年，寬寬的眉毛，頭上戴着一頂前進式帽子，身上穿着一套青棉衣，肩膀上掛着一個黃綠色背包，腳上踏着兩只輕便的棉布鞋。他正和一位老工人邊走邊熱情地談笑着。

離一號門的門衛還有一段距離，那位壯年人早就把通行証拿出來了。擔任工廠警衛工作的傅占元，機警地打量着那個壯年人。噢，好面熟啊！這不是市委林書記嗎？但他又覺得不對，穿的也不象啊！這時那個壯年已經走到眼前，微笑着將通行証打開，遞給傅占元，只見嶄新的工廠通行証上，清清楚楚寫着“林肖瑛”三個字。傅占元心裡激動起來，慌手慌腳地敬了一個禮。

林書記一走進車間，急忙地看了看蘇廣銘師傅的機床，只見車床已經收拾得干干淨淨，象用水沖洗過似的。當他看見蘇廣銘時，立刻跑過去握手，很抱歉地說：“嗨，我打算走到您前頭，先擦擦床子，掃掃地，可是沒想到落到後面啦！”蘇廣銘也緊緊握着林書記的手說：“沒啥，你來的也夠早啦！現在七點剛過。”七點三十分，上班的汽笛叫了。林書記和蘇師傅從車間主任辦公室來到銑床旁。林書記看到機床前有一個青年人正在準備着工具，於是熱情地握住他的手問：“你

也是这个床子上的嗎？叫什么名字？”站在一旁的苏师傅笑着插嘴說：“他是我的新徒弟，叫张喜堂。”“哈哈，咱們是师兄弟啦。”林書記一边高兴地說着，一边准备工具。

苏师傅把加工品卡好，按了一下电鈕，銑刀飞快地旋轉起来。当往复台上的加工品靠近銑刀时，鉄屑带着火星四处飞溅。林書記看到这种情景，称赞不已：“苏师傅的技术多么熟練啊！”他仔細观察着苏师傅的每一个細小动作。苏师傅一边干活，一边耐心地把机床上的每个部件的名称和作用都告訴了林書記。

当苏广銘完成第三个加工品时，林書記向苏师傅說：“卡活的螺絲劲小了！”苏广銘把它又紧了紧。加工第四个工作物时，林書記对苏广銘說：“我来搖升降台吧！”虽說他没学过，但搖的速度倒挺均匀。“真伶俐，不用多学就会了，这样学法，到年底就能出徒。”苏广銘滿意地贊揚着自己的新徒弟。

午休时，工友們象往常一样，拿着带来的飯菜在一起“会餐”。林書記提着背包走到中苏友誼小組工人跟前，笑着說：

“我可以参加你們的宴会嗎？”“迎太欢了！”工人都站了起来，你請我讓地讓林書記坐下。他将背包里的飯盒拿出来，把鷄蛋、南方干菜摆在大家面前，請大家吃。起初大家都不好意思动筷，他就把菜分开，一块一块往大家飯盒里送。工人也把吃的送到他的飯盒里。林書記边吃边說：“这样真好，比座席还熱鬧呢！”

飯后，林書記看見远处有一堆青年工人嘻嘻哈哈的談論着什么。他过去向大伙打了个招呼說：“你們都是干什么活的？”带近視眼鏡的范庆蒲說：“做鉗工活。”“什么算鉗工活？”林書記接着又追問了一句。老范立刻从工作台上拿起一个“止

闕”卡在虎鉗上，从工具箱里抽出一把銼刀，比画着做出銼工的姿勢說：“象我这样干，就是鉗工活。”“讓我学学可以嗎？”林書記接过銼刀就銼起来。这时人們都围攏来了，范師傅認真地說：“銼刀要端平，不要前后晃，一下一下的用力銼，要不然，就会出魚背啦。”林書記手里的銼刀却总把不稳，心里还不明白啥叫“魚背”。范師傅叫林書記停下，用尺量了量，給林書記看，“你瞧，是不是出了‘魚背’啦？”林書記弯腰一看，果然当中突出，象一条魚背。这时站在一旁的樊師傅插嘴說：“学鉗工，誰开始都銼不平，只要姿勢对，常練習，天长日久，就会銼平。”林書記按着師傅們的指点，拉开身架又銼起来。当他銼了四、五个“止伐”后，范師傅就拦了过去，向林書記說：“有工夫再練吧！”

一天，林書記看到中苏友誼組的工人在搬运部件，他也不声不响地走过去搬了起来。韓广志急忙挡住說：“謝謝林書記，我們自己搬吧！”“謝什么，这活我也应当做啊？”

林書記抱完零件，来到組长胡桂廷的机床旁边，一边注視着操作，一边替老胡浇着切削剂。林書記这种認真耐心的精神，感动了素常不爱說話的胡桂廷。于是胡桂廷說：“林書記，你看我們干活有什么缺点，請您給提提。”林書記笑着說：“今后可不要客气，叫我老林就行。”接着說：“胡師傅，我打听两件事，第一，你們小組里丁海昌師傅近来搞技术革新劲头挺大，打算研究自动退刀装置，您知道吧？”“我不知道！”胡桂廷有些惊奇。

林書記点了点头又說：“当前技术革新的事应当好好掌握，同时还要帮助、鼓励他們，发动大家一起研究。”“对！我們一定抓紧時間研究。”胡桂廷說完了就焦急地問：“还有一件是

什么？”“你們小組里是不是有几名好运动的組員？”胡桂廷不好意思地伸出一个手指头說：“就有一名。”“是梁师傅吧？”

“对！是我們組里身体最好的大个子。”

“那么你們小組支持他参加运动嗎？”

“支持的不够。”

“为什么？”

“因為我們在星期天开会时，他老是去参加賽球。”

“啊，那么小組里研究过大家怎样去参加体育鍛炼的事嗎？”

“沒有。”胡桂廷这时脸紅了。

“哎，这就是你当組长的事啦，做个小組领导人，对这事也要重視起来！你要知道，搞好体育活动，不仅能增强組員体质，而且还会提高生产效率。你說这对嗎？”林書記笑咪咪地問胡桂廷。

“对，謝謝林書記对我的帮助，今后我們組都要参加体育鍛炼。”

事后，胡桂廷总是責备自己深入的不够，林書記在短短的几天中，对小組存在的問題那么清楚，他很欽佩。

有一回，深夜三点多鐘，人們都在酣睡中，可是工厂里的馬达声还隆隆地响着，三班的工人在灯光下愉快地忙活着。小伙子梁石金正走刀，車着一个精密的零件，忽然听到一陣輕微的脚步声从远而近，他抬头一看，“啊！林書記，你怎么这时候来啊！”他吃惊地叫了起来。

“明天白天开会。”林書記一边笑着一边和梁石金握手。

“哎呀！那你不休息能行嗎？”

“能行，习惯了。”林書記套好套袖又說：“梁师傅給我点

活干干吧！”

这下可把梁石金难住了，挠了挠头皮想：“領工員沒多留活，干什么呢？再說，又是晚上，林書記的身体……”林書記看他有点为难，就直爽地說：“什么活都可以。”

“哎！有啦！”梁石金拿起一块废鉄，領着林書記到身后的一台小机床上，将刀把好，指着一个小搖把說：“照这个样，你做吧！”林書記一看，嘿！二寸来长净亮的一个长鴨蛋形搖把。

林書記用卡鉗量了量大小，便開車了。直径旋得合尺寸了，該旋鴨蛋形了。他想，要旋那鴨蛋圓，勢必要同时搖往復送刀台和前后进刀台；可是自己的双手这时却一停一进，很不自如。当赶圓时，梁石金在后面說了声：“对，对，很好，就这样干，越練越熟了。”

清晨，丁海昌来到車間，当他看見林書記在床子上干活时，就走到跟前說：“怎么，林書記今天来的这么早？”

“啊，丁师傅来啦，我打三班。”說着又低下头干起活来。

“好哇，这回車間所有的活你可全熟悉了。”丁海昌一边說着一边看着床子上的活計。这时林書記小声問：“丁师傅，你看我干的行不行？”

“行，行，不过还不够十分标准。”說着丁海昌就要动手旋。这时梁石金拉着他喊了起来：“老丁，別动手，我讓林書記旋，又沒讓 you 旋！”

上班的工友都来了，林書記一边跟大家打招呼，一边說：“我該开会去啦……”

上工的汽笛响了，机器轉动的声音象交响乐似的伴送着林書記走出車間。

## 师徒比武

工人 崔希祿

当苏广銘在1958年3月17日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計划工作量的时候，立刻轟动了全厂。他成了全市工业战綫上的一个标兵。中共黑龙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通知各厂矿企业，开展学习苏广銘运动，掀起了一个“学标兵，赶标兵，超标兵”的先进生产者竞赛运动。在全厂生产跃进会上，全体职工喊出了“学苏广銘，赶苏广銘，爭取超苏广銘”的响亮口号。会后，在机械車間立刻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战表和挑戰書。在这許許多多的大字报中，最惹人注意的还是苏广銘的徒弟——周万里給师傅下的一份战表：“要在1958年年底超过苏广銘和“要与师傅比武”的大字报。苏广銘看到徒弟要和自己比武，兴奋极了。立刻跑到小周的床子前，拍着小周的肩膀說：“好小子，真是我的好徒弟，加把劲，咱俩比一比，有什么困难找我，記住，要不断动脑筋啊！”小周望着慈祥的师傅，微笑地点着头。于是，师徒的比武开始了。一上班，小周就开动了床子，全神貫注地跑着刀。这一边苏广銘埋着头，操縱着他那运用自如的床子，飞快的干着，成品一个个銑出来。第一次比武結束了，苏广銘完成二百五十小时，小周完成二百四十八小时，师徒俩相差二小时。小周虽然差了二小时，但超額完成任务，創造了高产定額。小周突破定額的消息，立刻轟动了全車間。第二个回合，苏广銘运用

了改进的“半径杆”的刀杆，走一刀可以銑两面，因此提高效率60%，完成了四百六十小时。可是小周还用过去的方法，尽管累的满头大汗，却只完成了二百八十小时。两人相差一百八十小时。竞赛结果揭晓以后，小周回家连饭也没吃就躺下了，这一夜他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脑子里总想着：“为什么这次差那么些呢？”想啊想啊，总也想不通。忽然想起苏师傅的话：“记住，要多动脑筋想办法才能提高生产率。”想到这里，更睡不着了。干脆起来在桌子上用两支钢笔当銑刀，比画着。他想：“师傅使的一刀可以銑两面，能不能让它再变成多刀多刃呢？这不就更能提高效率吗？”想到这里，又兴奋地加上两支钢笔，一直比画到深夜，但总也没弄出头绪来。第二天早晨，天刚麻亮，小周就来到车间，满以为是车间里最早的一个了，可苏师傅比自己更早。小周凑到师傅跟前，把昨晚想的办法全说了。苏师傅高兴地說：“行，动脑筋了。”在苏师傅的协助下，試制了多刀多刃的工具。小周又兴奋的和苏师傅比开了。由于小周采用了新的办法，提高效率十五倍。这一次的比赛结果，小周以五百六十小时超过了苏师傅的五百四十二小时，两人在三十七个工作日的竞赛中，苏广銘完成三百五十七天工作量，周万里完成三百六十八天的活。从完成总的工作量来看，周万里超过了苏广銘，但除去苏广銘十几天没参加生产——因出席各种会议的时间以外，按日产量平均完成情况来看，还是苏广銘领先。

师徒竞赛结束了。人们纷纷的議論着，有的說：“老将还是一馬当先。”有的說：“后来者的干劲也不小啊！”从此，师徒比武的事，人们一直当做一件喜讯传誦着，它象空中的电波，越传越远。

## 常 青 树

工人 崔希祿

### 吕 老 师 傅

六十二歲老鉗工，  
兩鬢斑白笑盈盈。  
雙手能舉千斤重，  
經驗豐富智無窮。  
要問這是哪一位，  
入老童心呂景榮。

這是貨車車間一個青年工人贈送給呂老師傅的大字報。

呂景榮老師傅，今年六十二歲，從十四歲開始做工，到現在整整四十三年了。

雖說他年過花甲，鬢發斑白，但他那高高的個子，配上一雙炯炯發光的眼睛，叫你一看就知道是個精力充沛的干將。干起活來，勁頭不亞於青年小伙子。他干的活，又干淨又俐索；從他手里出的活，從沒有返工過。

在他六十歲那年，有人勸他退休養老。他听了覺得很不是滋味，把胳膊一伸，帶點火氣，笑着說：“嘿，滿有勁呢！再干十五年也不能下陣啊！”誰要是稱呼他一聲“呂‘老’師傅”，他就會半生氣半逗玩兒地把眼一瞪，說：“還不老哩！才六十三，誰要說我老，我就跟他比一比！”要說跟他比，可不是

件輕易的事兒。和他在一起干過活的人，都了解他，單憑他那股勤儉勁兒，就夠年輕人學一輩子。他有他自己的哲學：勤儉是富貴之本，懶惰是貧賤之根。這番話說明了他那顆勤儉持家、勤儉建國的心是赤誠的。他的一生，絕大部分是在舊社會里過的，飽嘗了苦辣辛酸，要是誰跟他嘮起過去的苦楚，真是老淚橫流，苦水吐都吐不盡。可是談起今天的日子，他可就樂的閉不上嘴，拿他自己的話來說，“真如同進了天堂，吃不愁，穿不愁，勞動也不愁”。

可是，有一天他也犯愁了，鬧起情緒來，回到家里，飯也不吃，覺也不睡。這一下，連相處幾十年的老伴也被裝到悶葫蘆里了，問他，他不吱聲，問急了，氣沖沖地說上幾句：“老了，不中用了，要落后了。”把個老伴越弄越糊塗。

事情是这样的：工廠為了趕任務搞苦戰，領導上怕把他累了，就沒找他參加。這可把他惹火了，嘟嘟囔囔地說：“哼，咱不能唱主角，給你們跑跑龍套還不行嗎？”

黨支部書記怎麼解釋他都不聽，他一口咬定要參加苦戰。支書沒有辦法，答應了他。他高興得象個小孩似的，裂着嘴笑了，回家也不跟老伴賭氣了。

### 退 料 單

在呂師傅更衣箱底下的抽屜里，放着三厚本象發貨票一樣的賬本，本子上沾滿油膩和汗迹。有的都七零八碎了，只剩些小片片。但上面的字迹都還清楚：連接器十六個，絲頭八個……下面注明年月日，還蓋着經理科、倉庫和他自己的手戳。這就是呂師傅的退料單。

打從解放以來，他就在制動室當鉗工，負責供應全廠

机、客、貨車需要的制動軟管。有一天，他發現廢鐵堆里有絲頭和連接器等零件，他就把它收起來，從此，他每天提前半小時到車間，把廢物揀回來，修理好。這樣，他就不用到倉庫去領新材料，倉庫按定額發給他這個退料單。單1958年，他就節約連接器九百六十個，絲頭一千個，制動軟管八百個，折合人民幣兩千五百元。

### 風動水壓機

呂師傅下班回家，總是先泡上一壺茶水，喝個痛快才吃飯。這天，可不同了，他回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扶在桌上，兩條眉擰成一個疙瘩。老伴看他這個樣子，以為出了什麼岔子，問他，他直搖頭，一聲不哼。吃完了飯，他躺在床上，兩只胳膊枕着頭，怎麼也睡不着。他想起白天會上黨支部書記講的話：“大鬧技術革命，就是要把咱們從笨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我們工廠是一個六十年的老廠，設備陳舊，效率低，我們就要動腦筋、想辦法，使鉗工的手工操作自動化和機械化，提高生產效率。我們老工人在這個運動中，要起帶頭作用，使我們工廠返老還童……”呂師傅聽了這些話，很快聯想起制動室使用的水壓機。這台水壓機，每打五個風壓，要花三十多分鐘，而且累的滿頭大汗。活忙時，就供不上需要。他想，要是把人力上風改成風力上風該多好！

他睡不着，干脆起來，打開燈，坐在椅子上，用兩只手比畫起來，一手當水壓表，一手當風壓表。他想：打了三十多分鐘，水壓表的針指到30，風壓表的針指到5，才達到標準，要是做一個又圓又大的風閘，再放個水箱，風力一加大，不

就把水推过去了嗎！想到这里，他高兴得禁不住喊了起来：

“有門，有門。”老伴被他惊醒了，問他：“你瘋啦，半夜三更还叨咕什么。”他沒在意，又比划起来，嘴里还叨咕着：“五个，三个，一个大，一个小。”老伴被弄的更蒙了，又生气又好笑地說：“老鬼，咱家灶王爷都不供了，你还念什么經啊？”他神秘地向老伴一挤眼說：“嘿，这經要是念成了，可真自在得要上天啦。”老伴越听越糊涂，干脆也不睡了，坐在床沿上看个究竟。

第二天，天一亮，他就来到工厂。正好碰見在一起相处了十几年的老伙伴、老鉗工李成胜，便把他昨夜想的用风力制軟管的事告訴了李成胜。李成胜听了摇摇头說：“咳，咱試了多少次都沒成功，不行就是不行，明明是个鴨子，你偏讓它飞，这怎么能行呢？”听了这話，如同一块火紅的鉄投入凉水中；凉了半截。

回到制动室，呂景荣看着水压机那个破样子，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忽然，党支部書記的話又浮現在他的腦际：大鬧技术革命，要敢想、敢干，遇到困难不要灰心，要有蚂蚁啃骨头那股劲。同时也要和一切保守思想作斗争……”

“对啊！他沒成功，我就不能試啦？”他下定决心，要試一下。起初，他沒敢說出去，怕試不成，讓人笑話。于是就利用下班時間，到废鉄堆里找材料。有时忙到晚上十二点，他干脆就不回家，睏了就躺在案子上，眯一会，醒了，起来再干。

他已經三天三夜沒回家了，餓了叫徒工給自己买个窩窩头，吃了再干。大伙見他这样干，怕累坏他，就劝他休息，他却說：“不要紧，現在累点，成功了就不累了。”

苦战了五昼夜，风闸、勾具、架子都做好了。他那双眼，也因熬夜充满了血丝。到七昼夜的头上，一台风动水压机就试制成功了。

试验那天，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程师、技术员都来观看。他快活得心里噗通噗通直跳。试验开始了，他轻轻地一推风闸，嘶——的一声，风压表的针指到5，水压表的针也轻轻地跳了三格，五只软管里的水马上灌好了。

试验成功了，比过去提高效率一百二十倍，而且再不用体力去压了。吕师傅心里一阵高兴，几天来的疲倦一下子扫光了。

### 培养接班人

吕师傅每天上班走过工厂院子的时候，总是边走边注意地下的碎铁，一块块地拣了起来，放到案子下的抽屉里。

起初，人们都觉得奇怪，后来发现他天天如此，就逗趣地问他：“吕师傅，拣碎铁换铁吗？”他笑了笑说：“嘿，别小瞧这破烂，这是孩子们的本钱啊。”

原来他收了五个徒弟，这些碎铁就是教徒弟学手艺用的。记得在党支部书记把五个徒工交给他的时候，他真是高兴极了，心想：这回有接班人了，当时就向支书表示：“一定把这五个孩子教好。”他把徒工当做自己亲生儿女一样，那么亲，那么爱。起初，几个徒弟为了学技术，经常感到碎铁不够用，于是他就给徒弟们拣。徒弟做不好，姿势不对，他总是耐心地教，从不发脾气。徒弟做错活时，他只嘿嘿一笑，温和地说：“再注意些就好了，钳工活乍学都是这样。”当徒弟拿着活让他看时，他无论怎么忙，总要仔细地看一看，指出缺

点。在休息的时候，他也不放过对徒弟的教育和技术指导。每到公休，他就把徒弟领到家里，象招待客人似的留他们吃饭、喝水，并且讲讲自己过去学徒时的苦楚。这些话，对青年徒工来说，教育意义真大，使他们更加热爱新社会，更加积极学习技术。

他常对别人讲：“徒工是党交给我的，我就要把他们教好，我只有把他们教好才对得起党。”他不但教徒工学技术，而且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每到休息时，他就偷偷地把徒弟带的午饭拿到锅灶房热好，让他们在下班后能吃上热饭。五个徒弟都把师傅当做自己的老父亲，勤勤恳恳地学习技术。

由于吕师傅耐心的培养，五名徒工中，有两名——郑常德、马德军仅学了六个月，就掌握了钳工操作技术，能做方铁、卡钳、三角尺，达到四级工的水平。后来的三名徒工也掌握了一般操作技术，达到了三级工的水平。

老工人就是这样培养年轻一代的。

## 新的里程

商 平

松花江畔，环繞百里长堤的瀝青馬路，象一条云白色的帶子，从道外开始，經过道外、道里两座江桥，一直伸延到正阳河顧乡大坝，包围了大半个哈尔滨。站在正阳河坝段上，面城背水眺望，眼前便出現一片碧綠的丛林。树丛中，高大的烟囱噴出一股白色烟柱，在烟柱四周矗立着巍峨壮丽的厂房，銀漆閃閃发光。机車奔馳的隆隆响声，鋤釘枪的吼叫声，机床的轉动声……汇成了一支大交响曲，它唱出了工人的冲天革命干劲，唱出了工人的智慧，唱出了跃进的步伐……

哈尔滨車輛工厂，这座过去专门修修配配的工厂，又放出了新的光泽，以它的青春和生命力，全速向前奔馳！

時間在前进，历史巨輪在飞轉，工厂以雄健的步伐迈进了1959年。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工厂五千多名职工，根据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在伟大的整风运动基础上，吹起了更大跃进的号角，投入了新的战斗——制造新型X 6型貨車。

制造新車，对于干了六十年修修配配的工厂来講，对工人来講，是件新鮮事，是項艰巨的任务。正象工人在回忆1958年成績时所講的那样：“做新車，不用說干，就是看也沒有看見过，但我們还是有充分信心！”

是的，尽管开始时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并没有吓倒誰，

大家挺起胸膛，迎接了困难，开始了第一輛車的試制工作。

要是从試制第一輛車开始那天算起，試制的日子还不應該說短，有好几个月了。但是全面紧张的投入試制工作，还是在紅五月。借着紅五月的动力，工人轟轟烈烈的开展了生产竞赛，旧定額不断被突破，紀錄不断被刷新，合理化建議不断涌現，生产关键一个一个被突破。也就在这个时候，新造車試制中的主要問題暴露出来了。

厂部和車間针对当前情况，决定組織群众突破下料沒样板、电焊結構不規正的关键。职工們响应了上級的号召。下料工区工人配合設備工区，抽調专人，集中力量进行样板突击工作。他們采取了干部、技术人員、工人三結合的方法，經過几星期苦战，一整套新造車下料样板制作成功了。这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还保證了下料的质量。与此同时，电焊工区职工也和設備工区一起，在各兄弟車間支持下，搶制了車体架胎型。由于有胎型限制，克服了車架不規正的困难。在英雄們面前，困难低头讓步了，第一台X 6型新造貨車，在紅五月中誕生了。古老的工厂，开始在新的里程上大踏步前进！

在开始大批制造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問題，还是設備的不足。从冷加工、鑄造、鍛造、部件組装等一系列过程中，需要有一套专用的設備。面对这种情形，怎么办呢？向国家伸手要，还是自力更生？在大跃进中的工人們，选择了后者。他們在机联机械厂經驗的启发下，根据市委指示，工厂党委、厂部，組織广大职工，掀起了大搞土設備的高潮。

工人們热烈的响应了党的号召，开展了大搞土設備的竞赛。他們提出了“日战太阳、夜战星，不靠自己不算革命”的战斗口号。

工厂机械加工的“心脏”——机械車間，首先成立了一个以苏广銘为首的业余制造工厂，抽調专人，配合技术人員，按新的部件加工要求，有計劃、有领导的进行土設備的制作工作。他們的干劲，真可算是冲天，他們忘了白天黑夜、吃飯睡覺。当时苏广銘曾写了二首詩，描繪工人的干劲。其一是：

俗語冬天夜時長，  
夜長奮戰好時光，  
如今總嫌日夜短，  
忙來不覺大天亮。

另一首，是歌頌自己制造的設備、解决机器不足困难、提高生产效率的。

业余工厂不是誇，  
土床出出頂呱呱，  
追得風神緊搖手，  
吓得洋人亂哇哇。

詩，不只是这二首，但从这二首中，已經看到了工人的苦干精神和豪迈气概。

为了發揮土設備的威力，發揮职工的积极性、創造性，挖掘設備潜力，工厂党委向全厂职工提出了日產四十輛新車的号召。这个号召象給奔馳的駿馬添了草料一样，使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工人群众中，出現了万馬奔騰、群雄爭先的高潮。日產量一跃再跃，生产指标一再突破。究竟日產四十輛的紅旗落在誰手里？誰也不敢說。不过鍛冶車間五吨汽錘的工人，創造了有历史以来的班產黑皮鍛軸三十根的最高紀錄，在競賽中一馬遙遙領先。

在新的跃进里程上，奇迹說也說不完，唱也唱不完。英

雄的业绩，給工厂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頁。要問在跃进中他們为祖国做出了多大貢獻，这里不妨举几个和1957年比較的数字：总产值提高54%；劳动生产率增长46.4%；上缴利潤增加了一倍；合理化建議八万多件，相当于1957年的二百七十倍，給国家創造了七十五万余元的財富。这些新技术，有的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象电导定硫法、鉄背烏金瓦等。这不仅解决了生产关键，而且对工厂实现全面技术設施改造、逐步实行机械化、自动化，讓工厂返老还童創造了条件。

時間在前进，

駿馬在飛奔，

我們定讓工厂返老还童。

为实现祖国的跃进，

我們要把全部智慧、力量貢獻，

讓新造貨車在辽闊的原野上飛奔。

为了实现宏伟的跃进計劃，加快跃进的速度，工厂象飛奔的火車头，按着党指引的方向，勇猛前进。

